

靈異小說

迷離境界

第九集



張宇



H.K.N.G.

迷離境界

第九集

張宇著

(靈)(異)(小)(說)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第九集

迷離境界

著作者：張 宇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發行者：環球出版社

香港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八一六一六四六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印刷者：環球印刷所

定價：港幣八元

一九八四年春季再版

PRINTED IN HONG KONG

PRICE: HK \$ 8.00

目次

鬼媒·····	一
活死人·····	二五
尋人·····	四六
神秘死亡·····	六九
重影·····	九一
流毒·····	一一三
萬蟲攢心·····	一三〇
失踪的屍體·····	一五〇
沒有陽光的人·····	一六八
頑疾·····	一八九
抬花轎·····	二〇八

迷離境界

第九集

鬼媒

當媒婆王嬸走進姚家的一刹那，姚梅娘的終身，就已被決定了。

姚家上下，沒有一個人認識王嬸的，婢女春香向姚伯乾夫婦通報王嬸的到來時，姚氏夫婦，都是不由自主，打了個突兀！

這個王嬸究竟是誰？她如何會知道，姚家有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尙是待字閨中，到底是那戶人家，派她來說親的呢？姚氏夫婦是由於好奇，故此，就決定命春香將王嬸請到偏廳相見。

王嬸給姚氏夫婦的第一個印象——這個束着小腳的女人，十分精明能幹，儘管，她個子矮小，容貌平常，但那雙閃動時，露出神采的眼睛，却讓人覺得，不能將她視作一般的媒婆！

「姚老爺，姚奶奶，您們一定十分詫異，我是從何處鑽出來的東西？不過，在這裏，我王嬸先向兩位請安。」王嬸一進來，咀巴就是不停。

「不用太客氣了，王嬸，咱們似乎從來沒有見過面……」姚伯乾立刻就表明了自己的好奇。

「這個當然，我是三里屯的人，爲了府上梅娘小姐，老遠就跑來了。」王嬸十分流順的回答。

「爲了梅娘？」姚奶奶忍不住開口了，「王嬸，我家的梅娘認識妳嗎？」

「梅娘小姐當然不認識我，但是，她的大名我老早就聽說過了，今天特別到來，就是要向姚老爺，姚奶奶道喜，咱們三里屯的洪家老爺，特地派我前來，向府上梅娘小姐求親的。」王嬸不徐不急的說。

「洪家老爺？妳是說三里屯的洪裕剛？」姚伯乾首先問道。

姚奶奶一聽到是前來求親的，立即就關心的問：「洪老爺是甚麼年紀？我家梅娘才十八歲。」王嬸笑了一下，才道：「奶奶妳誤會了，洪老爺內外孫都有六個了，他這次是爲他的五少爺均培向梅娘小姐求親的。」

「哦！原來如此。」姚奶奶聽到王嬸的話，才安心下來，長吁了一口氣。

「王嬸，洪裕剛的四個媳婦，全是出自名門，有的是縣長千金，有督軍小姐，怎地會看中我們這種寒微的人家，我的女兒跟人家比起，就是小家碧玉。」姚伯乾開口對媒婆說道。

「姚老爺，您太謙虛了，誰不知道，五龍溝的涼果大王姚伯乾老爺，您這麼說，就是要我這個媒婆無法做得成這宗好事，可是您瞧洪家高攀不起？」王嬸這一番話，完全是以退爲進。

果然，姚伯乾急忙分辯：「王嬸，妳千萬別胡說八道，三里屯洪裕剛，是這個縣裏首富，縱橫這帶兩個屯，三個鎮，誰不曉得洪家？」

王嬸見自己的話，果然擠倒姚伯乾，立刻就笑道：「所以嘛！姚家與洪家結親，就真的是門登

戶對，姚老爺，姚奶奶，不是王嬸誇口，洪家五少爺均培，論人才，論品貌，與姚小姐真是天生一對啊！」

「王嬸！洪五少爺究竟是甚麼年紀？是唸書呢？還是幫父親打理生意？」姚奶奶在旁邊是有點急不及待。

「洪五少爺在他的兄弟中，是最能幹的，他自小聰明伶俐，又極得洪老爺奶奶喜愛，早幾年，他還上北平唸大學，所以學問很好的。」王嬸口若懸河，完全不需要停頓似的，「現在，洪五少爺是洪老爺的左右手，家族的生意全由他一手打理。」

姚伯乾此時忍不住就插咀了：「不對啊！王嬸，洪均培既然上過北平唸大學，一定學會眼下年青人那一套自由戀愛，怎會到現在還未說親？」

王嬸立刻就回道：「可不是嗎？這就是梅娘小姐與均培少爺的姻緣，是天註定的，我也不認識梅娘小姐的，是均培五少爺自己聽人說起，五龍溝這兒，有一位姑娘，長得美麗如花，性子又溫嫻婉淑，而且還知書識禮，均培五少爺一聽就歡喜了，打探到原來是姚家的掌上珠，所以就要我前來代他求親。」

沒有一個做父母的，不喜歡別人稱讚自己的子女，特別是對方是來求親的，姚伯乾夫婦十分開心，對那個洪均培的年輕人，立時產生了好感。

「王嬸，究竟洪均培多大年紀，長相又如何呢？這件事有關女兒終身幸福，咱們不能不特別小

心啊！一姚伯乾這番問話，明顯地已有點兒意動了。

王嬸笑着回答：「洪五少爺廿四歲，長相嘛！不是我王嬸誇口，洪家衆位少爺，就以他長得最英俊瀟灑，而且性子也忠厚，真是沒半點少爺脾氣，梅娘小姐若是嫁了過去，保證不會受罪。」

姚氏被王嬸說得更爲意動了，可是，她想到自己只得這麼一個女兒，當然要萬分小心，故此說道：「王嬸，話雖如此，但只憑妳一張咀，我們總不成就將女兒送過去……」

王嬸真是個心竅玲瓏的人，聽了姚氏的話，已明白她的意思，立即就從懷裏掏出一張照片，遞到姚伯乾的面前，說道：「這一層，洪五少爺真的有先見之明，他差我來這裏之前，就交給我他的照片，姚老爺，奶奶，你們不妨仔細看啊。」

姚氏夫婦連忙就爭着觀看洪均培的照片，王嬸又在側邊說道：「姚老爺，你們親眼看到了吧，我王嬸不比別的媒婆，絕不會把烏鴉說成鳳凰，是人家終身幸福，我可不是貪圖一封媒人利是而坑死人家一生的人，你們放心。」

但見相片上的洪均培，可如王嬸所形容，長得玉樹臨風，眉清目秀，就連素性挑剔的姚伯乾，看了這張照片，都無話可說。

「王嬸，這張照片可否留下來。」姚氏忽然開口說道：「妳是知道的，這個年頭，外邊世界變了，女兒的終身幸福，我也作不得主，總要和她商量商量，要她心甘情願了，我這個作母親的，才不致被人以爲固執。」

「這個當然，洪家少爺給我照片帶來，正是這個用意。」王嬌滿口答應。

姚伯乾又在旁邊開口了：「王嬌，現在的世界，跟我們年青時已經不同，但我始終都還是相信以前的一套，何況，我就只有梅娘一個女兒，總不成不小心謹慎，很容易坑死她一生的，梅娘的年庚八字，我是可以給妳，但洪均培的，我也想要一份，好歹拿去合一合，才可以安心。」

「是的，老爺，您的話正是洪家老爺一樣，大家都希望這對姻緣可以美滿，這兒有一份年庚，正是均培五少爺的。」王嬌胸有成竹，邊說邊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張寫了四個時辰的紅帖子來。

×

×

×

緣份當真是由天註定的，姚梅娘見到洪均培的照片時，立即就被他的翩翩風度吸引了。

姚氏問她對這宗親事的意思如何？礙於羞赦，梅娘只是低垂着頭，不肯言語，不過誰都知道，她的內心，早已是千肯萬肯的了。

姚伯乾夫婦最重視的年庚八字，合過之後，居然是美滿得不能再美滿，加上洪裕剛在三里屯是非常顯赫的人物，能攀到這宗親事，是非常之理想。

這段期間，王嬌也來過姚家兩次，一次是將洪家開列出來的聘禮，請示姚伯乾夫婦，第二次，則是將姚家列出的嫁奩清單領取，送到洪家去。

洪姚的良辰吉日，是擇在十月初六，在這段時間裏，洪家自然是忙碌萬分，而姚家比起洪家，亦是毫不遜色，因為姚家雖然有八個兒子，但女兒就只有梅娘一個，好不容易，盼到她找到一宗好

親事！

洪家與姚家，自然是門當戶對，但姚伯乾可不願意，人家以爲自己貪圖洪家的聘禮，所以，姚伯乾在女兒的嫁奩方面，是毫不吝嗇的。

何況，姚氏還有一宗心事，恐怕自己的奩物，備得不够豐厚之時，女兒嫁到洪家，會遭人看不起，因爲洪家其他的幾位少爺，娶的都是名門淑女，姚伯乾甚至四下打探洪家現在的幾位少奶奶，以前嫁入洪家，到底備了些甚麼嫁奩，他希望辦得更多，好讓女兒到了洪家之後，可以在姑嫂們面前，挺得直胸膛來！

女兒上了花轎，就是洪家的人了，但姚伯乾只有這麼一個女兒，這種喜事，他自是要大大慶祝的，故此，他在女兒出嫁當天，備了豐盛的酒席，準備廣邀親戚朋友，熱鬧一番，而女兒三朝回門那天的酒席，姚伯乾亦一早備好，而且比在嫁女那天的菜色更名貴。

從王嬌撮合這宗親事，而至訂了十月初六成親，姚洪兩家，各自爲這宗親事忙昏了頭，足足鬧了三個多月，眼看十月初六就是明天了！

姚梅娘在初五的晚上，被一些送嫁的親友，以及母親所要舉行的各種出嫁前的婚禮儀式，忙得昏了頭，根本就沒有機會去瞌眼。

當然，明天一早就要上花轎了，母女倆抱頭哭泣，依依不捨的場面，是少不得的，而姚伯乾更殷殷的囑咐女兒，做人媳婦的道理。

吃過了宵夜，就得準備梳粧，因爲吉時是在辰時，換句話說，洪家的花轎，大清早就會來到。

「梅娘，以後不在娘的身邊，妳就要小心謹慎了，嗚嗚！娘真是捨不得妳。」在花轎吹吹打打的，已經來到姚家門前，姚氏抱着女兒，再也忍不住悲傷！

梅娘想着洪均培是個理想的郎君，憧憬着今後的生活，會給自己新的幸福，本來並不覺如何難受，可是，當她見到母親在痛哭的時候，她忍不住也滴下淚水來！

不過，她們母女相擁而哭，並沒有多少時候，重新打扮的王嬌，已催促着時辰已到，新娘子一定得上轎了。

姚氏至此才收住眼淚，看着女兒被簇擁上轎時，忽然憶起了一件重要事，連忙就將王嬌扯到身邊，道：「王嬌，我差點忘記了一件事，明晚無論妳有沒有空，都請妳來我們家一次。」

王嬌顯然十分詫異，不由自主住了腳，問道：「不是有甚麼事吧？」

姚氏看見王嬌那副囂張的模樣，就笑起來，說道：「妳不用緊張，沒甚麼特別事，只不過這次妳爲小女撮合了這麼一場好親事，我們夫婦非常感激你，趁明兒比較空閒點兒，特地準備了一桌酒菜謝媒。」

「噢！太客氣了。」王嬌知道原委之後，臉色也變得輕鬆了：「你們太破費了，這怎麼好意思呢？」

「不，我們兩老是專誠請你的，妳明天一定要來。」姚氏誠意的說。

「好吧，大概是甚麼時候？」王嬸問。

「初更時份，好嗎？」姚氏還說道：「千萬別忘了。」

「好，我準時來叨擾。」王嬸還想說謝，但洪家的儀仗隊，已經不住趨促起轎了！

×

×

×

往日，梅娘在家中，天天都在家與母親一齊刺繡，如今梅娘不在，姚氏感到極之不慣，然而，梅娘明日才是三朝回門，總不成在女兒出嫁第二天，就派人往女婿家去打聽女兒的情況！

幸好，今天還有個謝媒宴，還需要她張羅的，所以，她根本沒有太多時間，可以思憶女兒！

謝媒宴不過是一桌非常豐盛的酒菜，除了王，就只有幾個很親近的親戚。

到了初更時份，酒菜已準備得七七八八，而那幾個應邀作陪客的親戚，亦都來了，就只有王嬸尚未出現。

「已交初更了，爲甚麼還不見王嬸？」有人開始感到不耐煩了！

「她住在三里屯的，要趕來這兒，憑她那小，耽誤一點時間，也不稀奇啊！」姚伯乾道。

然而，話雖如此，但是大伙兒圍在桌前等，時間悄悄溜走，二更更鼓打响的時候，大家的心情已不復輕鬆。

「王嬸不會有事吧。已經二更了，不會是梅娘有甚麼事，所以她不能來？」姚氏立刻就想起女兒，不由心急如焚，在偏廳內團團轉。

「鎮定點兒，若有甚麼事，洪家該早就告訴我們，妳別自己嚇自己吧。」姚伯乾鎮定的，向長子叫道：「派個人到外邊打聽，打聽。」

一羣人本來是以輕鬆的心情，準備好好的喝一頓酒，但如今，因爲主要的賓客王嬌踪影杳然，加上剛才姚氏一番擔憂的話，大家的心情，不免都受了些影響！

就在三更鼓响之前，姚伯乾的長子文亮，匆匆地走進來，看他的面色，十分凝重，似乎碰到了極之麻煩的事，而姚氏見到兒子這副樣子，立刻就問：「文亮，你見到王嬌嗎？發生了甚麼事？」

「爹！娘！事情不好了。」文亮衝到父親的臉前，就說道：「我真不知道應該怎麼告訴你們才好。」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你別吞吞吐吐好嗎？」姚伯乾急於知道，到底有甚麼事，見到兒子說得結結巴巴，氣得直跺着腳！

「爹！我剛才循着往三里屯的路走，以爲可以碰到王嬌，豈料，王嬌就碰不到，碰到一個從三里屯到這邊來的腳夫。」

文亮說了半天，還未說到王嬌，姚伯乾忍不住就打岔了：「你可以說得詳細點嗎？我根本不明你說甚麼？這麼大一個人，說話還不會擇重要的說？」

被父親叱責，文亮更口吃了：「爹！我……見到那個腳夫是從三里屯來，想……着他可能認識王嬌，所以就走過去，問他有沒有在路上見到一個五十上下年紀，裹小脚的女人走過……」

「那脚夫到底怎麼答？」連姚氏也聽得不耐煩，忍不住追問兒子！

「他形容，似乎不甚明白。」姚伯乾在此刻加進一句話，批評兒子說話的表達能力低劣。但文亮的臉色又轉得十分青白，■說道：「終於我告訴他，我要詢問的人就是王嬸。」

「那人可認識？」姚氏■張追問。

「他何止認識，他還反問我：王嬸是否以前專門替人作媒的？」文亮連聲音也顫抖了：「我聽他問得有點奇怪，就忍不住追問，豈料，我還沒有開口，那脚夫却說：老兄，你是否弄錯了？媒婆王嬸三年前已經死去，她又怎能再出現在這兒？」

「此話當真？」當文亮將話說完之後，偏廳裏每一個人，都跳了起來，差不多是異口同聲的問道。

「糟糕了，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我的女兒怎麼了？」姚氏第一就想到自己的女兒，不由捶胸足噓哭起來。

姚伯乾雖然是見過大陣仗的人，但對眼前的事，他亦手足無措，一時間拿不出任何主意。

衆人面面相覷，氣氛又是緊張，又帶點可怕！

「爹！我看此事非同小可，我們總得想個辦法才是，妹妹如今……」文亮望着父親，希望討得一個主意。

「唉！怎可能有這樣的事，老天。」要不是偏廳內燈火通明，要不是妻子的哭聲，清晰的響遍

每一個角落，姚伯乾真的以爲自己是在做夢！

「我也顧不得禮節了，梅娘是我的寶貝。我要去洪家看看，好歹也要見着女兒，知道她沒有意外，我才可以安心。」姚氏見到丈夫始終沒有主意，忍不住就站起來。

當然，身邊的人，立即就阻止了姚氏的衝動，姚伯乾開口道：「妳別這樣好嗎？難道我就不緊張女兒的下落嗎？但三里屯離這兒足足有十里路，妳怎可以去。」

「難道就讓我在這兒乾等嗎？」姚氏忍不住悲傷說。

「當然不是，文亮，我看此事非比尋常，我們也■不得失禮，立即往洪家去，好歹查個水落石出。」姚伯乾向兒子吩咐。

文亮面有難色，問道：「爹！眼下已三更了，這個時候去……」

「這個時候出發，到天亮時，應該就到洪家。妹妹的下落最重要，莫非你做兄長的，就不■心她？」姚伯乾對兒子非常不滿，就教訓他道。

文亮慚愧得滿臉通紅。期期艾艾的說：「爹！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害怕，到了洪家，見到妹妹安然無恙，而洪家的人問起我來，那該怎樣回答？」

姚伯乾沉吟了一會兒，說道：「這也不難，我們照實告訴他們此事。說不定他們對王嬌三年前作古的事，亦像我們一樣，被蒙在鼓裏。」

×

×

×

文亮從家門出發後，趕得很急，雖說他被父親教訓了一頓，其實，他的心裏，對妹妹的關心，跟他的爹娘沒有兩樣，所以他急急的趕路，希望儘快知道妹妹的下落。

天還未亮，他已走到三里屯，三里屯在這天還未亮前，已經有人在街上活動，當然，這些人都

是賣豆漿，燒餅的販子，他們見到神色匆匆趕路的文亮，不由自主都投以好奇及驚異的目光。

「老兄，請問三里屯西大街應該從那兒走？」文亮爲了節省時間，不想在三里屯到處找洪家下落，抓住一個豆漿販子就問。

「在這兒的巷尾一直拐過右邊就是了。」那個販子回答時，目光比剛才更驚訝。

文亮沒有理會販子對他投以的驚訝目光，說了一聲謝謝，就循着那販子所指引的路走去。

來到西大街，街中央一間古樸、宏偉的建築物，立即就將文亮的視線吸引着，在文亮心目中，此家人必然就是洪家了，當他走近時，門前漆着朱漆「洪寓」的木牌子，更證實了他的看法。

然而，同時在文亮看清楚「洪寓」的朱漆牌匾時，他的一顆心不由自主的往下沉，而且有點兒

發抖！

房子是找對了，可是那個大門，竟是交叉的貼了封條，這正顯示，房子已沒有人居住。

文亮站在這高門前，心頭是一片惘然，他甚至不曉得，自己應該怎麼辦才好？

「梅娘是嫁到這兒來的，好歹我也得找找她。」文亮自己告訴自己。

終於，文亮不顧一切，撕開了大門的封條，就推開大門，往房子裏走進。

或許是久已沒有人居住，門裏的院子，草已枯黃，一切顯得十分荒蕪，而跨入偏廳後，處處有種發霉的氣味，而牆角與門楣，更沾滿了蜘蛛網！

文亮喊了幾聲，根本就沒有人應。

身處一間這樣的屋子，文亮亦有點心驚，爲了梅娘他不得不留在屋子裏，繼續尋找。

當他連柴房也尋了一遍之後，最後的目的地，就是廚房，在文亮的心目中，每一個角落都沒有，灶房亦應該沒有。

果然，灶房亦是空無一人的，就在文亮準備退出來的時候，有些東西吸引着他的視線，腳步不禁停留着。

吸引文亮注意的，是撒滿一地的垃圾，而看清楚點兒，那些垃圾，全是些鷄、鴨、鵝等家禽的羽毛及內臟，蹲下身來，拾了一條鷄毛，文亮的腦筋迅速地轉動了！

「奇怪了，爲何地上有這麼多的羽毛？通常的家庭，灶房都不該有這麼多羽毛的，除非……除非是宴客，對，只有宴客，才需要殺這麼多的鷄鴨。」

文亮想到這裏，不由自主就站起來，目光環視了這個灶房一下，然而，一切都是整整齐齊，除了那些羽毛之外，沒有人，沒有任何可供尋找梅娘的痕跡。

「總有人知道洪家的消息，就在這兒也沒有用。」文亮這樣的告訴自己之後，就步出這間杳無人影的大屋！

剛跨出大門，文亮就見到剛才自己向他問路，那個賣豆漿的販子經過，彼此目光接觸之時，文亮才看清楚，那販子一面詫異的神色。

「又是你。」文亮見到這販子，十分高興，抓着他就問：「正有一事想請教。」

販子神色依然是那麼驚異，但忍不住却拖慢了脚步，文亮趕忙追上前去，就問：「請問這所房子可是洪裕剛的？怎麼屋子是空的？」

在距離洪家屋子丈來遠之處，那豆漿販子終於將担子擱在地上，而他回答文亮時，語調却是冷冰冰的：「是的，房子當然空的，難道你看不見房子外邊的封條？」

文亮被那販子如此一說，愣了一愣，又堆着笑臉的問：「我當然見到，我是想知道，房子爲何會封了？洪家的人呢？難道他們犯了甚麼事？全都被抓？」

問話像連珠炮發，好不容易才停下來，豆漿販子以驚異的神色，上下打量了文亮好一會，反問道：「你要打聽這些事幹甚麼？究竟你與洪家有甚麼關係？」

文亮想起自己要追查的事，不欲回答，就道：「老兄，我求求你，先告訴我洪家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是很急要知道的。」

豆漿販子看見文亮那副情急的樣子，就答道：「洪家的人全死光了，一個不留，房子不封又怎地？」

心中早就有個預感，洪家的人是出了岔子，但聽到豆漿販子如此一說，文亮還是失聲的大叫起

來：「死了！一個不留！是犯事被抄家嗎？」

豆漿販子輕屑的看了文亮一眼，又道：「抄家？老兄這年頭還有抄家嗎？洪家是遇了場瘟疫，就在三個月前，死個乾淨，你也忒是大胆子，他們的屋子，還敢進去，也不怕觸霉頭？」

文亮只覺腦子嗡嗡作响，甚麼事也不能再思索了，轉過身子，就往五龍溝那邊的路飛奔！

×

×

×

姚家上下，再沒有喜氣洋洋的氣氛，他們全都聚集在大廳裏，姚氏的哭泣聲，從文亮跑回家之後，就再沒停過。任誰勸她，亦是止不住。

「我苦命的梅娘，她到底上那兒去了？」姚氏捶胸撫肺的，向丈夫道：「老爺啊！我的女兒不明不白的失去了，你好歹想個辦法，把她找回來。」

姚伯乾從昨夜知道王耀死去後，直到天亮時，文亮從三里屯帶回來的壞消息，他的眉心一直都打着結，對妻子的話，他都答不上來。

「娘，你先別哭，妳這樣的鬧，我們又如何想辦法？」次子文耀向姚氏勸道。

「我就只有梅娘一個女兒，教我如何不哭啊？要是你們替我找回梅娘，我自然就不哭。」姚氏邊哭邊道。

「婆婆，我看梅娘的相，也不是福薄，說不定，今天三朝回門，過些時候，她與姑爺就會回來了。」文亮的妻子秀貞，亦在旁邊勸說。

秀貞的話不說尤可，這一說，更牽動姚氏的傷痛，比剛才哭得更厲害了。

「梅娘如今生死還未知，她會回來？她回來才怪呢？我也不敢奢望了，只求你們多想辦法，那怕到三里屯挨家逐戶去問人，找到我那個女兒的下落，我寧願自己折壽十年。」姚氏是說得斬釘截

聽了姚氏這番話，姚伯乾想着善人意的女兒，不由自主轉過頭去，悄悄的抹掉眼角的淚水。任是誰人，也都知道，梅娘現在是生死不明，三朝回門，簡直是異想天開，但盼能找到她的下落，已經是上上大吉。姚家歷代先祖有靈。

不過，姚氏剛才那番傷心欲絕的話，其中倒是有點道理，挨家逐戶，到三里屯去搜尋，可能真的能探出梅娘的下落。沒可能一大隊仗和轎夫，浩浩蕩蕩的抬了花轎去，竟會是完全無消息，石沉大海。

就當姚伯乾要開口，吩咐兒子循這個辦法，去追尋梅娘的下落時，忽地，老家人福善興沖沖地奔進來，脚步還未跨入大廳門檻，已揚聲叫起來：「老爺！奶奶！姑娘她……她回來了。」

x

x

x

廳裏姚家上下，都似着了魔一樣，他們的目光，完全是迷惘的，不能置信的，而他們視線的焦點集中在正跨進前院落的梅娘。

梅娘真的回來了。

這個教姚家上下牽腸掛肚。令姚氏哭斷肝腸的梅娘，在這一時刻，挽了個油亮亮的髻子，蓮步婀娜的，領着一羣抬着燒豬，禮品的人，步進廳來。

「梅娘，真的是我的梅娘！」姚氏撲上前樓着女兒的時候，聲音是震抖的。

「娘！我回來了。」梅娘倚在母親的懷裏道。

「梅娘！妳沒事吧？妳……」姚伯乾的聲音亦是激動的，心中是有千言萬語，要跟女兒說的。但一時之間，却不知從何問起。

「梅娘，妳究竟上那兒去了？」姚氏問。

「妹妹，妳這些天來，究竟在那兒？差點給妳嚇壞了！妳瞧！媽也爲妳差點哭瞎了眼睛。」文亮亦緊張的問。

梅娘被家人包圍着，你一語、我一語，不停口的詢問，臉上的表情，是極之詫異。

「你們究竟在說些甚麼？我真不明白。我當然是在洪家。」梅娘望着姚伯乾，滿臉是疑惑的神色：「難道，你不是將我許配給洪均培嗎？你的問題，忒是奇怪了。」

「梅娘，妳可知道，給妳做媒的王嬭，原來已經死了三年。」姚氏緊張的在旁邊插咀。

「有這樣的事？你們是聽誰說的？這簡直是胡說八道，王嬭這幾天都陪着我，直到今天早上才走。」梅娘回答的時候，表情是極之憤怒。

梅娘沒有想到，她雖然是十分憤怒，而她的家人聽了她的這番話，更是驚異，衆人臉臉相覷，

半晌都沒有主意，最後，還是由素來急躁的文耀，卒先叫起來：「妹妹，妳可知道，大哥曾經親自去過洪家，但洪家的屋子早已荒蕪，三里屯的人更說，洪家的人，在三個月前，全患瘟疫死了，如今，洪家再沒有任何一個活口。」

大廳內每一個人，在文耀述說這件事之時，都將視線集中在梅娘的身上，瞧着梅娘的反應。却說，梅娘在二哥文■把話說完，已經是全身發抖，氣得花容變色，只見她頓足說道：「你們胡說八道，這完全都是最惡毒的咒詛，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洪家不知有多興旺，公公婆婆，各個妯娌，待我就如一家人似的，均培他更對我■貼入微，你們這樣的話，是存心和我過不去，存心要拆散我，毀掉我的幸福。」

大家聽了梅娘的話，面面相覷，本來眼前已經是一團迷霧，如今霧更濃了。

姚氏見到女兒哭得傷心，好不痛惜，摟着女兒，小心的在呵勸，而文亮望着姚伯乾■希望父親能給他一個主意，結果，姚伯乾不得不閉口了。

「梅娘……妳先別哭，爹有話跟妳說。」

畢竟是一家之主，姚伯乾一■口，梅娘就止住了哭聲，■緩地抬起頭來■那雙晶瑩的眼睛，依舊充滿淚水■

「事實上真的如此，昨晚我■本預備了一桌酒，請王嬸以作謝媒的，豈料從初更等到二更，都不見她來，於是文亮出去打聽，才聽到王嬸已於三年前死去的消息……」

說到這兒，梅娘忍不住插咀了：「這根本就沒道理，王嬌昨晚還留在洪家服侍我，她當然就不會來，大哥去打聽時，說不定遇見的，是個平日跟王嬌過不去的人，所以才有這樣的胡說八道。」

姚伯乾及其餘各人，均覺梅娘這一番話，解釋得極之勉強，要知道附近的人，性情敦厚淳樸，要不是十冤九仇，決不會平白無端的，把人咒詛，而事情又怎會如此之巧，文亮一遇上的，就是王嬌的一個仇家？

然而，文亮要開聲反駁的時候，姚伯乾却阻止了他，逕自又說道：「好了，縱使妳大哥遇見的人，真是存心和王嬌過不去的，但昨夜他趕到三里屯，找上洪家的門，發現洪家房舍已封，進入屋內，一切荒蕪，向個豆漿販子詢問，始知洪家三月前遭到瘟疫，死得雞犬不留，這件事情，又該如何解釋啊？」

「這完全是荒謬的，我看，大哥一定是找錯地方。」梅娘非常激憤的說。

「洪家在三里屯西大街門牌五號，這可不會錯吧！」文亮此時，在旁再也忍不住就開口了。

文亮此語一出，大家的目光，又再落在梅娘身上，從梅娘的神色看來，每個人心中都明白，文亮的話，已使她再無反駁的餘地。

姚伯乾正待開口，梅娘忽然說道：「大哥，你說去過三里屯，說不定三里屯有兩條西大街，你找的不是洪家居住的那條西大街。」

梅娘這番強辭奪理的話，令得文亮無名火起三千丈，就道：「妳這個人，不知中了甚麼邪，竟

然這麼無理取鬧，我問妳，若是三里屯真的有兩條西大街，難道，天下間就有這麼湊巧的事，兩家都是姓洪？」

梅娘被兄長如此質問，才收住的淚水，又再流出來了，姚氏和衆人，也知道這件事情，雖然仍舊未明真相，但理曲實在是梅娘，不過，痛惜女兒，姚氏就立即喝止文亮，說道：「文亮，現在吵來幹甚麼？總有水落石出的時候，現在難得的是，妹妹已經回來了，她一定也是趕路趕得很辛苦，何況，進門之後，就被大家東一句，西一句，問個沒完，滴水未沾，先讓她歇歇吧！」

姚伯乾也在身邊，附和妻子的話，說道：「反正梅娘回來了，有甚麼事，從長計議吧！」就在這時，姚家的長工進來，向姚氏夫婦說道：「老爺、奶奶，陪姑娘回來的人，他們放下了禮物都走了。」

姚家衆人，在梅娘回來後，一直將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完全忽略了陪同梅娘回來的人，如今聽得長工的報告，才想起那些人的存在。

「怎可以不招呼他們喝杯茶，而且，他們回去，會說我們家不懂規矩。」姚伯乾生氣的責備長工，「福善，你真是越來越胡塗了。」

福善被主人責備，面上一陣紅，一陣白，他用很低的聲音道：「老爺，事情有點兒古怪。」

「哦？」姚伯乾對梅娘的回歸，心中雖然高興，但事情的不尋常，他始終是耿耿於懷的。如今一聽福善的話，再看他的表情，就意味到福善要跟自己說些重要事。

於是，姚伯乾就與福善，走到大廳的一邊，未待姚伯乾開口，福善已急不及待的說：「老爺，洪家送姑娘回門帶來的禮物，很不對勁啊！」

「怎麼的不對勁？」姚伯乾更是凝重了。

「那些燒肉，雞、鴨、各式水果，看來都十分像樣，可是，我與長工準備搬進來時，才發現十分輕的。」福善結結巴巴的說道。

姚伯乾好不焦灼，罵道：「究竟爲甚麼？你這個人真是老糊塗，甚麼話也該揀重要的說。」

「是的，是的。」福善應着，又道：「後來我檢視一下，那些東西全都是紙糊的，沒有一樣是真的東西。」

「真的？」姚伯乾連眼睛都要冒出來，事情之不尋常，大出他之所料，「立刻帶我去看看。」

×

×

×

姚氏以恐懼的目光望着丈夫，半天才顫聲的問：「爲甚麼一切會是紙糊的，這件事怎麼辦？」

「太太呀，我要知道原因，也不用這麼煩惱了，我看此事不能解釋，也不是甚麼好事。」姚伯乾的臉，已很明顯的擺在臉上！

姚氏忍不住失聲叫起來：「難道文亮今早去三里屯查到的事，全是真的？」

姚伯乾低下頭來，沒有回答，他一下子的默認，姚氏又怎會不明白，頓時，她又叫了起來：「這可怎辦，我們的梅娘，究竟遇到了甚麼事？她……不成，我絕對不再容許她回三里屯去。」

「這個當然，我就是要妳告訴她，在沒有查清楚洪家的事，她是不許回到三里屯。」

「我立刻就跟她說。」姚氏說着，連忙就扭着她的那雙小腿，走回梅娘的身邊。

「梅娘，娘有一件事要跟妳說……」姚氏一五一十，就將福善報告的事說了出來，頓了一頓，就道：「在沒有弄清楚這件事，我是絕對不許妳回去。」

豈料，梅娘對母親的話，竟然完全不理解似的，急得直頓足，說道：「這一定是弄錯了，娘！洪家明明是個人口旺盛的大家庭，不可能會如此，何況，我出來的時候，已答應了均培，我在天黑之前趕回去的，你們怎可以不許我回去，萬一被公公婆婆誤會了，這怎麼辦？」

「不成，在沒有確定這件事之前，我是無論如何不許妳回去，妳不用再說什麼了。」姚氏是說得斬釘截鐵。

「娘！就算怎麼樣，我也非回去不可，妳放心吧，洪家一切都十分正常，妳別誤信人的謠言，我可以保證這件事，妳先讓我回去吧。」梅娘是急得哭出來了。

「妹妹，妳太過份了，大家不許妳回去，也是爲妳好，難道妳一嫁了洪家，連娘家也忘記了，真是荒唐。」文亮在旁邊見到妹妹與母親爭持，忍不住就道了。

「梅娘，俗語有說，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可是我總不希望，妳也是這樣。」姚伯乾見女兒的態度如此強硬，嚴肅的在一邊開口了。

「梅娘，妳要是不留下來的話，我就不再——你作女兒。」

姚氏忍無可忍之下，咬牙切齒心痛的說。

梅娘帶淚的眼睛，望着父兄及母親，驀地，她「嘆」的一聲，跪在地上，就向父母親叩頭，以淒然的聲音說道：「爹！娘！請恕女兒不孝吧，可是，我一定要回去的，你們縱然不原諒我，女兒亦知道你們的心，始終是疼愛女兒的，但公公婆婆不是生我的父母，我今天若是不回去，女兒的名節，就會終生給敗壞了。」

梅娘這番話說得十分可憐，而且是非常的有道理，故此，姚家各人都不免陪上眼淚，姚氏更忍不住，抱着女兒大哭。

然而，梅娘那番話雖然是有充份的道理，但洪家的情形，在沒有水落石出的時候，他們是無論如何，不能讓梅娘離去的。

「文亮，你陪着妹妹入房，文，你吩咐所有下人，將全屋的門窗關閉，不許任何人出去。」

然知道，這種做法，是十分蠻橫和不講理，可是爲了女兒，他不能不如此吩咐家人這麼去做。

「爹！」當梅娘到父親如此吩咐家人時，絕望地叫起來。然而，梅娘沒有機會說話，就被兄長押回房去！

「娘！妳放我吧！娘……」

梅娘被押入房間時，發出十分淒慘的叫聲，可是，姚氏愛女心切，亦只好讓梅娘如此嘶叫下去了！

整夜，姚家的人都是憂心忡忡，各個大門，都有下人守着，因為他們害怕，回來了的梅娘，會在半夜私逃。

然而，當天亮之時，姚家各人再也找不到梅娘的踪影，問過下人，那些下人都說一夜都沒有闔眼，就是不見梅娘曾經出入。福善更說，除非梅娘會飛天遁地，否則她是沒有可能會踪影全無。

姚氏尋不到女兒的踪影，自然又是哭得死去活來，然而，這一次姚伯乾倒顯得比較鎮定，他吩咐文亮再去三里屯洪家一趟，同時向妻子安慰：「妳哭也沒有用。梅娘的命運大概是早註定如此，不如妳好好的將息養身，就算她真的已經嫁出去吧。」

却說文亮再往三里屯的洪家，他就發覺，洪家仍是上次的模樣，荒蕪又無人踪。梅娘矢誓洪家人口旺盛等等說法，根本就尋不到任何證據。

倒是十分意外的，文亮在洪家後院的水井旁，發現了一條屍首，當他找當地人將屍體撈上來的時候，意外發現，那條屍體，正是回家已復踪失的梅娘。

從梅娘屍體腫脹的程度看來，她淹死起碼已有三天，換句話說，三朝回門，重返娘家的梅娘，已經是個鬼魂了，難怪，她聲聲說死去的洪家人口旺盛，更難怪她再度失蹤時，下人們無法發現她的踪影。

活死人

午後，茶館裏的生意是最清淡的，在那個渡口，這家茶館只是小小的規模。

但見這兒店面狹窄，簡陋，桌位大抵只有十來張，此刻，只有兩個老漢，伏在桌上，不知是打瞌睡，還是在發白日夢。

一個么師，斜倚在茶館門外，遙望着江邊，無神的兩眼，不知在爲什麼迷惘。

茶館的壁上，掛着一塊黑漆木牌，木牌上有些白字：四月初三，下午六時，敦請海先生爲大家主講鄉野奇聞。

今天正是四月初三，不過，此刻才是午後，距■黃昏還有好長時間，茶餘的聽衆，還未聚集起來。

然而，在館內正中靠壁小台上，面前已陳放了一張長條桌，前面繫着紅圍布，桌上放置了一塊醒木，一個小小的瓷壺。

且說這家小小的茶館，平時做的都是些腳夫，船家的生意，在江邊屹立的衆茶館來說，這一家生意最清淡的。

然而，自從這兒的老板，請了說評書的海先生來壓陣之後，這家小茶館，每到黃昏，何止是坐

無虛席，就連茶館的門前，也堆滿人。

海先生在講書時，時而似洪鐘，時而嬌聲柔氣，他將書中人的舉止，神韻，一顰一笑，仿效得有聲有色，維肖維妙。

一般說評書的，講的不外是三國演義，水滸或者是封神演義，可是，海先生所說的，全不是這些，而是些鄉野傳奇，可怖而又荒誕的鬼神故事。

許多時，海先生說到緊張處，整個茶館裏的人，連么師在內，都聽得屏着氣息，有一回，還鬧過一個笑話，么師在給客人泡茶時，由於聽得緊張處，竟忘了形，一壺滾燙的水，直澆得茶客滿身滿頭都是。

海先生還有個特點，深受茶客們歡迎，其他的說書者，一部書經常說得三五個月，但海先生一個故事，不出兩個星期，就一定說完，茶客們不用長期受那個故事折磨，有時被事情耽擱了，一天抽不出時間去聽說書，那種若有所失的心情，可真是非筆墨所能言喻的！

說起海先生這個人，端的教人津津樂道，大半的人，都不知道海先生的名字，雖然，海先生的說書，大受歡迎，奇怪的是，沒有人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憑他說書的精采，便使人驚訝，在此之前，他何以無名無姓，不爲別人所知道。

只是一個傳說，也還是茶館裏的么師透露出來，他說海先生是從嘉陵江那邊來的，可是有人從嘉陵江那邊來，却從未見過或聽過有海先生這樣的一個人。

海先生來到這江邊說書，還不過是這半年左右的事，他一直就住在江邊大街的小客棧裏，他沒有家人，亦沒有甚麼朋友。

也有好奇心特別重的人，問過海先生關於他的背景之事，不過，海先生總是含笑不語，一派諱莫如深的樣子。

一般說書人，年紀總是四五十歲，但海先生却是出奇的年輕，雖然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年齡，從外貌看來，他總不會超過三十五歲，同時，海先生穿起一襲藍布長衫，手上拿起紙扇之時，那種瀟灑，可堪稱美男子。

尤其他的外貌，有股濃濃的書卷味，不認識他的人，往往會誤會，他是附近大學的流亡學生，反正由任何角度去看，海先生絕對不似一個說評書的。

假如要說，還有人會和海先生熟稔的，就是茶館的老板，今天老板能够蓋起新房子，海先生可說是功不可沒。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海先生並不是天天在茶館說書的，每個星期五，海先生休息，茶館裏的茶客，只能擺龍門陣，天南地北閒聊，或者干脆光顧那些大茶館裏出入，看相摸骨的。

有人查過，每逢星期五，海先生不到茶館說書，亦不在他居留的客棧裏，凡是這一天，海先生是不知所踪的。

客棧裏的掌櫃透露，星期五那天，海先生早出晚歸，回來的時候，精神十分疲倦，彷彿趕了很

遠的路回來一樣。

可是，海先生從來都沒有告訴別人，這一天他曾經到什麼地方去過。

×

×

×

太陽已經向西沉下了，這個天氣，日落就會有點寒涼，尤其是在江邊，陣陣晚風，會使人很容易着涼的。

不過，在茶館裏，情形却不如此，空氣是熱騰騰的，畢竟人太多了，除了座無虛席之外，牆邊門外，都是站滿了人。

人雖然這麼多，但沒有吵鬧聲，每一個人，都是聚精會神，視線集中的，落在中央桌前的海先生上。

空氣裏盪漾着海先生清晰的聲音，間中，說到緊張或需要頓挫的時候，亦會响起醒木清脆的聲音。

當海先生說到下回分解的時候，大部份客人都禁不住發出「啊」的一聲，人人臉上的神色，都顯得那麼意猶未盡。

當然，他們知道，每個說評書的，總會在最緊湊的節骨眼兒上，吊吊聽衆的胃口，就算他們如何的要求，說書的人，都不會繼續的說下去，這也是說評書的人，謀生方法中的其中一種技術。

海先生離座的時候，就直向茶館門外走去，當他經過那些捧場客的身邊時，他總是含笑的點着

頭，和他們示意。

茶館裏的人，在海先生踏足離去後，又開始回復了喧嘩熱鬧，他們議論着剛才海先生所說的故事，他們也議論時局，道道東家長，西家短，也有在推測，海先生所說的故事，明天是如何的發展呢！

太陽早就沉得無影無踪了，江邊變成灰暗靜寂，海先生獨自踏在碎石路子上，往回客棧的路途了。

驀地，在這段寂寞的歸途上，一條黑影從小徑上的竹林跳出來，海先生本能的退了一步，當他看清楚，擋着他去路的人時，那溫和的笑容，又現出在他的唇角。

「鍾小姐，吃過晚飯了嗎？」

擋着去路的，是一個穿着淺藍色衣衫，黑色裙子，眼睛大大，剪着直髮的女孩子。

此刻，她望着海先生，未語先笑，才開口，聲音像銀鈴一樣，清脆動聽：「海先生，你才從茶館裏出來吧？」

「是的。」海先生含笑回答：「鍾小姐，妳怎麼還在這兒，天都黑了，還不快點回家，就不怕尊翁擔心嗎？」

那個姓鍾的女孩子，聽到海先生這番話，眉黛緊蹙在一起，紅紅的櫻唇亦噉得高高的，只見她含嗔的說：「我特地在這兒等你的，我就不相信，你真的不知道。」

海先生面對着這漂亮的丫頭，對自己頗怨，彷彿一兒也不知道，反而露出一副詫異的神色道：「原來你是等我的嗎？」小姐，妳，找我有事？」

■家妞兒雙足一踩，氣得銀牙咬碎，水靈靈的眼睛，就差點流出眼淚來：「你真會裝蒜，這些日子來，我天天都在這兒，我就不相信，你會不知道我在這兒等你？」

海先生被■家妞兒直斥其詐，重重的嘆了口氣，說道：「鍾家寶小姐，我從來沒有約過妳，也沒叫妳等我的，男女有別，鍾小姐是千金小姐，妳不怕沒辱自己的身份，我也害怕別人以為我立了什麼歪主意，如果沒事，請妳讓開，我得趕回客棧了。」

瞧海先生的樣貌，真使人做夢都想不到，他是如此迂腐及不近人情，明顯的，那個鍾小姐，對他是十分鍾情，但偏是他如木頭人一樣，既不解溫柔外，尙唐突佳人，天下間再也沒有比他更笨的人了。

鍾家寶就是很好的性子，她已不顧少女的羞澀，說出自己的感情，而海先生那番話，何止傷透了她的心，更使她失望到了極點。

「好，你好狠的心，我不阻你的路。」淚流滿面的把話說完，鍾家寶真的踩踩雙腳，就轉過頭去，走得無影無踪了。

目送那淺藍色的影子離去，海先生像毫無感覺，完全沒有發生過事一樣，繼續走自己的路了。沒有人了，他為何會拒絕那如花似玉，天真活潑的鍾小姐？尤其知道鍾家寶的背景，更會覺

哩。海先生是個傻瓜，在四川，鍾家的權勢可以說是遮了半邊天，而這位姑娘，又是獨女，誰個幸運兒娶到了她，何止可以得到一房美眷，更可以藉此平步青雲。

以鍾家的勢位，無道理會放着女兒到處亂闖，尤其是流連茶館這類地方，鍾家寶是如何會認識海先生的呢？她又怎能夜夜出來，等候海先生？

一切就似個謎，誰都不知清楚。

×

×

×

海先生認識鍾家寶的事，居然沒有人知道，直到那天他們在小徑上相遇，海先生不理睬她，才偶然被一個從茶館趕回宿舍的學生見到。

這當然是天大的事，立刻這件事就傳了開來，而且是一傳十，十傳百。

當然，事情傳開來的時候，再不會是事實那般，特別在經過一些好事之徒，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口裏，這件事除了保留主人翁是海先生與鍾家寶之外，其他的事就完全的變了質。

保留一點的，這件事變了海先生與官家勢力龐大的鍾家寶，在小徑上幽會，缺德的呢，甚至將事情歪曲至海先生對鍾家寶不規矩，而那些人口沫橫飛的形容，就彷彿自己當時是在場目睹而似的。

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謠傳已經沸騰到了極點，江邊的茶館，午後本來是沒有什麼生意的，但如今却是每個茶館都堆滿了人，特別是海先生在說書的那間茶館，更是擠得水洩不通。

原來，在中午時份，海先生在客棧裏，被鍾家的人抓去了。

聽茶館裏的人說，海先生被抓的時候，完全沒有反抗，而且態度十分從容，面對鍾家那些如狼似虎的人，他的鎮定，倒似是接受別人邀請去赴宴似的。

當然，每個人都想到，海先生這次被抓，必然是跟鍾家小姐有關，那些好事之徒，甚至說到，海先生必然已欺負了鍾家寶，所以才被抓去。

謠傳是滿天在飛，究竟海先生在鍾家，又受到如何之待遇呢？

×

×

×

鍾浩權是四川 名的權威人物，他的模樣，亦果然是十分威武，雖然他已經五十來歲，但那一雙眼睛，看人如電一樣，胆小的被他一瞪，倒會驚得直打哆嗦。

然而，此時的鍾浩權，身穿家常便服，一襲深藍色的緞質團花長衫，手上■着綠色翡翠斑子，兩個鐵球撫玩在掌心裏，的嗒有聲。

而他的臉上，却是掛滿笑容，望着對坐的海先生，說道：「真的不好意思，我的手下平時嬌縱慣了，請你回來的時候，一定得罪了你。」

「那兒話，那兒話？鍾先生太客氣了！」海先生的態度亦十分莊容，談笑自若。

「聞說海先生善於說評書的，而且令江邊小茶館的老板，因此而發了財！」鍾浩權玩着手上的兩個鐵球，將眼睛眯成縫一樣。

「這也不是什麼，我亦是藉着段老板，能換得兩口飯可吃。」海先生回答得十分得體。

「你太謙虛了，談了這麼久，還不知道海先生的大號呢？」鍾浩權忽道。

「每個人習慣了叫我海先生，鍾先生隨便叫我一聲阿海就可以了。」

在鍾浩權來說，他的話從來亦沒有人違抗過的，可是眼前的海先生，不過是個說書的，最卑賤的藝人，偏是他將鍾浩權頂撞，因此，鍾浩權在聽完他的話之後，神色變了一下，可是，立刻的，他又將自己的憤怒，謹慎的收斂起來，換過一副泰然和藹。

「也好，我就托大的叫你一聲阿海了。」鍾浩權笑說：「聽說你在茶館裏說書，那些故事與
人不同，極之有趣的，是嗎？」

「也不過是些鄉野傳奇，你太過獎了。」

海先生面對這個曾被傳說殺人如麻的鍾浩權，態度一直是不亢不卑，可不似別人見到他之時，已窩囊得連話也說不出來。

鍾浩權的臉色，在這個時候，已經變了幾次，海先生亦應該留意到，他的眼睛中，曾多次露出了殺機，可是，海先生那副鎮定模樣，倒是泰山崩於前而不動色。

不可能是海先生對鍾浩權往日的行動，完全不知道，所以才一點也不恐，他是胸有成竹，所以才會對鍾浩權完全不害怕。

除了海先生自己，相信沒有人會知道。

且說鍾浩權雖然變了幾次臉，到頭來却還是臉露笑容，語氣亦極之溫和，但■他說道：「海先生，我今天如此冒昧的請你來，主要是因爲今夜舍下有個家宴，想請海先生爲我們說一段評書，至於酬金方面，我們當然不會待薄你的，不知你可否留下呢？」

海先生神色不變，只是，他向客廳門外，荷着槍桿子的守衛望了一眼，才淡然的說：「既然來了，我留下便留下吧。」

鍾浩權用什麼辦法將海先生請來，而他大廳門外的哨崗，又是什麼意思，海先生■然是■瓜，亦不會不明白的，因此，海先生的回答，已是告訴鍾浩權，他很明白自己所處之地位。

鍾浩權在此刻已經站了起來，並且對海先生道：「現在我還有點事要辦，海先生就請隨便在這兒休息一下，待會兒賓客來了，俺的副官，自然會請你出去的。」

海先生亦很有禮貌的欠欠身，向鍾浩權道：「鍾先生請隨便！」

當鍾浩權退出去之後，客廳裏就剩下了海先生獨個兒，至於門外的警崗，却沒有隨着鍾浩權的撤退而離去，至此情景，再傻的人，亦明白自己所處之地位，是被監視軟禁了。

海先生態度仍是那麼的莊容，他將自己置身之客廳，就似自己的家一樣，他悠閒地站起來，將手放在背後，隨意地■覽，欣賞廳裏懸掛的字畫以及各種擺設。

甚至，當門外傳出一陣並不太响的吵鬧聲時，海先生亦只是緩緩的轉過頭去觀看。

門外站的是熟悉的人影，鍾浩權的掌上明珠，此刻她站在門外，正與哨崗們低聲爭論着，看樣

子，她似乎是要進入客廳，而遭到峭崿的拒絕。

忽然，海先生聽到鍾家寶向自己呼喚：「海先生，你快點想辦法走吧，我爹對你這是不懷好意的！」

海先生還來不及有任何反應，就見到鍾浩權滿臉怒容，伸出巨靈般的大手，在女兒的臉上，摑了幾個耳光，接着又聽到他向侍衛命令，把哭哭啼啼的女兒押出去。

海先生望着鍾氏父女在門外的這一場爭鬥，神態莊容，既不揚言相勸，亦沒有對鍾浩權的暴行抗議，他完全是隔岸觀火的模樣，更似這些事，跟他完全無關一樣。

說也奇怪，鍾家寶給押了下去之後，鍾浩權沖騰也不瞧廳裏一眼，就逕自走開了，他是深切明白，海先生已同籠中之鳥，再也逃不出去，所以這樣放心的走開。

另一方面，鍾浩權退出去之後，門外的警衛，亦像剛才那樣，靜悄悄的，畢直站在門外，似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海先生又走了回去，自書架裏隨意抽了一本書出來，坐在一角，舒坦的，悠閒的閱看，對於家寶剛才在門外的警告，完全置之不理，他是十分明白禍既臨頭，無法逃避，所以鎮靜如此。

當太陽偏西，客廳裏出現了一片金黃色的斜暉時，一個荷槍的侍衛，走近了海先生的身邊，就道：「我們老爺請你出去。」

闔上了手上的書本，海先生站了起來，向那木無表情的侍衛笑了一下，也沒有做聲，却非常順

從的，隨着侍衛步出客廳了。

着侍衛的引領，穿過迴廊，來到一個很大的花園，本來，在這段時間，如果海先生要逃走的話，他應該是有許多機會的，偏是海先生跟在侍衛的身後，一點也沒有逃走的意思。

鍾浩權也沒有欺騙海先生，他今夜果然是請客，剛跨出花園的半月門，海先生就見到花園裏擺了許多桌子，樹上亦掛着綵燈，鍾浩權在賓客之間周旋着，他穿的仍是白天所見的那襲團花長衫，只是手上少了那兩個鐵球。

海先生更見到，在花園的邊，早就築起了一個小小的台子，上面放着張圍着紅布的桌子，看來倒真的是特地爲他佈置，準備一會兒他表演說書的！

當海先生經過鍾浩權的身邊時，鍾浩權如電似的目光，向他望了一眼，海先生回禮的也展示了他慣用的微笑。

「請你上台吧，隨時可以開始說書的了！」侍衛在這個時候，對海先生說。

「好的。」應了一聲，海先生從容的走上台上，就像他真的被邀請參加一個宴會表演似的。

台上坐了一個人，花園裏的客人，立刻發現了，而且其中有人叫了出來：「噢，他是江邊茶館的海先生？」

當第一個人叫出海先生的名字時，其他的人更開始議論紛紛的。

也難怪這些人的，自從海先生在江邊小徑和鍾家小姐見面的事傳出後，整個重慶市的人，都沒

有誰人不知道，誰不在談的。

花園裏的這些客人，在未到鍾家赴宴前，亦風聞海先生被抓的事，如今赫然見到海先生出現，而且還爲大家說書，大家的驚異和好奇，沒有道理不到了沸騰的境地。

鍾浩權不是瞎子，耳朵亦沒有毛病，當他見到他的客人，爲海先生的出現而哄動時，在他的臉上，忽然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不過，他的眼睛，却掠過一種陰惻惻的神色。

只有海先生自己，對衆人的反應，表現得十分冷淡，就彷彿他是局外人一樣。眼前的哄動與熱鬧，跟自己毫無關係似的。

醒木一拍，海先生清了清喉嚨，就準備開始他的表演了，立即，花園裏的人靜靜下來。

×

×

×

海先生在鍾家，沒有被處罰，反而被鍾浩權識，請他爲客人說評書的消息，不到半個小時，已經傳遍了整個重慶市了。

有無數的好事之徒，聽了這個消息之後，無法再在家中耽得住，他們紛紛的奔出來，走到鍾浩權府邸的附近，準備隨時聽到最新的消息。

那怕這些消息，是好是壞，他們都是十分樂意知道的，畢竟，這些日子來，國難當前，大家生活得太緊張，太疲乏，這種閒事，很容易給他們帶來新的刺激和興奮。

有兩人的親戚，恰巧是個鍾府裏當差和幫辦的，所以花園裏的活動，很快的就出街上來。

海先生在鍾家花園的台上，仍然和平時一樣的，從容自若，今天晚上，他說的一個故事，可真是從來沒有人在茶館裏聽過。

故事才一開始，就扣緊了大家的心絃，據鍾府的長工溜出來的消息，全場的客人，都屏住息，目不轉睛地，死命的瞪着海先生，就連鍾浩權自己，也不例外。

究竟，海先生在說一個怎麼樣的故事，溜出來的長工，却令外邊打探消息的人，十分失望。原來這個長工，在鍾府所担的職位，實在太過低級，他甚至不能踏入鍾府內院一步，他所說的消息，也不過是從另外一個佣人那裏聽來。

這個長工，能溜出來的時間，當然不可能很長，不過是五六分鐘，接着又得趕回邸府裏工作。可是，那羣好事之徒，並不因爲那長工走了而散去，他們仍舊希望在第一時間裏，知道更多關於海先生在邸府裏的情形。

沒想到，那羣好事之徒，在鍾府的後院裏，等了許久，再沒見那長工走出來，而那個時候，已是深夜十二點。

「奇怪，爲什麼裏面靜悄悄的？沒有人聲？」其中一個街坊在無聊之際，說出這句話來。

「可不是嗎？鍾家的家宴，很少在這個時候仍未散席的？裏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又有一個人說道。

「長工剛才進去，說過一會兒就出來，可是到現在已經有幾個鐘頭，他還不出來跟我們說說裏

邊的情形……」

「也許裏面太忙，他抽不得身呢？」

「不可能的，他就算忙，鍾家裏有這麼多人，他怎麼會沒有口溜出來呢？」

「我們進去看個究竟，好嗎？」

「不，鍾浩權可不是好惹的，若我們一不小心，連命兒都會丟去。」

「不如回家吧？這麼等下去，也不是辦法？」

「已經等了那麼久，若現在回家去，太可惜了吧，還是派個人走進去，查查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也？」

這個提議，立刻有許多人贊成，不過，當其中有人問及，誰進鍾府查探時，所有的人，立刻噤若寒蟬，再也不肯說話了。

最後，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落在那個認識鍾府裏的長工，那個叫阿宣的中年漢子身上！

「不……我不想進去！」阿宣望着衆人，深深明白衆人的目的，頓時變得口吃起來，他身子不斷的後退，而且拼命的擺手搖頭。

「阿宣，你的親戚在裏面工作，要是你進去，有人問起你的時候，你只要說是找親戚，估量也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的。」有人開口勸道。

「可……是，要是人家問起，明知鍾府請客，長工們根本就沒有時間招呼朋友的，我還不是會

捱揍？」阿宣依然是十分擔心。

「這個更容易了，你可以隨便捏一個藉口，也可以說那長工家裏有事，或者是有親人急病，非得你前去通知他的，不就過關了嗎？」

阿宣被大家左一言，右一語的爲自己擺計，估量自己要入鍾家探消息的任務，是無論如何推卸不了，只得苦着臉兒，一步一步的捱近鍾家後院了。

×

×

×

推開後院的大門時，阿宣的手是抖得十分害的，而且一顆心也得幾乎跳出了胸口。

然而，當他站立在後院的天井時，他却被眼前的景像，以及四周靜寂的氣氛，怔得忘記了驚慌了。

天井裏散落着三四個人，有兩個正在蹲在地下洗盤子的，他們的手插着水裏，姿勢却是停住。其中一個人，正端着一盤菜，那種去勢，似乎是要走到花園的，但是，他邁開了脚步，却又停住了下來，而人全身像被釘子釘牢了一樣，一動也不動。

這幾個人的眼睛，都是張開來的，可是，他們見到阿宣走在自己的面前，仍然一動不動，眼也不一下。

阿宣也活了三十幾歲，可是從來未見過這樣的怪事，他走在這個死寂的後院，就像走進了一個夢，一個奇怪而詭異的夢裏一樣，連驚慌都丟諸腦後了。

時刻似乎是停住了一樣，諾大的鍾府，靜得連半點聲音都沒有，由於好奇的驅使，阿宣已忘記了他對鍾浩權的害怕，他大着胆子，就闖出後院，進入內庭了。

花園的迴廊上，也有幾個下僕，他們有些捧着殘羹，正準備進入後院，有些手持飢餓的碗碟，可是他們每個人的動作，都是僵住在空氣中。

阿宣十分驚異，當他經過迴廊，走進花園時，眼前的景況，更是令他完全呆住了。

花園裏還是很靜，只有風吹落葉的聲音，除此之外，就靜得連半點人聲都沒有，然而，花園裏却有無數的賓客，這些人全都睜大了眼睛，却又是全部動作僵住了，有些人正在挾菜，有些人却是和隔隣的人談話，更有些人提着酒壺，準備倒酒，結果，酒壺是在半空，而桌上的酒杯早已滿溢，酒倒得滿桌皆是。

那個說書的台上，早已經沒有人了，可是台下却是充滿了人，所有人也是僵硬的，沒有任何動作，就連那個使鎮內人聞名喪胆的鍾浩權，亦是其中之一。

阿宣身在花園，雖然花園裏有許多人，然而，花園內這些人都是不動的，甚至不知是死是活，阿宣處身於這個充滿詭異的境況下，那種驚慌，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你們怎麼了，你們為什麼不動？」阿宣忽然失去了控制似的，大聲地叫起來。

花園裏的人雖然够多，但是，阿宣的話，却沒有一個人可以回答。

阿宣叫完之後，使勁的咬着自己的唇，一絲血，令他清楚明白，自己並不是在做夢。

花園裏的人仍舊是一動也不動，阿宣大着胆子，走到其中一個僵住不動的人身，伸出手去，在他的鼻端下摸了一下。

立刻的，他可以感覺得到，那個人是在呼吸的，並沒有死去。

阿宣伸手又推了他一推，手上接觸那個人之身體，亦覺得是溫暖的，可是那個人一動也不動，甚至連手指動都沒有震顫一下。

到了這個時候，阿宣的驚慌，簡直到了頂點，怪叫了一聲，就衝了出去！

×

×

×

這個山城，從來就是寧靜的，只有今夜，整個城的人，在半夜裏醒起來，鍾家發生的事，令每一個人無法再在被窩裏安睡。

特別是那些到鍾家赴宴的客人，他們的家屬，對親人的遲歸，本已有說不出的懷疑，如今得知這個消息，自是全都湧到鍾家去。

就連空裏報的時候，也沒有此際那麼動亂，鍾家的事，實在太奇怪，太詭秘和不可思議了。每個人都在討論這件事，各有各的說法，各有各的觀點，有的人甚至爲了自己的主觀，在吵得面紅耳熱。

然而，到了最後，終於大家得到一個協議——鍾家的怪事，必然與海先生有關。因爲，從長工第一次出來告訴大家，海先生爲鍾浩權客人說書的事，已成了衆人最關心的事。

而阿宣從花園裏跑出來的喧嚷，而至許多大胆的人，闖進鍾家尋找親人，大家都知道，鍾家裏沒有任何人失踪，除了海先生例外。

海先生到那兒去了？

鍾家的人，何以忽然變得這樣，最值得懷疑的人，當然就是不知踪影的海先生。

大家都有個感覺，只要找到海先生，一切問題，必定可以得到答案。

但是，何處可以找到海先生？

海先生就是個神秘的人，他沒有家人，沒有家室，除了他住落的客棧在什麼地方，大家對海先生的一切，都是全然不知的。

當然，有人立刻去海先生所居住的客棧去找，亦當然是找不到海先生的踪影。

海先生就像一陣風似的，走得無踪無影，雖說城裏每一個人，都認識海先生，可是，這下子要將他找出來，無疑跟大海撈針，沒有任何分別。

所有賓客，包括鍾浩權在內，都是半死不活的，大伙兒忙亂地，不知如何處置這些人才好，那些到鍾家赴宴的賓客之家屬，就在毫無辦法之下，只得將自己的親人，抬回家裏去。

就這樣沸騰了一夜，黎明終於到來了，那些好管閒事的人，也疲倦得再也失了好奇的心。

海先生仍然找不着，然而，到了中午時候，又有新的消息傳出來了。

那些僵住了的人，全都甦醒，再次活動起來，他們都復原了。

x

x

x

那些人怎麼能够甦醒，說起來十分的簡單，原來其中有一人這樣僵住不動的人，被抬回家去。家裏的人，用了無數種方法，都無法將自己的親人喚醒，也許是他們焦急，就圍着痛哭。事有湊巧，哭泣的人，無意中掉了一滴眼淚，在那個活死人的眼皮上，立時就發覺，那個人的眼皮眨了一下。

於是，他們都震驚起來，立即就着人去找了一盆水，向那活死人迎頭淋去。

人雖然淋得全身濕透，却整個人能够活動起來，就像平常一樣，能跳能叫，於是，那家人立刻將這個辦法，傳給其他的人知道。

家家戶戶當然都有水的，所以不消片刻，這件震撼了大家，使每個人手足無措的事，立刻解決了。

據這些回復常態的人所說，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居然會出現了這麼多奇怪的事，他們只記得，海先生在鍾府花園裏，為大家說了一個很美麗，很淒涼的動人鬼狐故事，大家都被他的聲音，完全的吸引着。

後來，海先生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話，據當日變成活死人的人說過，他們完全無法記憶，海先生突然說的是一句什麼話？只是知道，這句話與他的說書故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而大家聽了這句話之後，就完全不能動了，直到他們的家人，將他們救醒過來為止。

這件事大家當然有更多的議論，後來終於有一個人，解釋了衆人心中的疑團。

這個人是個沿門托鉢的和尚，據他的解釋，海先生必然是一位身懷茅山術的高人，因為，只有茅山術的高人，才可以在剎那間，公然向一羣人施法，令他們都陷入了中邪的境地裏。

茅山術就是那■奇妙的東西，受邪術困擾的人，能够解除的方法，就只有施術的人自己知道，要不是其中一個人哭得掉淚在親人眼皮上，無意中知道了施解的方法，七天七夜，這羣人就會無疾而終。

又據那和尚的分析，修練茅山術的人，是不可以結婚的，所以鍾家寶雖然對海先生是那麼一往情深，奈何海先生是有自己的苦衷，故而對■虛與委蛇。

有關海先生每逢星期五失蹤一天的事，這是與他要修練茅山術有關，或許這一天他若不避開人■，逕自修練，可能他的法術會■消失，但無論如何，海先生在大家的心目中，已■成了一個又可怕、又詭異的人。

尋人

路是彎彎曲曲，在田畝的旁邊，它穿過了綿綿不■似的阡陌，就開始轉入山了！

入山的路，不過是五尺來寬，路的中央■鋪着一行二尺寬的石板■讓人轎，駝馬行走，大雨之後，石板兩旁的泥濘，有幾寸深，趕路的人，不在草鞋後跟拴上鐵腳馬幾乎半步難行。

然而，只要有幾日晴天，泥濘又會變爲一層浮動的■土，人走在上面，鞋跟後不揚起幾尺高的塵土才怪。

這條路可是極之重要，它是川北大道，它一直伸展到縣邊廣元■再過去是■西省，故此，這條路每天經過的人，爲數不少！

■既然是如此重要，每一個時刻，甚至是在晚上，只要你走在這■上，都可能見到成羣的駝畜■載着各式各樣的貨物■或者是轎子，以及推着鷄公車의脚夫，更可能，在這些緩緩的行列裏，忽然會有一匹快馬，飛■而過。

從這兒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凡是有路，就一定有人■路加上人，■會有故事發生，今天■告訴大家的故事，正是在這條路上發生。

這條川北大道，介乎成都與新都之間，有一個很小的鎮市■從大道飛揚的塵幕中，遠遠■可以

見到似是盡頭之處，街道闊了點兒。

大道展延直通鎮街，凡是一個大鎮，鎮的末端，必然是屬於貧民窟。

那條青石板的鎮街，有許多深槽，顯然是獨輪車長年累月輾下的痕跡，而駝畜的糞溺，行人所丟的甘蔗渣子，亦堆■路上，街的旁邊，東一堆■西一堆，盡是些窮人所搭的草房，在烈日的照■下，陣陣的臭味，從這個地方發出來。

這是午後，火熱的日頭，高高的掛在人的頭頂，通常，到了這個時刻，趕路的人，都是比較疏落，今天也不例外，不過是一個老漢，在推着■公車，向鎮街一個鋪子而去，顯然是從處遠■物歸來。

除了這個老漢一人一車過了之後，路上就空蕩蕩的，趕路的人，在此際似乎消■跡。又隔了片刻，忽然，川北大道上，出現了一個影子，影子由遠而近，看他的腳程，目的地似乎亦是■市。

當這個影子越來越近的時候，能够看清楚他的模樣打扮時，倒教人大吃一驚！

這個人年紀約廿來歲，長得相當英俊，一身月白色的衫褲，白襪子黑布鞋，從他的外型，就教人無法臆測，他的身份，究竟是甚麼人？

更使人覺得奇怪的，在這條川北大道上往來的人，無論是■夫，挑夫，或者是往來的行商，都是給人一種風塵僕僕的感覺，只有這個年青的漢子，他那身月白綢緞的衣服，連半■骯髒也沒有，

甚至是那雙鞋子，亦沒有任何塵土，布鞋上一塵不染。

這個英俊的年青人，看來十分悠閒，既不着急趕路，也不知他是在欣賞風景，還是想着心事，那熱毒的太陽，就在他的頭頂，可是，他似乎半點感覺都沒有。他的額上亦沒有任何汗水。

說到這個小伙子的表情，亦是很奇怪的，明明他是長着一張討人喜歡的臉孔。可是，他既沒有笑容，亦沒有任何喜怒哀樂。

他就是用一種散步的方式，向街那個方向走去，然而，當他的目光，可以看到鎮街的時候，忽然之間，他就收住了脚步！

那英俊的臉孔，到了此刻，忽然露出了一種異常痛苦的神色出來，甚至上的肌肉，也始抽搐在一起。

正值這個時候，就有一個挑夫，經過年青人的身邊，他以驚異的目光，望了那個陌生過路人一眼，很難怪這個挑夫如此好奇，年青人那身打扮，年青人那種落寞的神情，確實令任何趕路的人，都住望他一眼！

這個挑夫顯然好奇心比任何人都重。當他望了這年青人一眼之後，就像被對方感染了似的，也放下了背上的行囊，停了脚步。就與那年青人並排的站在一起。

這個臉色黝黑的挑夫，循着那年青人所望的方向，也望了一眼。然後，就用友善的口氣，向年青人道：「小哥兒，你是外邊來的，要上那兒？前面就是市了。」

年青人連瞳孔都不轉動了一眼，就似乎聽不到身邊那個挑夫的話一樣。

挑夫有點兒沒趣，又不服氣就這樣挑起担子就走，於是伸手拍拍那年青人的肩膀，再道：「小哥兒，你怎麼啦？不是迷了路吧？前面就是鎮市了，俺就是這兒土生土長的，你有甚麼不知道的，可以問我。」

這一刻，年青人終於緩緩的轉過頭來，向那挑夫投以空洞的一瞥，才說道：「我要找三金。三金。」

「三金？」挑夫重覆着年青人的話，倒似丈八金剛，完全摸不着頭腦！

「三金，我找三金。」年輕人的話，亦是空洞洞的，像他的人一樣，忽忽，教人完全不明白。

「三金是誰？男的還是女的？」挑夫問道，「他是住在前面的鎮市嗎？」

年青人迷惘的，像聽到挑夫的話，又像聽不到似的，呆了片刻，才緩緩的點點頭。

「你說有個叫三金的人住在前面的鎮市？不可能，鎮上的人，有誰我不認識的，可從未聽過有這樣名字的一個人，老弟，我看你準是找錯了地方？」

那個年青人似是聽不到挑夫的話，目光又放回前方，對那挑夫不理不睬。

然而，這個挑夫，端的是太好心腸了，他重新望了這個年青人一眼，就道：「這樣吧，你跟我一起去，我就是不認識那個叫三金的人，也容易替你打聽一下。」

年青人仍舊不動！

「走呀，日頭這裡猛，怎還不走？」挑夫在催促。

「不，我在這麼等三金。」年青人又木然的開口了。

鬧了半天，那個挑夫到如今，總算明白，似乎是自己太多事了，果然，這個年青人約了一個叫三金的人，在這兒見面，大概是那個三金遲到了，所以這年青人愕愕的等，可是，挑夫很不明白，這個年青人是否腦袋有問題？怎麼約人在這個時候，日頭這樣的猛，而且，這兒鎮市很近，何以不找個茶館才擺龍門陣？

不過，從剛才的一番話，他已經不多不少，有點了解，這個年青人不大喜歡說話，同時瞧他的神情，腦袋似乎十分混亂，自己縱然再說下去，也說不出甚麼來。

於是，挑夫重新挑起担子，不再理會這個在等甚麼三金的年青人，逕自趕回鎮市。當挑夫已步入鎮市大街，回過頭來，老遠的，還見到那條大道，有個小白點，從他一動不動的形態看來，他還未等到他要等的人！

×

×

×

黃昏，川北大道的人越來越多，在這三伏天，趕路的人，寧願在日頭差不多落下的時候才出發，走夜路還比在烈日下日晒雨淋要來得舒服。

首先發現那年青人的屍體，是兩個轎夫，他們剛抬着一個大夫在村落看病回來的。

是前面那個轎夫，抬着轎子密密走時，突然見到前面不遠的路旁，有一堆白色的東西，從遠處去看，轎夫還以為是那些走單幫的，遺漏了一些物件在路邊，然而走近再看時，却發現竟是一個穿白衣的年輕人！

轎夫第一個反應，就是認為一定是趕路的人，受不住酷熱的暑氣，所以暈倒。

然而，當他放下了轎，與後面的那個轎夫，一齊走上前去，合力扶起那個跌倒的年青人時，始發現他雙目緊閉，全身冰冷！

「老羅，這斷不像是暈倒那麼簡單。」前面的轎夫見到這個情形，忙跟背後那個叫老羅的伙伴商量。

老羅望着灰色臉的年青人，心裏同時有着不妙的念頭，就道：「阿順，俺等又不是大夫，反正三爺正坐在轎裏，不若請他過來定奪一下吧。」

老羅與阿順研究過，正準備將轎內的大夫請過來，而那位叫朱三爺的大夫，不知轎夫何以無緣無故的停了轎，早就走下轎來。

「三爺，這兒有個年青的娃子，您過來替他把把脈吧，不知道爲甚麼，他會躺在這兒？」阿順叫道。

朱三爺倒也頂爽快，蹲下身來，就拉着那年青人的手，按着他的脈門，可是，他按了一下，就鬆了手，順便就翻着那年青人的眼皮！

這時，又有幾個推鷄公車腳夫，不曉得發生了甚麼事？亦將車子推到路邊，一齊靠攏過來，七咀八舌的，就向阿順及老羅打聽。

阿順等尚未來得及回答，朱三爺已經站了起來，說道：「他沒有脈息，早就斷了氣啦。」朱三爺是鎮市最有名的大夫，他的話就是真理，當他宣判了這個年青人實在已經死亡之後，圍攏着的衆人，不由自主「啊」的一聲叫起來。

「朱三爺，這個人是怎麼死的？」還是阿順的頭腦較清楚，在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候，他向朱三爺問出這兒一句有理性的話來。

朱三爺的眉，此時緊緊的，是在一塊兒，半晌，才向阿順說道：「我也弄不明白，這個年青人全身沒一點兒傷痕，而以他這個年紀，也不可能是忽然中風死的，奇怪，實在是太奇怪了。」

「那……我們現在怎辦？」老羅沒有主意的問。

「誰都不認識他，不過，總不成讓他一直躺在這兒，大家找些東西，把他的屍體覆蓋，然後，到前面的鎮上，把這件事報告給鎮長吧。」朱三爺到底是個有地位，上了年紀的人，他的主意實在是再好不過的了！

「誰去告訴鎮長？」老羅很是畏懼的說。

「大家一起去吧。」

當朱三爺說出這句話的時間，老羅與阿順就是想退縮，亦不能够，沒有這份胆量。

這件事對天迴鎮的人來說，是極之嚴重的，他們對路邊死去的年青人，都是十分陌生的，他們甚至不知道，這個青年人究竟是否要到鎮市來的。

當這件事傳到每個人耳朵裏之後，一個叫趙阿大的挑夫，就說出了另一件事來，他曾經跟那個不明來歷而又死去的年青人，在川北大道說過幾句話。

不消說，這個趙阿大，就是在道旁，欲邀請那年青人與他一起上路的那個人。

從那個挑夫的口裏，天迴鎮的人，才知道那死去的年青人，生前來到那條道上，是要等一個叫三金的人。

鎮雖然很大，但大伙兒你一言，我一語的傳言，終於全鎮的人，都在談論，有一個叫做三金的人，而沒有任何人，知道三金究竟是誰？

縱然是無名無姓，但總不能讓他就這樣暴屍荒野？於是，由鎮長出錢，找了兩個仵工，在祠堂的側邊，草草就將那不明來歷的人葬了。

人已入土為安，但是，每一個在天迴鎮的人，仍舊在想着那個叫三金的人，三金不過是一個名字，他究竟是女是男？是老年人還是後生？

但凡天迴鎮的人，名字有關三或金的，似乎都成了被懷疑的對象，當然，那些人實在太多了，大家的目的，亦不過是作為茶餘飯後的一種消遣，而沒有真的要猜疑那一個人，是死者的朋友。

鎮上的人，也許真的是太寂寞了，故此，天迴鎮道口，有近這麼一個不明來歷的屍體，正足夠那些人一大段時間的樂趣。

然而，一個月下來，要討論的，要懷疑的，幾乎都已經說盡了，大家的興緻又再冷淡下來。

至於那條川北大道，並不因為有過一個死於路旁的人，而減却一向的熱鬧，大道上依然人來人往，駝馬，雞公車仍然絡繹不絕！

又是月圓的日子，在川北大道，仍舊近天迴鎮的地方，在晚上，還是有些趕着去附近鎮甸、村落的轎子，也有趕夜路的挑夫，月色很好，所以路也很好走，月色洒在青石板上，還有光澤閃耀似的。

賀老三是個醉漢，他沒有一天，不是喝到爛醉如泥才回家的，這一夜，他就是未天黑之前，就到川北大道旁邊，離鎮市五里路的舅弟處喝酒。

當他離開舅弟家時，已是三更之後，而他的酒意，亦已有七成了，走在路上，步履跌跌撞撞，咀裏含糊的，哼着些窩子裏的姐兒慣唱的肉麻調子。

就在他飄飄然的走着唱着之時，忽地足下不知被甚麼絆住，身子失去了平衡，「叭達」一聲，整個人就仆倒在地上來。

這麼一跌，酒意頓時減了兩分，賀老三的咀裏，甚至還會得說幾句粗言穢語來！
掙扎着要站起來時，自然得睜開醉眼，當賀老三醉眼一望，發現自己竟然是伏在一個人的身上

時，五分酒意，又減多一分！

「格老子的，俺以爲自己■得厲害，你媽的■兒子，比俺還■塗，怎麼就這樣躺在地上，起來啊，俺扶你回去吧。」賀老三夾纏不清的向地上的人說。

地上的人沒有回答。

賀老三此時，已離開了那人的身子，搖搖幌幌的站了起來，他垂頭望望那個比自己醉得更厲害的人，但見在明亮的月色下，這個醉漢穿着一套月白色的綢緞衣褲，褲管並沒有束起來，黑色的布鞋配着對潔白的綫襪，而他的■孔，倒是十分俊俏，有點似舞台上的戲子。

「喝！」賀老三打了個酒呃，半搖着身子，又對地上的人道：「真想不到，你這廝長得似個吃相公飯的，起來啊，俺送你回去。」

地上的「醉漢」，依然一動也不動，倒真是比賀老三醉得更厲害。

賀老三彎下身來，執起那個他認爲長得似吃相公飯的人之手，就要把他從地上扯起來。

沒想到這個「醉漢」，連半點反應都沒有，而賀老三用力的拉他的手，沒法將他的身子扯起半分，險些還令自己站不穩，一個踉蹌，差點兒又倒在他的身上。

賀老三見得如此，頹然的將他的手放了，但見那隻手，軟綿綿的直跌回地上！

却說賀老三發覺，自己的一番熱情，居然付之流水，心裏也生氣起來，他向地上的人吐了口唾沫，咒罵着說道：「挨刀的東西，真是不識抬舉，俺想扶你一把，你還托大，好■就讓你醉死在這

兒。」

語畢，賀老三沒再理會那個「不識抬舉」的東西，逕自踉蹌的，向天迴那邊走了！

賀老三的背影，消失在川北大道，然而，被他稱爲「吃相公飯」的那個醉漢，仍然躺在剛才的地上，一動也不動。

夜更深了，趕路的人，似乎也找了宿頭，沒有一個趕天亮進鎮的，所以，道上也再沒有其他行人。

x

x

x

茶館裏，才是清早，居然圍了大堆的人在擺龍門陣，而人堆裏，說得最口沫橫飛的，就是賀老三，倒也奇怪，何以他今天的酒醒得這麼快？

「賀老三，我看你是見了鬼來！」說話是嗓門比所有的人更大的人郝中棠，他是個豆腐子。

「甚麼見鬼，鬼有這麼英俊嗎？他是十分俊俏，完全可以吃相公飯的。」賀老三顯然十分憤怒，別人對自己的謾罵，所以哇啦哇啦的叫起來。

「不，賀老三，郝中棠的話有幾分道理。」說話的就是趙阿大，那個挑夫，「你說說看，你見到的那個鬼，到底是甚麼模樣？穿甚麼衣服？」

賀老三不假思索的，就將自己所遇的「醉漢」，從新形容了一遍。

「老天，你可不正是遇了鬼？」趙阿大叫起來，又道：「你知道嗎？那個不明來歷的人，就

是死在川北大道那個，正是這身打扮和長相。」

「他的衣服是專有的？別的人就不能穿這樣的衣服？你不要在這兒嚇唬人。」賀老三的聲音雖然仍然很大，不過已經是有點震顫。

趙老大神色凝重，道：「哼！天下間竟有這麼湊巧的事嗎？我就不相信了，那漢子我見他的時候，就是這樣迷惘，一副失心瘋的樣子，想不到晚上就死掉，如今，你又碰到他，哼哼，賀老三，你可得小心點，說不定那個鬼魂，是找替身。」

賀老三聽了趙老大說得這樣眉飛色舞，真是寒在背脊裏，而圍着他的人，在此刻倒退了幾步，就彷彿賀老三就快會變成鬼魂一樣。

賀老三本來已經很驚慌了，如今再見到那些圍着自己的人，神色俱是充滿戒備，目光又是對自己充滿了同情。賀老三見到這種情形，不由自主全身都發抖了。

「怎麼辦？那怎麼辦？」賀老三惶惶然的說。

「我不知道。」有人隨口應着。

「賀老三，我看你愛喝酒，就多喝幾杯，有喜歡吃的菜，就多吃幾頓……」趙老大用很憐憫的口氣說道。

「你……你的意思，我死定了？」賀老三道。

「賀老三，這一點誰都不知道，但我看你還是好好的準備一下吧。」趙老大說。

龍門陣才擺完，天迴鎮的人又沸騰起來，他們爭相的談着，關於賀老三的事。

有的人說：「賀老三已經瘋了，因為被冤魂纏上，有些人却說，賀老三中了邪，撞了鬼，就差一口氣沒有嚇掉，不過他是死不遠了。」

當然，那個死在川北大道，不明來歷的人，更是大家不會錯過的話題，他們都說，這個鬼魂，跟天迴鎮的人可能有仇的，終有一天，天迴鎮的人，全死在這個怨魂的手上，今次是賀老三，下次，不知輪到那一個？

這種論調，初時不過是幾個人說說，漸漸的，說的人言之鑿鑿，聽的人却是越聽越慌，過了不兩天，整個天迴鎮，都陷於一片愁雲慘霧裏，彷彿大禍就要臨頭。

却說賀老三，從十八歲那年開始，酒就成了他的良伴，廿幾年的歲月裏，可以說沒有一天，賀老三得了那些火辣辣的黃湯！

然而，這兩天，賀老三滴酒也沒有沾唇，他完全被趙老大的話嚇壞了！

當他回到家裏之後，自忖真的已被那個鬼魂纏上了。他不知道，自己會捱到甚麼時候，他更擔心，自己不知會怎樣子被招魂。

一個人想到自己很快就會死亡，那份惶恐，那份情況，可不是如趙老大所說，可以多吃自己平時最愛吃的食物，可以多喝幾杯黃湯，假如有人真的如此，這個人必定是個樂天安命的。

可惜，賀老三絕對不是那樣的人，他知道自己隨時都會死去之後，他就躺在家中一動也不動，因爲，他要找個儘量讓自己死得舒服的方法，而他認爲，躺在床上，會是最舒適的了。

賀老三的腦海裏，始終存在着「壽終正寢」是最有福氣的觀念，所以，他一直這樣躺在床上等待死。

然而，三天過去了，賀老三一動不動的躺着，他除了疲倦外，還覺得極之饑餓，驚惶反而是漸漸的消失，當三天之後，他發現自己仍然沒有死去，他的意外，反而是比甚麼都要更大。

這三天裏，他完全沒有踏出過屋子半步，外邊的事情他毫不知道，本來，他還是一心一意的，繼續躺在牀上，等待鬼魂的召喚。

當賀老三閉上眼睛，心裏想着死亡的滋味時，驀地，他發覺有一股奇異的氣體，在他的臉孔上吹着，賀老三心中一凜，全身的汗毛都直立起來。

這三天裏，他曾經想像過許多關於自己死亡的可能性，然而，他絕對想不到，死亡來臨之時，會是像如今的情形，那一股氣流，是鬼魂已來到他的身邊。

賀老三心裏暗叫不妙之時，忽然發覺有點兒不對勁，因爲那股氣流，是熱呼呼的，按道理，鬼魂是沒有一絲熱氣的，怎地……

賀老三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就睜開了眼睛，第一眼他見到的，就是一張臉孔，臉孔並不猙獰可怕，完全不是自己想像中的臉孔那樣……

「咦！他還沒有死。」賀老三還未有任何念頭的時候，就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響起來。

賀老三整個人坐起來，待開口說話，然而，因為他三天三夜沒吃飯，身■十分虛弱，人太急劇的撲起來，反倒頭昏腦脹，又跌回床上！

「他雖然未死，但看來已經離死不遠了。」又有人在他身邊叫道。

「我很餓，你們可否給我一些吃的？」賀老三用十分虛弱的聲音道。因為他開始認得，那些圍着自己說話的，全是他的左隣右里。而不是他心裏以爲的鬼魂，他的驚恐立刻就消失了。

那些隣人從賀老三的說話，證實了他仍然生存，其中有一人極之關心問道：「你爲何還沒有死去，難道這三天，沒有鬼魂■擾過你嗎？」

賀老三被此人的話，氣得雙眼翻白，他發覺自己沒有死去，這些人顯然十分失望，可是，他想來想去也想不通，自己爲何被他們認爲該死？

「你們先拿些可以吃的東西給我好嗎？」賀老三因爲太■餓了，所以聲音很微弱。

終於，這羣圍進賀家的人，有一個移動到外邊去，隔了會兒，捧了碗尚溫的稀粥進來。

賀老三接過這碗稀粥，簡直比世界上任何美酒佳餚更可口，他三口兩口，就將一碗粥完全喝個

清光。

喝了粥之後，賀老三頓覺精神恢復了許多，不再需要別人扶掖，已可以坐起來。

「你們都以爲我死了嗎？你們爲甚麼會進來的？」賀老三向他的隣居問。

「你真是閉門不知天下事，這幾天鎮上已經鬧得天翻地覆，你還在夢中，唉！賀老三，你現在不用太悲哀了，除了你，那個鬼魂已找上我們每一位。」

「哦？」賀老三的精神，本來還是十分頹喪的，然而，當他聽了隣居的話，心理上得到了許多平衡，當然，他對這個突然的消息，有着許多好奇。

於是，他的那些隣居，一五一十，將這三天裏，大家以訛傳訛的說法，全部告訴賀老三，賀老三越聽越驚，真有「山居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覺。

「爲甚麼會這樣？真是太奇怪了。」賀老三對大家的話，仍然感到十分奇怪和不解。

其中一個叫張柱的隣居，忍不住對賀老三道：「你躺了三天，當然甚麼也不知道，原來不止你一個人被那鬼魂纏上，你知道嗎？這幾天裏，每到晚上，在川北大道經過的行人，有不少都見到那個穿白衣的鬼魂躺在地上，而且還有幾個被他絆倒。所以，大家都說，天迴鎮的末日已經到了，我們都在等死。」

賀老三細心想着大家的話，順便也回憶自己當日醉酒遇鬼的情形，忽然，他的靈竅完全開通，問道：「鬼魂是否應該無質的？」

「當然，這還用說嗎？鬼魂無質無影。」隣居不假思索的，就回答了賀老三的話，而口氣却對賀老三這個問話，極之不以為然。

賀老三可不理對方的話，逕自說道：「可不是嗎？鬼魂本來就是無質無影的，他又怎麼可能將

人絆倒呢？」

衆人對賀老三的話，仍未明白，大家只以爲賀老三關住自己三天，神智昏迷，還道：「你不知說點甚麼？大家都聽不明白。」

「我懷疑那晚我撞到的，根本就不是鬼，鬼是無質的，怎可能絆倒我？那是個人，一個與不明來歷死去的異方人相貌相同的人而矣。」

「哦？」隣居們聽明白賀老三的解釋，面面相覷，沉默的思索了片刻，都覺得賀老三的話，的確有點道理，然而，他們立即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要是那個不是鬼魂，又會是甚麼人，許多人都見過他的……」

賀老三因爲將自己關在屋裏三天，對外邊發生的事，還是如今才聽見，當然回答不出衆人的話來，只是，經過他剛才的一番分析，他不再担心，自己會被鬼魂纏上，性命堪虞的事。

賀老三本來是第一個被認爲是給鬼魂纏上，大家判決了他必死無生的人，然而，三天裏，他完全無恙，再加上他給大家說出鬼魂應該無質的事，大家都開始懷疑，那個躺在路上的，是否真的是鬼。

每個人都承認，鬼連影子也沒有，更加無質，它可以幻爲人身，但不該可以將人絆倒。

但，若躺在川北大道那個，不是鬼魂的話，又會是甚麼呢？總不成真是一個人？若是人的話，何以他的長相，打扮，跟死去的異方客一模一樣？

天迴鎮的人，爲了這個異方客，又牽起了另一個哄動，這一次，他們聯羣結隊，守在川北大道口，等待那個不是鬼是人的東西出現。

×

×

×

月黑風高，川北大道的道旁，塞滿了人羣，他們個個屏住氣息，等待那個怪物的出現。

「該死，我們不要見到他的時候，他偏偏出現，現在我們專誠的等候他，他却無影無蹤！」
「別開口吧，說不定他聽到我們的聲音，故意躲着不肯出來。」

「這就是守株待兔了，你們不覺得，我們這樣的等，很像傻瓜。」

人們本來還是很緊張地在等待，但過了三更，道上還是像平時一樣平靜，那些人就開始很不耐煩，同時禁不住的開始竊竊私語。

「大家別吵吧，我們得商量一下，我們該等到甚麼時候才能夠回家？難道我們要等到天亮？」
「最早也等到五更，大家才散，這種事不能不耐着點性子，這是關係全鎮人的生命安危啊。」
終於，有一個年紀較大的鎮上人，決定了大家等候的時間。

於是，這羣人又開始靜默下來，這時夜已很深，有幾個人甚至耐不住疲倦，呼呼大睡了。

天際開始吐出魚肚白色的光芒時，大家都知道，一夜的辛勞，是白費的了，在那個老者的吩咐下，大家決定各自回家休息，明夜再來守候。

當大家從樹叢中跳上路面，準備各自回家之際，忽地，每個人的身子都僵住，雙眼發直，人已

呆了。

在這清晨，川北大道還有一重薄霧，此時，大家同時看到，在霧中，一個白衣褲的影子，正在向大家迎面緩緩走來。

雖然前面有霧，但大家可以看得到，這個走過來的人，赫然正是大家等候了一整夜，那個不明來歷的異方客。

當大家見到他的時候，同是心跳停頓了一樣，根本不知說些甚麼才好？大家一字型排在路邊，那個情景很是奇怪，彷彿是擋着那個年青人的路。

漸漸地，大伙兒跟那個年青人的距離拉近，終於，那個年青人已站到衆人的面前。

「大家……」年青人見到這羣人，臉上露出極之驚訝的神色，他開口時，故意拖長了調子，大家明白他的意思，是請大家讓路。

衆人面面相覷，過了好一會兒，其中一個老頭兒才道：「老兄，我們想知道，你往何處去？你是否一■人前往天迴鎮，你是誰？」

那個青年人望了衆人一眼，才緩緩的開口：「我叫三金，我的確是去天迴鎮。」

年青人的話，令所有人都跳起來，差點有十多人異口同■的叫起來：「甚麼？你叫三金？」
「是啊？有甚麼不妥？」那個青年人似乎是想不到衆人有這樣的反應？表情極之驚異。

當日，爲了三金這個名字，鬧得滿城風雨，大家猜疑了許多時候，做夢也想不到，三金竟就是

眼前這個陌生的異方人。

「你真的就是三金？」其中一人以不能置信的口氣向那個異方人問道。

「你們認識別個叫三金的人嗎？」異方客反問。

「不，但你不是已經死了嗎？」又有人道：「你明明已經死了，死在這條路上嗎？」

那個自稱三金的年青人聽了衆人的話，更是驚訝，叫道：「我死了，我怎會死去？你們是在開甚麼玩笑？」

大家不期然的退後了幾步，面面相覷，一時之間，衆人都是十分迷惘。齊齊望着最先開口說話的老者，似乎是等待那老者決定。

「三金老兄，這兒最近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可否請你隨我們返天迴鎮去一次，幫助我們去調查一下？」

那個三金想了一想，才答：「也好，我給大家弄得糊塗了，搞清楚這件事也好。」

x

x

x

三金被請到鎮長家去，當然，鎮上够份量的人，亦全都擠到鎮長家去了。

據三金自云，他本姓程，是奉天人氏。他到天迴鎮的目的，是爲了尋找一個人。

「你要找的是誰呢？」鎮長忍不住就開口問。

程三金突然垂下頭來，臉有難色，似乎很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直到衆人都靜默下來的時候，

他開口反問：「我來這兒，就是爲了知道你們怎會在道上攔截我，而且大家何以一口咬定，說我已經死去？」

這件事，天迴鎮每一人，都渴望弄清楚的，故而，鎮長亦不諱言，遂將過去一切的事，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直教那個程三金聽得目定口呆。

同時，鎮長更將這些天來，大家在黑夜見到那個同程三金一樣面貌的人之事，說得清清楚楚，最後，鎮長又道：「這件事，弄得本鎮人心惶惶，所以大伙兒才要請你來，看看有何辦法解」這一個謎。何況，當初大家碰到死去的那個，同你面貌相同的人之時，他曾親口道出：「三金」這個名字，而碰巧你又叫三金，樣貌又完全相同，難怪我們要請你來的。」

程三金聽了鎮長的話，臉色大變，失神的站了起來，抓着鎮長的手，就說道：「那個人葬在那兒？你……立刻帶我去看看。」

衆人都猜不透，何以程三金忽然變得這樣激動，不過，鎮長終於是答應了，帶程三金到那異鄉人的墓地去。

到了墓地之後，程三金堅持要衆人將墳挖開來，而且他的神色比剛才更激動。

墳終於刨開了，程三金撫着棺，哭泣着說：「我日夜的在道旁等你，倦了就睡在路旁，唯恐會錯過了機會，沒想到你先我而去……」

衆人聽了程三金的話，恍然大悟，原來近日大家撞到的，竟然是倦得昏睡路邊的程三金，而不是

鬼魂。大家真是一場虛驚。

却說那個程三金撫着棺材，呢喃幾句，忽然住了聲音，又沒有移動。

「去看看他，別是暈了。」鎮長向一個居民吩咐道。

居民上前要扶起程三金時，但覺他手脚冰涼，不禁罵呼：「怎麼又死了？」

鎮長嚇了一跳，但未及開口，一個陌生的聲音叫道：「三金，三金！」

衆人回頭一望，但見一個樣貌與程三金有七分相似的，但年紀比程三金蒼老許多，手持包袱的漢子，氣急敗壞的奔過來。

當他奔到程三金的身邊時，就馬上扶起屍體，待他明白，人已經斷氣之後，就立刻哭起來。鎮長與衆人面面相覷，簡直不知道接二連三，發生了甚麼事？大家都呆呆望着這個中年男子，不敢出聲。

過了很久，那個中年男子自己站起來，就道：「我叫程大金，是他的哥哥。」

鎮長呐呐的問：「你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可否告訴我們？」

程大金說：「我本來有三兄弟，我是老大，二金三金是一對孿生兄弟，他們自幼分離，就在最近，三金忽然說，他有個靈感，知道自己失散的兄弟在甚麼地方，不聽我們勸告，就離開奉天的老家，豈料，當我追了來，會發生這樣的事。」

「但……爲何他會死去？我是指令弟程三金。」鎮長依然迷惘。

「大約是孿生子一個特點吧，一個死去，另一個也不能久活，這是我從一本外國圖書看到的，真想不到，這件事就發生在我的手足身上。」程大金揮着淚，又道：「也許，老二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不知如何，讓三金也有份不安感覺，兄弟兩個有默契要在這兒見面，然而，到頭來，他們還是遲了一步。」

神秘死亡

在上海，霞飛路那邊，有一幢十分精緻的洋房，這幢洋房的主人，聽說是上海金融界的鉅子，在上海這位先生是個極之吃得開的人，同時，他的財產，據說是難以勝數，霞飛路這幢洋房，不過是他許許多多的財產裏面的一個，就如九牛一毛。

洋房裏現在的主人，是一男一女，聞說，這一男一女，很是神秘的，男的大概是四十來歲的年紀，而女的，只有十八九歲。

這雙男女已經來兩個多月了，然而，他們深居簡出，左隣右里的人，是絕少可以見到他們外出的。

打從他們搬來之後，洋房的大門，當然是經常緊閉，至於洋房的窗戶，無論晴天，下雨，總是緊緊的關閉，而且簾布低垂，對戶或馬路的人，永遠也不可能看到，洋房裏面的情形是怎麼樣？

所以，霞飛路洋房左右的人，都對這個洋房的新主人，有無限的好奇心。

其實，這對男女，雖說是深居簡出，不過，有些時候，他們也會開他們的窩，到街上溜達。

左隣右里的人，見到這雙男女出現時，由於知道他們是自己的隣居，所以會點頭與他們打招呼的，不過，這雙男女，實在太奇怪了。

男的那個，明明見到迎面有人與他點頭微笑，他亦是木無表情，根本就沒有理會那些人，就似視若無睹，倒是那個女的，時時都會與隣人打招呼。

不過，當那個女的向人微笑的時候，那個男的就會狠狠的盯着他的同伴一眼，那種兇巴巴的神情，似乎是責怪那個女的向人打招呼。

這雙男女，外出之際，多半是抱着大包大包的食品，才返回洋房，而他們每外出一次，就有許多天足不出戶，不再在人前出現的。

對於這雙男女的神秘情形，霞飛路一帶的人，都甚感興趣，他們懷疑，這雙男女的關係，必然是不尋常，他們夫婦不似夫婦，父女不似父女。

有人懷疑，這雙男女，必定是有種不尋常的關係，他們可能是一對忘年之戀的情侶，爲了避免相熟的人，所以會搬到這個地方來。

不過，大家連他們的名字也不知道，實在無法知道什麼，一切只是猜測而已。

當然，大家對這對神秘男女，一無所知，甚至是他們的名字，不過，有幾件事情在屋外的人，還是知道的。

他們深居簡出，從他們每次外出，都購買大包大包的東西，可知道，他們日常生活一切的事，均是由自己親自去做，沒有傭人的。

每天晚上，大約六點鐘左右，這幢小洋房的後邊烟囱，就會冒烟，從來都是那準時，可以想

像，他們在這個時候，必然是在做晚飯。

從這一方面，隣居又可以知道一件事，這雙男女，生活是十分有規律的。

同時，夜幕低垂後，小洋房布簾低垂，但從厚厚的布簾中，都有燈光透出，可是，到了晚上九點鐘左右，全屋的燈，都會熄滅，大家又可以猜測，屋裏的主人，九點過後就上床休息了。

由於這對男女，從年齡看來，並不似一對夫妻，又不似一對父女，而他們日常總是躲在屋裏，不肯出來，尤其是那個男人，根本就極少外出的，故此，大家就非常懷疑，這個男子，必然是經濟環境十分充裕，因此才可以長期的在屋裏，不用工作。

當然，各家自掃門前雪，這雙男女的神秘，實在引起大家的好奇心，既然他們是一副拒人於千里的模樣，大家亦不刻意去追尋他們的事，只是，偶然聚在一塊兒的時候，大家會用好奇的心情，談上幾句他們的事。

然而，大家並不想再深一步去研究他們的事之時，偏偏機會就來到了！

x

x

x

洋房裏的神秘主人，經常都沒有定時出入的，他們的隣居，也不是一天到晚往街上跑，故此，他們一個星期後見到這對男女，亦不表異。

那天黃昏，由於天氣太熱了，洋房側一戶姓李的人家，就聚在屋前的院子納涼。

李家的長子少雄，斜倚在樹下，面對那幢洋房，久久沒有說話，家人在閒扯，他似是聽不到一

樣。

李少雄這種情形，沒多久就被他的父親李宇博發現了，他轉過頭來問道：「少雄，你在歎歎的看些什麼？」

「沒看什麼！」李少雄隨口應着。

「沒看什麼？我就見你的眼睛，沒有離開過對面的房子！」李宇博不以爲然的說。

他們父子的對話，已吸引其他人的注意，當大家紛紛轉過頭來之時，但聽李少雄漫應着：「我不過是覺得有些奇怪吧了！」

「奇怪？有什麼事奇怪？」李宇博道。

「昨晚這個時候，我又出來這兒納涼，平時，對面那家人，不是每晚六點鐘就會有烟在烟囱裏冒出來的嗎？但昨天晚上，我出來一直就沒有見過對面的烟囱有烟冒出，現在已經六點過十分了，對面房子還是靜靜的，烟囱裏一點動靜也沒有。」李少雄仍然用淡淡然的口氣說。

「哦！有這樣的事！」在院子裏納涼的衆人，立刻就給李少雄這話吸引住。

衆人的視線，馬上都落在對面的那幢小洋房上，果然，他們都發覺，小洋房的後院外烟囱，沒有半點烟冒出來。

「咦！真的沒有烟，他們平時總在六點鐘開始做飯的，爲何今天沒有？莫非他們有事？」李少雄的母親，十分敏感的叫起來。

說。

「不一定，妳別神經緊張，也許他們出外上館子，又或者他們赴宴去了。」李宇博不以爲然的說。

「少雄不是說，已經有兩晚沒見到他們舉炊了，怎會這麼湊巧，兩晚都去赴宴？」李家嫂子十分不服氣，就向丈夫反駁道。

「你對人家的事毫無所知，你怎知人家不是交遊廣闊？」李宇博向妻子反唇相稽。

「你真是越老越胡塗了，他們若是交遊廣闊，平日也不用這樣足不出戶。」李家嫂子很不以爲然的答道。

「是嗎？妳天天看守着他們，妳什麼都知道嗎？」李宇博平素就很喜歡和妻子爭執的，眼看妻子不肯向自己的話順服，語氣也變得十分尖銳。

李少雄對父母的個性，知道得十分清楚，眼看他們就要爲這種無謂的事，爭吵起來，所以連忙就道：「你們別吵了好嗎？人家的事，值得我們去吵嗎？要是讓隔壁的人聽見了，真是個很大的笑話啊！」

由於李少雄自小十分懂事，現在又是復旦大學的高材生，李宇博夫婦，都深深爲這個孩子引以爲驕傲，故此，聽到兒子的相勸，兩人自動自覺，就停下咀來。

然而，他們雖再沒有爭吵，到了那天的深夜，霞飛路近那小洋房一帶的人，均已知道，洋房裏的夫婦，已經有兩天沒舉炊的事，大家平日就對這雙夫婦十分好奇，如今更是個很好的茶餘飯後談

話資料。

奇怪的是，洋房的烟囱，雖然有兩天沒有冒烟，不過，到了入夜之時，那深垂的窗簾裏，仍舊是透出微亮的燈光來，這證明了屋裏一定有人。

連續又過了三天，那家小洋房重門閉戶的，沒有任何人出入，而烟囱却是三天沒有冒烟。

每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家洋房裏，大家對這件事有不同的猜疑。

有些人認為，小洋房裏的人，一定出了意外，最大的可能，是洋房裏有人生病了，亦有人用相反的意見，洋房內的一男一女，就算是病了，也不可能兩個人同時病倒那麼巧合，何況，就算是有人生病，也需要吃粥或其他食物，沒有理由完全不需要煮食的。

另外有人根本就拒絕相信，洋房裏的男女生病，若真是病倒了，他們必定得去看醫生，沒有道理，這三天之內，將洋房的門緊閉，完全無人出入。

儘管，大家都有不同的臆測，可沒有人想過要去洋房那邊叩叩門，給裏面的主人一聲問候。

也難怪的，平日這雙夫婦不像夫婦，父女不像父女的男女，見到街坊隣里，都是冷淡非常，特別是那個男的，更似對每個人都有一種敵視的態度，好奇心再重的人，都不能不想想，冒昧前去的結果如何？閉門不納倒還事小，被人扯到巡捕房去，可不是鬧着玩的。

何況，霞飛路上的人，至今還未知道，這雙神秘的男女，到底姓甚名誰？

當然，茶餘飯後，大家對這個熱門的話題，是會談個不休了。

第四天晚上，李宇博的舅舅嫁女兒，李家除了少雄要應付明天學校的考試，全都赴宴去了。

少雄獨個兒在家，自己做了碗肉絲■作晚飯，一邊吃着，一邊在燈前看着功課。

正在聚精會神之際，忽地，一陣急速的叩門聲，在外面震天作響。

有一點兒奇怪，這個時候，誰會到家裏來？少雄嘀咕着，還是跑到外邊應門去了。

門打開時，少雄倒是呆了一呆，站在門外的不速訪客，竟是一個面貌姣好，年約十八歲左右的妙齡女郎，而這個女郎，少雄可以肯定不是李家的親友。

「妳是……」

「我……我住在對面洋房的，先生，我家裏出了意外，請你過來幫幫忙好嗎？」那個少婦說話之時，臉上是一副焦灼的神色。

原來就是大家談得不亦樂乎的洋房主人之一，少雄登時大感興趣，尤其是她的說話，以及她的表情，都顯示出她的家裏，真的發生了很大的事，看她那種又震驚，又蒼白的樣子，少雄的心裏，激起了一份英雄式的俠義情懷，遂不假思索就道：「妳不用怕，無論是發生了什麼事，我都會幫妳的！」

那個少女立刻呈現出又感激，又驚魂未定的表情，對少雄道：「若是你肯幫忙，那就最好了，請你快點跟我回家去一趟，好嗎？」

雖然，少雄的身上，穿着睡衣，不過，他想到事情的危急，根本就沒考慮其他，關上了大門，

穿着拖鞋，匆匆忙忙，就隨着還未通名姓的少婦，走進霞飛路上，每一個人都懷着無限好奇的神奇洋房去。

×

×

×

李宇博與他的太太及其餘的幾個子女，赴宴回來，當幾輛洋車停在門外，李大嫂已經首先叫起來：「唉！少雄這孩子，唸書唸得那麼晚還不睡。」

李先生向屋子裏望了一眼，他看到書房那裏，仍然亮着燈，就道：「考試！」他怎可以不熬夜一點，難道他長得這麼大，還不知道，我們是多麼吃力，給他唸書的。」

「你就只知道要他唸書，從來沒考慮過他的身體是否吃得消？」李大嫂又開始他的囑咐。

李宇博今晚的心情，似乎是特別好，不打算與妻子吵咀，所以就道：「好好，都是妳說得對，我們這就進去，叫他早點上床，不就成了嗎？」

李大嫂聽了丈夫的話，臉上展露了勝利的微笑，其時李宇博已經用鎖匙把大門打開了。

當李家的人全部進入屋內，李大嫂首先走進書房裏去，一點也沒有看錯，房裏果然是亮了燈，燈下，李大嫂見到書桌上有許多攤開了的課本及作業，就跟平常少雄做功課時一樣，唯一缺少的，就是少雄的人影。

「這孩子，一定是溫習得好疲倦，逕自跑去睡了，竟然忘了燈！」李大嫂一邊自言自語，一邊把書房的燈熄掉，走出大廳。

「怎麼了，少雄還在唸書？」李宇博此刻已將外出衣服除下來，換上了睡衣，還坐在沙發上看今天的晚報。

「他已經睡了，書房不見人影。」李大嫂答。

當李大嫂更衣後，她就像平日一樣，巡視孩子們的房間，看看每個孩子在夢中，有沒有翻了被子。

走進少雄的房間時，房間裏很暗，沒有開燈，不過，李大嫂仍然很本能的，望了少雄平日所睡的床一眼。

滿心以爲，少雄必然是在床上睡着了，豈料一看之下，床上的被單放得整整齊齊，根本就沒有少雄的影子。

「奇怪，這孩子竟然並不是睡了，他人不在書房，上那兒去了？」李大嫂心裏感到十分奇怪，倒還沒有想到其他的事，接着她又到浴室找了一遍。

浴室當然也是空的，此時，李大嫂終於意味到，事情有點不尋常，她連忙奔回自己的睡房，將這個發現，告訴了丈夫。

李宇博已經上了床，然而，當他聽了妻子的說話，可就整個人跳了起來：「什麼？他上那兒去了？」

「我知道他上何處去了，還用來問你嗎？」李大嫂氣急敗壞的說。

李宇博從床上爬下來，就在床頭小几上把眼鏡拿起來，重新戴上，口裏說道：「妳先別急，我們到他的房間看看，可能他出去了。」

當李宇博夫婦重新走到少雄的房間，這一次，他們將衣櫃，床底的鞋，仔細翻了一次，最後，他們得出了這麼一個決定。

「沒道理，他的外衣完全在衣樹裏，球鞋和皮鞋也在，只是不見了拖鞋跟睡衣，這樣看來，他就是出去，也穿的是睡衣和拖鞋。」

「可是，他的人上那兒去了？」李大嫂極之想念兒子，擔憂的對丈夫道。

李宇博爲兒子的忽然不見踪影，已經十分焦灼，所以對妻子的話，回應得亦十分晦氣：「妳問我，我又去問誰？我要知道他上那兒去了，我就立刻可以將他找回來了。」

「我們回家已經差不多一個鐘頭了，要是真的如你所說，他穿着睡衣，不能去太遠的地方，也早應該回來的了。如今怎麼辦？」李大嫂急得簡直要哭出來了。

「找找吧，把其他孩子也叫起來，大家分頭去找！」李宇博終於出了這麼一個主意。

x

x

x

到了天亮，李宇博在平日，早該出門上班去了，但今天他仍然留在屋內，因爲他的孩子一夜未歸。

李大嫂不斷的在哭泣，少雄是她最疼愛的孩子，如今踪影全無，要尋找他，又無從着手，難怪

她哭得歇斯底里，甚至暈倒過去。

左隣右里的人，在天亮的時候，就知道少雄一夜未歸家的消息，李家的人曾到處去叩門，希望隣居可以告訴他們，昨夜曾經見過少雄。

可惜的是，隣居雖然和李家熟稔，偏是在昨天晚上，大家都沒有留意這件事情。

有人提議去報警，有人提議往李家相熟朋友家去走走，問問可有少雄的消息？由於李宇博夫婦爲此事折騰了一夜，好心的隣居，多數留在李家，一方面安慰李家衆人，另一方面幫忙李大嫂照顧其他的孩子。

這件事直攘到黃昏，李少雄仍然了無音訊，終於，李宇博決定了主意，就是到警察局去。

驚動了官府，李家內外都充滿了人，偵查部的課員，在李家的上上下下，仔仔細細的搜索了一遍，而且錄下了李家衆人及隣居的口供。

當衆人離開李家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了，爲了李少雄的失踪，大家又是担心，又是傷悲，所以許久也是無法入睡，何況，李大嫂的哭泣，一夜不止。

轉眼間，李少雄已經三天三夜沒有消息了，李宇博曾經多次追問過偵查部的人，但也沒有任何答案。

也難怪偵查部的人，連左隣右里都不知道，少雄消失的當夜，對面洋房的女主人，曾經過門造訪，既然不知道這件事，他們當然不會想得到，李少雄的失踪，與洋房的少婦有偌大的關係。

亦由於少雄的失踪，分散了左隣右里的注意力，這些人顧着討論李家的事，而忘記了洋房主人的事，他們甚至忽略了，這幾天李家的烟囱，究竟有沒有冒烟？

「奇怪，少雄這孩子平日十分懂事，更不似是個容易闖禍的人，沒道理這次會這樣的沒分寸，難怪李大嫂會這麼傷心，換了我一樣也會病倒。」

聽這些隣居的交談，都可以明白，李家如今是怎樣子的光景了？李大嫂憶子成病，已倒在病榻上，至於李少雄，顯然他從小至大，都是個很懂事，很討人歡喜的孩子，所以他的失踪，大家會如此關心。

「唉！有一件事，在李家的人面前，我一直不敢提起！」一個隣居突然重重的嘆了口氣，煞有介事的說。

「你知道些什麼？」其他的人，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問。

「我很懷疑，少雄這次不明不白的失踪，大概會是凶多吉少的了。」那個隣居愁鎖雙眉的道：「你們沒有留意，報上若有屍體發現的消息，可能會是少雄也說不定。」

大家聽了這個隣人的話，都嚇了一大跳，但隨即一想，亦覺甚有道理。

一個人不可能會忽然在空氣中消失，而又沒有影踪可查，少雄素來極有分寸，若他不是出了意外，根本不會失踪，不會連半點消息也不與家人通往。

李家的人，究竟有沒有想到這樣的事，隣居們誰也不敢向他們提起，但是，大家的心目中，早

已經覺得，李少雄是凶多吉少。

在李少雄失踪一個星期後，終於有人發現，洋房裏的一切，跟往日完全不同，非但烟囱裏沒有冒烟，同時，洋房內漆黑一片，這跟他們以往生活的規律，是完全相反。

反正，李少雄的下落，始終沒有消息，而報上這幾日就出奇的平靜，連偷竊的報導也沒有，因此，大家就會將注意力集中在洋房的人身上。

日復一日，洋房還是連半點動靜也沒有，而李家的那方面，却還是爲了李少雄的事悲嘆！

大家開始敏感的知道，洋房裏的主人，若不是已在大家將注意力集中於李家的事之時，悄悄的遷移到別處地方，就一定是他們發生了重大的變故。

而大家在茶餘飯後討論起這件事之時，都認定是後者居多，他們這樣的認爲，乃是因爲在李少雄失踪之前，洋房裏已有幾天亮了燈，烟囱裏却不冒烟。

可是，大家儘管這樣的想法，却沒有人主動去揭破此事，因爲他們跟洋房的主人毫無交往，對洋房的業主，亦是素不相識。

李家雖然一直是愁雲慘霧，可是，他們並沒有影响其他左隣右里的人底生活，只不過，最近發生和發現的事，加給他們生活上的調劑。

然而，他們得到了幾天的生活調劑之後，漸漸，霞飛路的空氣開始變了，令他們立刻就沸騰起來。

所謂空氣的轉變，絕不是說笑話的事，過了幾天，霞飛路上的居民，包括李家及小洋房附近的人，都可以嗅到，空氣中有一種難聞的惡臭。

這種惡臭並不是片刻消散，相反的是歷久不失，而且，是越來越厲害，中人欲嘔。

到了入夜之後，大家被空氣中這種惡臭，弄得嚙不下飯，甚至無法入睡，由於天氣已熱，許多人都衝到街上來，大伙兒齊齊討論這件事。

街上許多人都在議論紛紛，不過，最後，有一個心水清的人道：「也許是我的敏感，我今天下班時，經過那家洋房的門口，就發覺那兒的臭味最厲害，我根本就沒有辦法忍受。」

「咦！據你這麼說，會不會臭味就是從這兒發出來？」立刻就有人道。

「越說越似了，可是，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闖進屋裏去，看看屋裏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有些性急的人，甚至立刻就說。

「不可以，就算是洋房裏的人，都已不在，但這房子的業主却是大家惹不起的，你們千萬別再衝動，鬧大了此事，誰都沒有好處。」

「可是，左不成，右不成，總得想出一個辦法才行的。」

「去警察署一次吧！」

「這種事怎樣說出口呢？」

「我們可以告訴警察署，這一區有種中人欲嘔的異味，而大家覺得，這種異味，就是從那洋房

裏發出來。

警察署派了許多人到霞飛路去，可是，他們叩了許多次門，但洋房裏却沒有任何反應。而洋房的業主，亦被警察署的人請來了，據這位雄霸上海灘的人所說，他未接過洋房的人底通知，要遷出去，他還說，他還收到洋房主人本月份的租金。

話雖如此，但是，洋房裏的人顯然都不在屋內，警察署的人，爲查明空氣中惡臭的來源，就問洋房的業主要了鎖匙，將洋房的門打開。門打開後，那股可怕的惡臭，簡直就是撲面衝來，大隊人馬衝入屋內。

x

x

x

此時已是深夜，屋裏是漆黑的一片，當大家找到了燈的開關，把電燈的開關亮了之後，他們都立刻看到，大廳的地上，躺着一個屍體。

屍體是脹滿的，顯然是已經死了許多日，惡臭正是從這兒發出來，大家搜索了整個洋房一下，除了這個屍體之外，再沒有任何人。

大家亦翻過屋子裏每一個地方，他們終於發覺了一件事，就是全屋裏沒有一件衣物，就似乎屋裏的人，早就搬空了一樣。

至於那個屍體，是身穿着間條睡衣，足上是一雙家常所用的拖鞋。

當然，霞飛路上的人，過不了幾分鐘，就已經知道了洋房裏發生的事，然而，李家的人，更忍

不住衝進了洋房裏，屍體雖然已經發脹，可是，面貌仍舊是依稀的可以認得，這個屍體赫然就是失蹤了許久的李少雄。

李大嫂乍見兒子的屍體，當然是激動和悲傷，甚至一向十分硬朗的李宇博，亦幾乎暈死過去。大家都非常的莫明其妙，爲甚麼不知下落的李少雄，會死在洋房之內。

雖然，沒有人知道，李少雄爲何會在這洋房內死去，大家却隱隱覺得，洋房內那對神秘男女，與李少雄的死，必然有偌大的關係。

從業主的眼裏，大家才知道，原來那對神秘的男女，那個男的是姓古的，來租房子的正是他，不過，他只說自己是經商的，從未透露過，自己是與誰人居住。

故此，那個業主，還是在衆人口裏，才知道姓古的住客，與一個妙齡女郎同居，他也不知道，那妙齡女子，到底與姓古的男子，是怎麼一段關係？

李少雄的屍體，經過了驗屍官的檢查，才知道他致死的原因，不是被重物襲擊，不是給利刀刺死，而是活生生的給嚇死，因爲，他的衣服，是有些便溺的遺漬。

這個檢查的結果，更令大家一頭霧水了，少雄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還有什麼事，可以令他嚇得胆破，屁滾尿流而死？

警察署的人認爲，李少雄的死，必與洋房的主人有偌大關係，決定要追捕那雙男女，由於那雙男女下落不明，他們不免就追問那附近居住的人。

很可惜的，這雙男女平日行動神祕，大家根本就不認識他們，縱然想幫個忙，也是無能爲力。李少雄的屍體，被家人領回去埋葬。不在話下，李宇哲爲兒子此事而感到無限哀痛，就是認識與不認識他們的人，都非常同情。

日復日的，李少雄的死，已變成了偵緝部的一家懸案，洋房裏姓古的男子，以及那個與他極不相襯的女子，就似在上海消失了一樣，再無影無踪了。

對李家來說，少雄之死當然是一個重大的打擊，然而，隨着時間的飛逝，李家的人那份哀傷，亦漸漸的淡去，隣家的人，亦已將少雄忘記得一乾二淨。

至於那間洋房，自從發生李少雄的事件後，早就在上海市出了名，因爲李少雄死得離奇，故此這間洋房，也就蒙上了一層神祕的色彩，再沒有人租來居住了。

幸好，洋房的業主，是金融界的富商，並不在乎房子的空出，既然房子空了出來，他只是每月派個人去收拾一下。

洋房變了凶屋，每月來打掃洋房的人，是個獨眼又龍鍾的漢子，他倒與以前的男女相反，對人極之友善，就可惜他容貌醜陋，雷飛路上的居民，不願意去接近他。

但說那是距離李少雄被發現伏屍洋房的一年後，那日正值初一，獨眼的老漢，照例又到洋房去打掃。

老葉進入洋房之前，曾與附近的幾個居民打過招呼，閒了幾句，當他進入洋房之後，那幾個居民，仍在自己的院子裏東拉西扯，談天說地。

距離老葉進去打掃大約半小時左右，那些在院子裏的居民，都聽見從洋房裏傳出了驚天動地的一聲慘叫。

每個人都面面相覷，一種「有事發生」的預兆正浮在心頭的時候，就見到老葉飛身奔出洋房。別看老葉平日老態龍鍾，走路一拐一拐似的，可是，他如今衝出洋房的速度，連十八歲的小伙子也比不上他。但見他扶着花園的小鐵欄，面色蒼白，上氣不接下氣的。

雖然，人們對老葉沒有什麼好感，這時由於好奇心的驅使，紛紛都奔了過來，詢問他發生了什麼事？

好久，老葉總算才緩過一口氣，道：「骨……」

只吐出這樣一個字，衆人都不明白，老葉究竟遭遇到什麼事情？

「裏面有骨頭，像……是人的骨頭！」終於，老葉將自己所遇的事情，說出個大體來。

衆人一聽，可真是大吃一驚。當日發現李少■在裏面伏屍之時，偵緝部的人，已將洋房裏裏外外搜索一遍，若真的還有骨頭，何以那些人當日沒有發現？

然而，看到老葉那副樣子，却不似是裝模作樣，於是，有人就道：「老葉，你先別驚慌，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你仔細告訴我們！」

「人的骨頭，我剛才在掃地之時，也不知怎地，掃了一塊骨頭出來，那……塊骨頭在我掃把碰到它的時候，竟然會跳動起來。」老葉總算把自己的遭遇說得清楚點兒了。

「有這樣的事？」老葉的話，令左隣右里幾個人，震動得變了臉。

正當他們猶疑着，要不要陪老葉進入那家洋房去看看的時候，忽然街上鬧哄哄的，有一簇人，正向洋房那邊走過來。

人隊裏有警察，有霞飛路的街坊，還有些小孩子，當他們走近時，大家不由自主的■呼起來：「噢，那不正是洋房的那對神秘男女？」

大家並沒有看錯。人隊裏有一對男女，正是大家曾經對他們發生濃厚興趣的，失蹤了差不多一年的那■男女。

「誰找到他們的？是警方找到他們的嗎？」

有人悄聲的說着，大家還沒有找出答案的時候，那隊人已擁到洋房之時，就將所有人趕開，然後衝進洋房裏。

在這些人湧進屋內時，就聽到其中有一個人道：「你們說裏面有塊人骨，你們就進去給我們找出來，若是找不到出來，你們可又會被多控一項罪。」

老葉與剛才跟他說話的那幾個人，聽了這一句話，都是嚇了一跳，隨着，老葉不得大叫起來：「可不是嗎？果然真的有骨頭，這間屋有邪！」

走在最後的一個警員，聽了老葉的話，連忙收住腳步，轉過頭來，找到說話的人，道：「你剛才說些什麼？」

「我……我……」老葉是個老實人，見到警員，臉色立刻又變得蒼白，要說的話，也結結巴巴的說不出來。

「你還是隨我進來吧！」警員似乎是見慣那些懼怕與他們說話的人，干脆也將老葉扯了進去。老葉聽了，臉青唇白，不住後退的說道：「我……這不關我的事，這與我沒有關係的啊，你們別來抓我。」

老葉的反抗沒有任何用處，無論他怎樣的叫罵，老葉還是給他們扯進去了。

每個人都知道，曾經失踪了幾乎近一年的那雙男女，已經被偵緝部的人抓住，同時，那幢神秘的洋房，居然有人骨出現，大家更是議論紛紛，甚至有人懷疑，那雙男女定是殺人兇手，在洋房內殺過人。

然而，事實上，洋房裏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那雙男女，到底是什麼人？他們之間，是父女？夫妻？還是不見得人的野鴛鴦？

大家的議論紛紛，好奇到了極點，而最關心這件事的，當然就是李宇博一家人，因為他們的兒子，莫明其妙的死在這間屋子裏。

過了三天，報上就刊登了有關這宗怪事的消息，報導極之詳細，大家爭相閱讀這項消息，埋藏

在他們心內的疑團，完全解開了。

原來，他們猜測完全錯誤了，洋房內的男主人，叫做古瑞麟，那個妙齡女郎，却叫做梅杏芳，他們當然不會是一對父女，也不是夫妻，更不是不見得人的一對狗男女，古瑞麟是一個很出名的考古學家，年輕的時候，還曾留學德國，而梅杏芳却是他的學生。

據報上的報導，梅杏芳與古瑞麟，在一年多之前某日，在閩北那邊，偶然的找到了一塊人骨，於是，他們就在霞飛路租了那幢洋房，專心一意的進行研究工作。這就是霞飛路上的居民，誤解他們關係的開始，其實，他們在那幾個月裏，都因全心全意，研究那塊骨頭，作息定時，不似一般人的生活，其他人對他們的誤解，他們壓根兒就不知道。

就在李宇博他們赴宴的當夜，洋房裏發生了一件意外，在吃完晚飯之後，梅杏芳像平日一樣，在廚房清潔碗碟，而古瑞麟對那塊人骨端詳之時，因為疏忽了，沒有像平日那樣，戴了手套才去捧那塊人骨。

觸摸那塊人骨時，手上有種灼痛感覺傳來，古瑞麟本能的丟下頭骨，再看看自己的手時，已經紅腫起來，這顯示人骨的表層，可能含有一種劇毒，古瑞麟知道自己中了毒，連忙向梅杏芳呼喚。然而，當梅杏芳聞聲，從廚房裏出來的時候，就看見教授倒在地上，她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時沒有主意，連忙就奪門而出，向附近人家求救。

當然，梅杏芳找到的人，就是李少雄，根據梅杏芳及古瑞麟向警方偵緝人員所說的口供。

當然，李少雄奔到洋房裏，見到不圖人事的古瑞麟時，十分驚異，就向梅杏芳詢問，然而，梅杏芳才要開口，被丟在地上的人骨，忽然跳了起來，就衝到李少雄的面前，李少雄幾曾想到自己會遇到這樣的事，驚叫一聲，連忙就逃，可是，那塊人骨，像是長了眼睛似的，直瞧他衝過去，就似追趕他一樣。

在一邊的梅杏芳完全呆住了，而可憐的李少雄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之下，遭遇這麼可怕的一件事，他走了幾個，終於整個人似虛脫了似的，倒在地上。

梅杏芳在口供時說，當李少雄暈死過去之後，那塊會飛的骨頭，忽然的飛向房間，她當時嚇得半死，根本不敢衝入房內，面對客廳內倒下的兩個人，完全沒有主意。隔了會兒，她緩緩走近李少雄的身邊，摸摸李少雄的鼻端，意外地發現李少雄完全沒有呼吸，她的驚慌，倒真的是到了極點。還幸，她見到古瑞麟的呼吸急促，顯然還沒有死去，於是，她慌忙拖着古瑞麟的雙腳，拉出後院，呼來一輛黃包車，就將他送走。

至於霞飛路上的人，在李少雄出事之前，就發現洋房的烟囱多日也沒有冒烟，據口供說，那幾天的黃昏，古瑞麟與梅杏芳都出去圖書館找資料，路上的人沒見到他們進出，因而產生胡思亂想而矣！至於那塊人骨會飛，以及古瑞麟觸摸到它，而至中毒的事，可能是那塊骨頭在地下日子久了，本身腐朽顯然含毒，而骨頭飛起，就只有一個迷信的解釋，死者不滿自己遺骸被人取了一塊研究，冤魂鬧事。

重影

余達仁走入虹采照像館時，他的心頭，是跳得十分的厲害，而他的神色，却是喜氣洋洋。

難怪他的，辛苦了整個月，爲了應付他在中學最後一段日子的畢業考試，昨天成績公佈，他不但獲准了畢業，而且成績很高。

余達仁的家境不俗，又是家中的獨子，當他得到畢業成績的結果時，他早就跟父親商量過，會繼續升學。

能跨往大學之門，讀他醉心的歷史系，是余達仁最大的願望，故此，他昨夜才行過畢業禮，今天就特地換過嶄新的衣服，將自己刻意打扮，興沖沖的走進照相館了。

「老板，我要照相，是用來報考大學入學試的，你要留神給我照好才行。」

對一個才十八歲的男孩子來說，中學畢業已經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尤其是他的成績優異，在他年青的腦袋裏，要是他能更跨進一步，成爲一個大學生，他更可以傲視同羣，社會地位也由此高人一等。

有了這種心理，余達仁對老板這番話，就不了解，如果能讓全世界知道他是個快要進入大學的人，他真的是會毫不考慮的叫出來，就可惜沒有方法。

到底，那年頭能唸大學的人並不多，大學生是受人尊敬的，所以那照像館老板聽了余達仁的話後，臉上立刻出現了欽佩的神色。

「噢，先生，原來你是準備考大學的，真難得啊！考大學不容易吧！不過，像先生你這樣子，看上去就知道是個聰明人，一定可以考上，一定可以考上的。」

雖然，余達仁從來不認識這位照像館的老板，但恭維的說話，總是人人愛聽，故此，當那老板這番話令余達仁飄飄然之際，余達仁就同時對這老板發生了無限好感。

「老板，你既然這麼明白，就會兒替我拍照，請特別留神，照得好一點。」盡管，余達仁被捧得心花怒放，却仍然沒有忘記，自己來這兒的目的。

照相館的老板，聽了余達仁的話，連連地說：「放心，先生，請你放心，一定照得好，一定照得好，若洗了出來，到時你不滿意，我不收一分錢。」

得了照相館老板的保證，余達仁真正如釋重負地笑了笑：「那太好了，現在就可以照嗎？」

「當然，當然，請進來這邊準備。」

余達仁臉對那四方木頭匣子的照相機時，端的是正襟危坐，神色緊張得很。

當照相館的老板，要求他裂咀微笑時，余達仁才勉強的將唇角掀起了少許，不過，弄了半天，分別拍了三張不同的照片，總算是完成了。

「老板，你是知道的，我拍這些照片，是趕着報名考大學的，你要盡快洗出來給我才成。」

「這不用說，先生，你放心吧，我不會誤了你的事，後天晚上你來拿吧！」照相館的老板笑瞇瞇的說道。

「後天晚上才可以洗出來，這麼晚呀，可以早點兒吧？早上行不行？」余達仁心急如焚的說。
「先生，你可知道，洗照片有多複雜，你又要求放得漂亮，太性急是不行的，我已經特地趕給你的了。」照相館的老板，仍然是不急不忙。

爲了要先給別人一個好印象，照片的好壞，是跟自己的前途有着直接關連的，余達仁不得不承認，對方的話是很有道理，只得無可奈何地點頭。

×

×

×

余達仁再次進入照相館的時候，正是拍照後第三天晚上，那老板，依然笑臉可掬的迎着他，態度熟絡得就像認識了余達仁多年似的。

「余先生，你真的準時，昨晚我們特地給你趕沖底片，現在照片已經照好了。」

余達仁本來就擔心，照相館的老板，是否會守信用，如今說照片已經準備好，不由得心花怒放，連忙就道：「那太好了，照片呢？」

照相館的老板笑瞇瞇的，就在抽屜裏拿了一張照片出來，遞到余達仁的面前，道：「拍得十分理想，要不相信，先生你大可以看看。」

趕忙抽出照片，果然照片拍得他溫文爾雅，還頗似個讀書人，余達仁本能的露出滿意的微笑，

然而，當他再仔細瞧清楚時，他的臉上，開始沒有笑容了，兩道濃濃的眉，亦緊緊的蹙在一塊。

「怎了？這樣的照片，難道你還有不滿意的地方？」照相館的老板，發覺這位年青的客人神色有異，連忙就問道。

「老板，何以我的頭部，有個淡淡的影子？」余達仁說話時，就將自己的照片，遞給老板，口中繼續說道：「這團淡影，究竟是什麼東西？」

老板帶着懷疑的神色，將照片取過來，看了一眼，就說：「什麼淡影？我沒看見。」

余達仁聽見老板如此回答，很是生氣，他的聲音也顯示出他心中的不滿：「老板，我看你的眼睛一定有毛病，你說過照片不令我滿意，不收費用的。」

這番話可提醒了曾誇下海口的照相館老板，他的臉上立刻堆滿了微笑，同時說道：「先生，別急，先讓我看看清楚。」

語畢，他已經將擱在桌上的老花眼鏡戴上，還將余達仁的照片放到燈下，當他看了一眼時，忍不住就做聲了：「咦！好真的有團淡影。」

「可不是吧！」余達仁聽到照相館的老板肯承認，不免以利者的口氣，搶白了他一句。當他想到照片不如理想時，那份勝利者的優越又完全消失了，只說：「這怎麼辦，我已經跟你說過，這是我考大學用的，一定要拍得好，你怎地這麼糊塗。」

照相館的老板低聲下氣，解釋着說：「先生，你別心焦，可能是那些像紙骯髒，才會有這種現

象：這兒有半打照片，別張可能乾淨的。」他一邊說着，一邊又拿起其餘的觀看。

「不用看了，剛才我已經全部看過，每一張都是一樣。」余達仁冷冰冰的說。

照相館老板聽了余達仁這樣說，連忙就抓起其他的照片，飛快的看了一遍，不用聽他說話，從他的眼神，就已知道，余達仁的話是一點兒也沒錯。

「怎麼樣？」余達仁生氣自己的照片，有了這麼大的瑕疵，所以，他的話也變得冷冷的。

「真的是沒道理，讓我先看看底片。」照相館的老板此時再也■不出笑容來，他說話之時，就抽出了照片的底片，在燈前照着。

「奇怪，果然是有一團淡影，這真是沒道理的事，照片是我親手拍的，當時的情形，我是最清楚……」照相館老板看着底片時，忍不住自言自語。

余達仁可不耐煩了，他的口氣比剛才更不友善：「現在研究這問題，根本是無補於事，我想知道，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這……這……」照相館的老板期艾着，忽地又擠出笑臉來：「余先生，反正你的樣子還是照得清清楚楚，不若你就將就點吧……」

「這怎麼行？別的事情可以將就，這件事有關我考大學的，我不可以馬虎的。」余達仁毫不妥協。

「但是小店不過是小本錢經營，若然……不若你先付了錢，我再重新替你拍過一輯漂亮的，好

吧？」

「付錢是可以，但再拍的時候，你一定要留神，我不希望再是令我不滿的照片。」余達仁覺得自己已經讓了好一大步。

x

x

x

當余達仁握着手裏一大疊，厚得幾達一寸的照片時，他的神色是極之可怖的。

雖然，那天黃昏，照相館的老板答應，免費替他拍多一次照片，但他對那家照相館，已經完全沒有信心。就在那一夜，他除了再多照一次之外，爲免又不理想，他又再到另外一間照相館去拍另一輯照片。

可是他同時拿到這兩間照相館爲他所拍出來的照片時，他禁不住呆了，因爲這兩份照片，雖然將他的神韻，面貌，捕捉得非常之好，但在他的頭頂，總有一團淡淡的影，就和第一次他所拍的完全一樣。

余達仁的心裏極不服氣，亦懶得再跟這兩間攝影館交涉，就去城裏其他照相館再拍，拍出來的結果，就正如他此刻——

照片■起來厚達一寸，但每一張照片，不論是什麼地方拍攝的，全都和第一次同樣。那個淡影子，總是擺脫不了，就似乎永遠的隨着他一樣。

「這究竟是什麼東西？」余達仁極之担心的，暗自付道：「這團東西會是什麼？它一直這麼的

隨着我，爲何別人拍照，頭上都沒有這種東西，我該怎辦？要不要告訴爹娘！不，還是不能講，我是一個快要上大學的人，若被他們知道這樣的事情，也能令我困擾，這會多麼丟臉。」

當他決定將這件事隱瞞在心裏之時，他却極之恐慌，因爲有一個念頭，早已在他心底生了根，不過是他極力避免去想及而矣。

故而，他將這一疊照片握在手裏的時候，他的心內不安，是非筆墨所能形容，何況，他根本說不出這件事給別人知道，獨個兒担起這份恐懼，對一個十八歲、還是大孩子的余達仁來說，的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我要不要拿這些照片去報考呢？別人看到這些照片，會怎樣想呢？」余達仁要顧慮的，還有他考大學的問題，「還有三天，報名就截止了，要是我還不去，我會失去了一年的機會，但這些照片……」

心裏在猶疑不定時，房間門已被打開了，余達仁被嚇了一大跳，照片已來不及收好，只得順手抽起書桌上的一本課本，將那疊照片遮着。

「達仁，這麼晚了，怎麼還不睡？」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母親李氏。

「媽，我這就去睡了，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我見到你的房間還亮着燈，就進來看看你睡了沒有，瞧你，這幾天人都消瘦了，就是要應付考大學，也不用這麼勤力，身體重要啊！」李氏是典型的慈母，十八歲的兒子，在

她的腦中，頂多不過三歲。

「我知道了。」余達仁聽得有點不耐煩，就道：「妳快去睡吧，我現在上床了。」李氏進來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催促兒子睡覺，眼看兒子準備上床，她交代了兩句，便心滿意足去。

目送母步向門前，準備出去之時，余達仁神經質地，忽然將母親喚住——「！」

「什麼事？」李氏聞聲，住了脚步，回頭就問。

「妳……妳仔細看看我，究竟有什麼不同了？」余達仁說話時，聲音有點抖起來。

但見李氏以十分奇怪的神色，望着兒子，半晌才道：「你在說點什麼？」

「媽，妳不覺得我有什麼特別嗎？」其實，余達仁的意思，是想問問自己的母親，到底是否看到，自己的背後的那團淡影，可是，他又怕打草驚蛇，不敢將象言明，所以他的問話，就變得十分之含糊。

「你兩個眼睛發紅，一定是睡得不好，還是早點睡覺吧！」李氏對兒子說話時，神態自然，充滿着憐惜。

「媽，我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你有什麼特別？你還不是平時一樣？只不過說話時有點瘋瘋顛顛了！」李氏應着，就走出余達仁的睡房，隨手替他關上了房門。

余達仁聽了母親的話，一顆心總算踏實了點兒，但仍然忍不住自言自語：「難道我真的什麼事也沒有？不，不可思議的，也許媽已老了，看不清楚，也許她是看見了，却怕嚇着了我，所以不忍心告訴我！」

余達仁說着，忍不住回頭張望，可是，背後除了有他投射在牆上的影子之外，什麼也沒有。他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向衣櫃的鏡子走去。這一次他瞧得清清楚楚，鏡子裏的自己，的確是平時熟悉的自己，完全一樣。

「奇怪，爲什麼會是這樣，我的背後？我的身■附近，究竟有點什麼？照片的淡影，是不容抹煞的事實！」余達仁仍舊苦惱的自語。

x

x

x

余達仁是很吃力的才來到城隍廟的，本來，城隍廟離他的家亦不很遠，僱頂轎子，走二十分鐘左右，就可以來到的了。

城隍廟的香火很旺，幾乎每一天，都有許多善男信女，來這兒進香，唯是如此，余達仁才要偷偷摸摸的前來，因爲他恐怕會碰到認識的人。

一個中學畢業生，居然來廟去求泥菩薩，在余達仁的心目中，這是落伍而又可恥的事，更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但他昨夜思前想後，却發覺唯有來到這裏，發生在他身上的疑團，才可能會有個答案。

此話可要說回頭了，城隍廟香火之所以如此旺盛，廟裏的主持明空和尚，居功至偉。

明空和尚善卜吉凶，可教那些善男信女趨吉避凶，同時他懂陰陽，能測人的過去未來，雖說等閒之輩，不輕易獲得他的指點，但真正有大難的人，只要與和尚有緣，還是得到滿意的回去。

余達仁既然是在廟上居住，當然聽過不少關於明空和尚的推崇，以前，當他聽到這些話，他會很理智的，嘲諷此乃無知婦孺的迷信，但怪事發生在他身上之後，他却覺得，明空和尚可能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給自己指點迷津的人。

佛門本是清靜地，佛門的人，應該是化外之民，可是，當那臉孔本來冷冰的小沙彌，在見到余達仁掏出一疊鈔票時，他的臉色立刻如春雪遇到太陽一樣，剎那間，笑容又是親切，又是溫暖。

「施主，請到後堂用點齋菜。」

對小沙彌前倨後恭的態度，余達仁半點也不意外，他是早有準備而來，故而立即說道：「齋菜我就不吃了，只求能見明空方丈一面。」

「施主，你要見我們方丈？這個……」小沙彌倒很意外余達仁的目的，他上下打量着余達仁，滿臉猜疑。

余達仁也是個精明人，他深深明白，欲要見到明空和尚，必須通過小沙彌這一關，因而，他就耐着性子回答：「是的，我希望能見見明空方丈，求他指點迷津。」

「施主，明空方丈很忙，何況，現在又是他主持午課的時候，你找他，不會是爲了男女間的煩

惱事吧，我們出家人，不理這種塵俗事的。」

「你放心，不是這件事，求你行個方便，替我通傳一下。」余達仁邊說，邊從袋裏再掏出一疊鈔票。

小沙彌立刻阻止他道：「你誤會了，施主，我只是要問個清楚，以免受方丈責備，這樣吧，煩你在此稍候，我這就進去，看看有沒有機會跟方丈談談，不過，方丈肯不肯見你，我可是不敢担保的了。」

目送那個小沙彌進入後堂之後，余達仁的內心，真的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既是担心明空和尚不知肯否見自己，亦担心萬一見到明空和尚，自己心裏的懸疑，不知如何啓齒才好。

就在他惶恐的時候，小沙彌急步的在內堂裏轉出來，當他來到余達仁的臉前時，馬上說道：「施主，你與我們方丈果然有點緣份，我才進去之時，午課剛好完畢，方丈還未待我開口，就向我問道：「悟憚，外邊是否來了個年青的施主，快帶他進來，這廟裏今天來的香客雖多，但論年紀，你是最後生的了，咱們方丈要見你，這可不正是你的緣份嗎！」

平時，余達仁很不耐煩別人說話嚕嚕囁囁一大串，如今他却很有耐心的聽着那個自稱悟憚沙彌的話，當他聽見明空和尚居然有未卜先知之能，知道自己到來，他對明空和尚的信賴，頓時已增加了好幾分。

×

×

×

明空和尚的名字，余達仁從小聽到現在，而親眼目睹，此刻還是初次，在余達仁的想像中，明空和尚一定是一個臉目慈藹，年紀老邁，身子肥胖的化外高僧。

可是，當他來到靜室，見到明空和尚的第一眼時，明空和尚的外型，與他的想像，實在相差太遠了。

明空和尚瘦得像一根竹竿，他的顴骨高得厲害，以致兩隻眼睛，像深陷下去。他的年紀沒有想像中的年青，大約還是五十歲左右，就與余達仁的父親差不多的年齡。

無論用什麼角度去看，明空和尚都不可以稱得上是■仁慈可親的世外高僧，別的不用說，單是他那■眼睛，打量余達仁的時候，就足夠余達仁感到，猶如有兩柄森寒的利劍，直刺心底一樣。

「明空方丈，我……」余達仁在明空和尚凌厲的目光下，平日流利的應對，一下子去了九霄雲外。

「施主，你好年青，我是方外之人，你的姓名，我不需要知道的。」明空和尚開口了，他的說話，並不柔和，倒似兩■金屬敲擊之時，鏗鏘有■，而那■聲音，也是極之刺耳，教人聽得很不舒服。

「是，是的。」

「施主，你不用說，我也知道你找我幹什麼來着！」明空和尚說話時，兩隻眼睛，又冷冷的打量着余達仁，「瞧你的眉心烏黑，就知道你有問題了。」

余達仁聽得明空和尚這麼輕描淡寫說着，就把自己的心事抖出，他又驚又喜的道：「方丈，我出了麻煩，我懷疑自己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此際，余達仁已相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人能够幫忙他，這個人一定就是明空和尚，所以，他不再猶疑，就將近日去拍照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明空和尚在他說話之時，低垂着眼，就似入定一樣，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將余達仁的話，聽進耳裏，然而，余達仁將話說完之後，他仍然沒有抬起頭來，連眼睛也沒有張開。

看到這個情形，余達仁心裏十分恐懼，他連聲低喚這個和尚，却沒有得到任何反應。

靜室在這一刻，真的是安靜到了極點，甚至，余達仁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他驚惶地，不知明空和尚是要自己退出去，還是要自己如何去解救自己。

他不敢就此退出去，也不甘心，得不到任何答案，就引身而退，隔了片刻，余達仁又再輕輕嘆了他幾聲。

明空和尚終於將眼睛瞪開來了，當他眼睛一睜，余達仁立刻被那雙如寒剪似的眼光，嚇得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

「難道你至今還不知道？」明空和尚開口了。

沒頭沒腦的一句話，余達仁目定口呆，除了心房劇跳，就是應不上半句話來。

「你眉壓烏雲，臉如金紙，你的背後，有個冤魂追着，你的肉眼雖然看不到，但一被那黑相機

拍下來，冤魂就無所遁形，在照片裏原形畢露。」

余達仁聽得明空和尚這番低沉有力的話，半信半疑，禁不住顫聲的問：「冤魂的原形畢露嗎？方丈，照片只是出現一團淡影而矣，照片我已帶來了，請你過目一下，好嗎？」

明空和尚冷「哼」一聲，顯然十分不滿，余達仁竟對自己的話表示懷疑：「不用看照片，冤魂就是一縷輕烟，能隨時隨地變形的，只有你這種乳臭未乾的小子，大禍臨頭，還不知死活！」

被明空和尚如此譴責，余達仁的臉色，頓時間完全失血：「方丈，我怎麼辦？爲何冤魂會纏着我？可有解救的辦法？我的下場又會如何？」

「再過七天七夜，你眉心的烏雲，就會籠罩着你的面，當你的臉孔完全變黑時，冤魂也完全霸佔了你的身子，你不會如此死去，不過就會變成行屍走肉，再也沒有記憶，沒有理性。」

雖然，此刻不過才下午兩點左右，靜室的窗外，還射進一道陽光，可是，余達仁却猶如坐在冰天雪地之中，從頭頂直冷至腳底。

假如，明空和尚的話是真的，那麼，自己的收場，簡直是比死還更慘，這怎教余達仁不心寒的呢？而且，到了此刻，余達仁對明空和尚的話，又如何會不相信呢！

「方丈，可有解救的辦法？我求你，你救救我，你救救我吧！」余達仁說話之時，已跪倒在明空和尚面前。

沉吟着，明空和尚的眼睛，又疲倦的闔攏起來：「你起來吧！佛祖降生，也爲了普渡衆生，我

「一生奉祀，既然有這等事，豈會袖手旁觀。」

沒料到，明空和尚會這麼爽快，肯答應挽救自己，儘管，余達仁還未知道，明空和尚會用什麼方法幫助自己，但懸於半空的心，也篤定了許多。

「你靜靜■我說吧——」明空和尚的語調，此刻轉得十分低沉。

×

×

×

按着明空和尚的指點，做了幾壇法事，余達仁的心理，是得到很大的安慰。

接着下來，他要應付學校的考試，然後，在放榜的時候，他知道自己榜上有名，他的心裏，才回復了平日之歡愉，畢竟，能够考上大學，是他夢寐以求的事。

距離開課的日子越來越近，余達仁的心情也越來越好，過不了幾天，他非但是城裏最出名的大學之學生，而且他還可以真正的獨立了。

他曾費了不少唇舌，才說服了雙親，讓他在學校寄宿，對一個獨生子來說，能擺脫父母的管束及照顧，是一件特別興奮的事。

雖然，宿舍有宿舍的規矩，可是，當余達仁想到，以後睡不着的時候，他可以跟同房的同學聊聊，冬天不穿棉襖，也不會有人囑咐時，他仍然是萬分的高興。

而在開課之後，他這一切的理想，果然都全實現了。

最令他覺得安慰的，就是他同房的孟仲謙，來自湖北的同學，跟自己志趣十分相投，他們才認

識半月，已經成爲好朋友了。

這一夜，仲謙要回課室補課，余達仁在晚膳之後，就回到自己的房間溫習了。

由於他在中學的時候，功課相當不錯，所以上了大學，在唸書方面，他並不感到太吃力。

不過，他一向是個好學生，盡管功課並不太吃力，但是，他仍然埋頭在課本裏，一口氣溫習了

幾篇講義。

在眼睛感到疲倦的時候，他才抬起頭來，本能的要看看床頭小几上的時鐘，究竟是什麼時候了呢。

當余達仁這一舉頭，望向時鐘之際，一件奇怪的事，令他完全呆了。

因爲在牆壁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在晚上亮燈的時候，每個人都一定會有投影的，這根本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完全不值得大驚小怪，可是，達仁發呆的，就是他見到牆上的影子，竟是兩個。

他自己倒十分清楚，這個房間，就只有自己獨個兒，但此刻的影子，竟有兩個，那是意味着什麼事情呢？

剎那間，余達仁又驚又怒，驚者是■上的兩個影子的存在，怒者是他費了那麼多的財，原來城隍■那個明空和尚，居然是欺騙自己的。

雙眼發直看着牆上的兩個影子，過了許久，余達仁仍沒有勇氣回轉頭去，望一望自己的背後，

他害怕站在自己的背後，會是一個臉目猙獰，有頭沒腿的鬼物。

「你爲什麼要追着我，你要有本領，就現身出來，走到我的面前來，別在我的背後。」當余達仁神經質的在大叫之時，他的聲音却是顫抖的。

「噢！達仁！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你，發這麼大的脾氣幹什麼呢？」忽然，一聲聲音自達仁的背後响起。

余達仁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無意識的大叫，居然得到回答，他倒是嚇了一大跳，再也忍不住，赫然轉過頭去，準備面對現實。

果然，他背後是站立了一個人，不過並不是他想買的一張猙獰或滿臉鮮血的鬼怪，相反的，站立的正是自己極之熟悉的一個人。

「達仁，你怎麼了？我才從圖書館裏回來，你怎可以怪我站在你背後，莫非我嚇着你了！」說話的人溫和地望着臉色青的余達仁。

心裏長長的吁了口氣，但自己剛才的態度，余達仁却找不出可以解釋的話，只好勉強的笑了一笑，然後期期艾艾的道：「我唸書唸得太疲倦，所以胡言亂語。」

這個解釋的確是太勉強了，孟仲謙的臉色充滿了懷疑。他關了房門，順手將書本放在書桌上，走到余達仁的前面，仔細的打量着他。

「你的臉色果然很白，還是早點睡覺吧。」當孟仲謙說話之際，眼睛有意無意之間，望了牆上

投影一眼。

可惜，余達仁正低垂着頭，沒有見到孟仲謙的情形，他這時的心裏，已經轉了許多個念頭，他忽地捧着腦袋，說道：「我的頭有點痛，仲謙，我想把燈關了，好好的睡一覺，你不反對吧？」

「不，我反正也睡了，」孟仲謙說着，就順手將電燈關上。

頓時，屋裏變成漆黑一片，余達仁像逃避什麼似的，連忙躲上床去，他要求立刻關燈，主要的目的，就是懼怕孟仲謙發現牆上影子的事。

當習慣了房內黑暗的環境，余達仁藉着窗外透進來的月色，悄悄的環視了房間一眼，只見隣床的孟仲謙，一動也不動，似乎已進入夢鄉。

而他再看看牆壁，影子早就消失了，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而定下心來，他的驚慌是自心底裏發出來的，他徬徨着，自己今後該怎麼辦？

×

×

×

與余達仁平日談得來的朋友，都發覺，余達仁變了，而且變得十分厲害。

本來，他是個很開朗的年輕人，平常十分愛笑，但如今他像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苟言笑，甚至一天之中，亦難得聽見他開口。

最令大家奇怪的，還不止這些，他無論是排隊也好，放學也好，總是走在最後，這種情形，並非一次，兩次，而是經常如此。

孟仲謙與他是最好的朋友，又是同學，然而，無論他如何的向達仁查探，達仁總是推說沒事。像今夜，孟仲謙又向余達仁關心的詢問他近日來的事，余達仁像平時那樣，根本不承認自己有任何心事。

當下，孟仲謙再也忍不住就道：「達仁，你不要騙我，我已經知道了。」

余達仁聽得孟仲謙這樣一說，頓時，神色變得十分緊張，他連忙就問：「你知道什麼？」

「我知道你何以變得這樣，因為你比別人多了一個影子，對嗎？」孟仲謙坦白的說。

「你怎會知道的？」余達仁說這句話的時候，臉如死灰，直似被判了死刑一樣。

「我親眼看到的，」孟仲謙冷靜地說道：「不要忘了，我們是同房，達仁，其實，發生了這種事，也不需要這麼自卑，你這樣畏縮，又不與人打交道，只將心事隱藏着，又有什麼作用呢？」

既然孟仲謙說出了自己的秘密，余達仁也明白無法隱瞞，故而懊惱的說道：「你以為我喜歡這樣？」

「但你應該面對現實，找出這個因由來。」孟仲謙很鎮定的說。

「我怕……我……」余達仁驚惶地說道。

「你別怕，我可以幫你，現在已經夜了，我們先睡覺吧！明天我們再談。」

余達仁已完全沒有了主意，他對孟仲謙的話，只能點頭，接着，他就準備上床去。

孟仲謙望着余達仁步行到床邊，忽地，驚叫起來：「達仁，你看看牆壁。」

余達仁聽了這聲呼喚，很本能的就向牆壁上望了一眼，而耳畔聽見孟仲謙又叫起來：「你看，牆上又變回一個影子了。」

「是，這是什麼道理？我已沒事了吧？」余達仁如釋重負的嘆了口氣，却又連隨道：「什麼事還是明天再說，我已經疲倦了。」

「好的，明天再說吧！」孟仲謙回答之時很是驚異，剛剛余達仁的臉色及精神，還是好好的，然而，如今余達仁却似乎像身體十分疲倦虛弱似的，明明牆上的雙影，忽然變回一個，應該是極之令人興奮的事，但他的反應並非是自己想像的強烈。

「達仁，你怎麼了？是否忽然覺得不舒服？」孟仲謙關切的向躺在床上的余達仁問。

微微的張開眼睛，但樣子看來比方才更疲倦，只聽他道：「我好倦，有什麼明天再說吧！」語畢，他又重新閉上眼睛來。

「好吧！你快點休息吧，要是有什麼不舒服，你別怕吵醒我。」孟仲謙無奈的道。

達仁躺在床上，沒有反應，顯然已經熟睡了，孟仲謙見到這個情形，只有自己脫衣上床。

一宿無話，在次日清晨，孟仲謙首先醒過來，習慣的望了隣床的余達仁一眼，但見他還睡得很熟，再看床邊的小鬧鐘，已經是七點了。

「達仁，起來啦！」孟仲謙逕自起床，口裏却向隣床的余達仁呼喚。

余達仁似乎睡得很香，對孟仲謙的呼喚，連一點反應也沒有。

孟仲謙逕自穿衣服，却又回轉頭來，連連向床上的余達仁呼喚了幾聲，仍舊沒有反應，直到他穿好衣服，他就走到余達仁的床邊，伸手推了他一下。

觸手之處，竟是一遍冰涼，而且余達仁的身子十分僵硬。

孟仲謙罵叫了一句，再本能的探探余達仁的鼻息，原來他早就沒有氣了。

宿舍在十分鐘後完全靜動，舍監，校長，全都湧到了孟仲謙與余達仁的房間，後來，校醫亦立刻趕到了。

到了傍晚時，孟仲謙坐在校長室裏，他的面前，有着校醫，校長，總監，幾乎學校所有高層人士都在坐。

「你是與他同房的，你應該知道有些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平時他可有毛病？」

孟仲謙將昨夜的事，老老實實的說了一遍，然後就道：「我大概在半個月前，發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余達仁有兩個影子。他自己亦爲了此事，不再開朗了，又不肯跟別人坦白相告，一直到昨夜，我再也忍不住，就說出這件事，並且答應幫助他找出根由來，豈料，在臨睡前，我忽然發覺，他投落在牆上的影子，只剩下一個，我立刻就告訴他，怎知道他的樣子忽然變得很疲倦似的，而且話也不願意多講，就上床睡了，若是我知道，他竟然會一睡不起，我在昨晚就會通知舍監。」

「你說他有兩個影子？」校醫在孟仲謙說完之後，立刻就好奇地問。

「是的，真是奇怪，一個人怎會有兩個影子？」孟仲謙回答時，也提出了心裏的疑問。

只見屋裏的人，將目光都轉移到校醫身上，看來，大家都覺得，這樣的疑問，只有校醫才可以爲大家解釋。

「這件事的確很奇怪，一時之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因由，也許，我可以回去找找資料看。」校醫說道。

余達仁在下葬時，孟仲謙及全系的同學都有去致祭，在歸途裏，忽然，校醫在背後將他喚住。

「我已找出余達仁有兩個影子的事，據一本關於醫學報告的書籍載，大約五年前，美國有一個人亦是像余達仁一樣情況，當他發現只有一個影子時，人已死去，後來他們找到許多資料證實，原來那第二個影子，是此人本身的靈魂，他的靈魂離開了身體，所以有兩個影子，可是影子變回一個時，表示靈魂已遠離他去，這個人的性命也不長久了。」

「人真的有靈魂嗎？」

「據醫學根據，人確有靈魂的存在！」

流毒

清苑縣也算得是個很大的地方，因為隣近就是大城了，所以縣裏亦極旺盛興華，一切工商業，雖比不上大城，亦漸漸有了規模。

說起清苑縣，最受注意的，就是它們知名的產品，即是三寶——鐵球，麵醬及春不老。

這兒的人玩鐵球的本領很高，會耍兩下招式的人，自然少不了它，年紀大的，閒時亦托着兩個鐵球在手上把玩，一來舒筋活血，二來亦可藉此練練腕力。

這兒的師傅，鑄製鐵球的功夫，真是頂瓜瓜，每個鐵球裏，還藏着許多小球，但外表毫無接駁痕跡，用掌心托着鐵球來玩之時，球裏的小球亦隨着連轉，同時發出「叮叮啾啾」的悅耳聲音，許多城裏的人，來到這兒，大批訂購這些鐵球回去賣。

春不老這種蔬類，雖說附近亦有出產，唯是清苑縣的特別肥碩，用來醃製，加香醋麻油涼拌，或者同肉類輩炒，都是極之可口，佐膳下酒均宜。

麵醬亦是到處都有晒製的，但西大街「槐茂」的醬菜店，却是遠近馳名，有不少城裏人，老遠跑到「槐茂」，就是爲了要買這兒的麵醬回去餽贈親友。

可是，這三種寶貝，說來說去，都不及東大街止陽樓的拉麵，清苑縣的人，閒着都極愛吃止陽

樓的麵食，當然，縣裏售賣麵食的，除了正陽樓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館子，然而正陽樓的麵食，却是最可口，不但麵身幼嫩，吃在咀裏，特別有勁。

中午跑入正陽樓，來一碗炸醬麵，或者來一碗高湯牛肉■，熱呼呼的，吃下咀裏滿足了味覺，肚子又可以填得飽飽！

縣裏其他賣麵的地方，生意跟正陽樓一比，可就相差得太遠了。

不過，正陽樓的生意，也不是獨市的，雖然它的■是這樣的受歡迎，亦無法獨霸其他■館，因為正陽樓的老板，開這館子兩年，錢賺得夠了，就不想辛苦了，故此，他的店子與其他不同，每天分兩段時間營業。

從早上九點至午間一點，又從黃昏五點到晚上九點，除這兩段時間，任何人拍門，都不會得到招待。

也幸好如此，清苑縣其他麵店，在正陽樓休息的時間，才可以做點生意，使館子可以■續經營下去。

除了縣裏的人之外，城裏慕名往正陽樓吃麵的人亦許多，因此，正陽樓在每天營業時間裏，俱是座無虛席，人頭湧湧的。

×

×

×

章阿泉本是清苑縣的人，可是，從前年起，他就到城裏去做管賬，不經不覺，有三年沒有返回

家了。

今年端午，章阿泉月付許久也沒回鄉，雖說家鄉已沒有什麼親人，自己亦無家室，然而，所謂生於斯，長於斯，離開久矣，總是惦着故鄉的人與物，章阿泉就問老板請了半個月的假，趁端午的時候，回到清苑縣去。

三年不回家，只覺故鄉的人與事，已經有了許多改變，就連新房子亦多蓋了許多。

章阿泉與郝老二是自小玩泥沙長大的，回到家鄉的第二天，就約了這個好朋友在茶館裏喝茶。

「老二，真想不到，出城三年，這兒變化會如此之大，新房子又多，孩子似乎也多了。」呷了一口茶，章阿泉就感慨的說。

「當然啦！你這次回來，許多人也見不着，三幾年間，西大街的舊棚，青石巷子的吳婆婆，都已死了。」郝老二附和着章阿泉的話。

「對了，我這次回來，很多地方都不同了，真的要好好逛逛！」

「阿泉，其實你不過比我小一年，瞧我，都有三個孩子了，你出去幾年，賺了不少錢吧，倒不如找個人，留在這兒做小買賣吧！」郝老二道。

「找個人？談何容易！老二，我可沒有你這麼好福氣，算了，像我現在也很逍遙啊！」

郝老二撫玩着茶盅的蓋子。忽地笑起來，說道：「阿泉，我看你是出城幾年，看慣了城裏的女人，當然看不慣這兒的土包子。」

章阿泉趕忙說道：「千萬別開玩笑，這幾年在外面，天天忙個不了，那裏有時間想這些，我也考慮過這個問題，奈何自己條件不高，那家的閨女，肯嫁我這種人啊！」

郝老二聽了阿泉的話，很是興奮，他大力的拍着自己的胸口，就道：「這一層你大可以放心，只要你想成家，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章阿泉對這個好朋友的熱心，真是有點啼笑皆非，他連忙岔到別個話題上：「這事慢慢談吧，你瞧，差不多中午了，不如回你家去，跟二嫂及幾個侄兒，一道出來午飯，讓我作個小東道。」

「他們吵得像猴子，帶他們出來頭痛死了，咱們兄弟倆幾年沒見，還有許多許多需要談談呀！說起來，有一間新開的正陽樓，那兒的麵，是最出名的，我們就去那兒吃麵，好嗎？」

「正陽樓，這名字我彷彿聽過。」章阿泉細細的喃着這個名字，忽然就道：「對了，是有一回在城裏聽到有人說過，正陽樓的麵頂呱呱，原來，這個正陽樓，就是在我們的清苑縣。」

「對了，自從正陽樓開了之後，縣裏其他做麵的，生意大大的減低，別多說了，我這就帶你去嘗嘗，那兒的麵真的不賴！」郝老二一邊說，一邊就站起來付賬。

「現在還早，在外面兜幾個圈才去吧！」

「還早？這個時候去，我已經擔心找不到位子，」郝老二說道：「你不知道，正陽樓是很奇怪的，他們每天下午都關門休息，這時候若不去，再遲一點可能望門興嘆了，快點走吧。」

x

x

x

章阿泉對正陽樓的事，聽過不少，然而，直到此刻，他才真真正正的坐在正陽樓裏面，咀裏吃着正陽樓最有名的炸醬麵。

「好，果然名不虛傳。」塞滿麵條的咀，吐出來的話，自然是十分含糊，不過，麵實在太好吃了，故此，就忍不住要叫出來。

郝老二聽到章阿泉頻頻誇讚那些麵好吃，就彷彿自己是正陽樓的老板，高興而又驕傲，自己一邊吃，亦一邊說道：「可沒騙你吧，所以我時常都跟人說，正陽樓的老板，能請到這兒一個高明的打麵師傅，他應該發財的。」

章阿泉聽了郝老二這話，不由住了筷，過去，對正陽樓的一切，他實在已經聽了許多，然而，他從來就沒有聽過，有關正陽樓打麵師傅的事。

「對了，這兒的打麵師傅究竟是誰？本地人嗎？怎麼從沒有聽人提起過他的？」章阿泉問。

聳聳肩，郝老二答：「這一方面，可真的沒有誰知道，正陽樓的打麵師傅是誰，這是他們的老板所保密的，唉，這也難怪的，鎮上每一個人，都是虎視眈眈，若知道他是誰，一定給別的人用重金拉走的。」

章阿泉想了一想，就問：「這真是沒有道理的事，若真有人存心要拉那個打麵師傅的，一定有辦法找得出他究竟是誰。」

郝老二放下碗筷，將頭湊近章阿泉，聲音亦壓得很低很低，道：「有許多事你是不知道的，誰

說沒有人動過腦筋，也有人曾經試過，等在正陽樓的後門，你是知道正陽樓下午有一大段時間休息的，而且，晚上比任何館子都要早打烊的，可是，等來等去也等不到任何人出來，而那個後門是正陽樓開舖後唯一的出入口。」

「說不定正陽樓有住處，所以，可能那個打更師傅，根本就沒有出去，所以就等不到。」章阿泉道。

「但是那人等了整整一個月，沒有放鬆過任何一天，就是沒有見過任何人出入。」

「爲何不叩門進去？」章阿泉提出很好奇的話。

「誰說沒叩過門，可惜沒有人應門，」郝老二道：「爲了這宗事，大家也曾經談論了許久，最後，大家都只有說同樣的一句話。」

「什麼話？」章阿泉更有興趣了。

「正陽樓的老板好厲害。」郝老二嚴肅的說。

兩人的話說到這裏，又轉到別的話題，他們談了一會，章阿泉站起來，就說：「今天茶喝得太多了，我得上上廁所。」

當章阿泉從便所裏出來之後，他沒有直接的回到樓面去，他却是在門間那邊去。

可是，他走近廚間的時候，就發現廚間的門，竟然是緊緊的關閉。

「奇怪，廚房起碼也有幾個大灶，一齊燒起來的時候，熱度是令人難以忍受的，這個廚子莫非

瘋了？竟把大門關得密不通風。一章阿泉的心中暗道：

就在他想偷窺之際，忽地，一陣人聲，從拐彎的地方傳來，章阿泉自忖不能被入發覺，眼觀四面，就發覺在廚房門對開院子，有一棵高大的槐樹，當下，他連忙竄過那邊，將自己的身子隱藏在樹後。

就在章阿泉剛將自己的身子隱藏好的時候，就見到一個漢子，走到廚門之前，這漢子向廚門以兩長兩短的方式，連續叩了兩次門。

忽然，門上有一個小窻自裏面打開來，章阿泉見到，那漢子將手伸進那個窻門裏，端了兩碗熱，正在冒的出來。

那漢子剛剛轉身，小窻子就砰一聲關閉，廚房的門，又回復剛才的緊閉，與外隔絕的模樣。

至於那個捧麵的漢子，完全沒有發現槐樹下有人偷窺，故此，他端了麵，就急急脚的，端到外面給那些客人。

饒是章阿泉在大城裏混了幾年，但眼前所見的事，却令他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他只是在心內暗道：「這實在太奇怪了，那兩長兩短的叩門聲，分明是一個訊號，如此看來，這間廚房的門，平時必然是緊緊的關上，就是等閒人要叩門，不懂得那個兩長兩短的暗號，裏面的人，根本就不會把門打開。」

一間麵館的廚間，居然弄得如此神秘，章阿泉簡直連做梦也想不到，特別是章阿泉剛剛才跟郝老二談過有關這兒的打麵師傅的事，如今目睹的，那種神秘情況，令章阿泉的好奇，到達了頂點。

一正陽樓的老板，既然開館子，應該是個正正經經的生意人，他就算害怕別人搶走他的打麵師傅，也不該神秘得這樣，何況，那個打麵師傅，亦不該任他擺佈，這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章阿泉望着那緊閉的門，腦海裏轉了許多念頭，却依然解釋不到眼前的事。」

隔了會兒，剛才端麵的漢子又進來了，由於章阿泉仍然是躲在樹後，因此，那漢子連望也不望院子一眼，就重覆剛才的叩門，又端了兩碗熱騰騰的東西出去。

待那漢子走後，章阿泉忍不住好奇，從樹後奔了出來，又再走到那廚門，心中暗忖：「假如我按着剛才的兩長兩短的暗號，再叩一次門，裏面的人，會不會將那個小窻子打開。」

「不行，若然他們開了窻，發現了我，又會如何呢？他們既然將一件最普通上菜的工作，弄得如此神秘，萬一給我發現了這個什麼秘密，他們又會如何對我呢？」章阿泉仍然在猶疑。

畢竟，人若對事物引起了好奇心，若是找不出答案，或者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會置身如千百隻螞蟥在噬咬着，章阿泉如今的好奇，已經到了極點。

終於，他鼓起了最大的勇氣，就在那個小窻子上，以兩長兩短的暗號，叩了那度門。

沒多久，小窻子果然應聲而開，却說窻子門打開，章阿泉跟窻裏的人打了個照面，頓時，在豔陽天，他却只覺全身發抖，從心裏打起哆嗦來。

首先，章阿泉見到的，是一隻捧着麵碗的手，這隻手沾滿了麵粉，却是血肉模糊的。

何止血肉模糊，當章阿泉順勢將綫從那隻手延展上去的時候，他看到的一張臉孔，却是凹凸不平，有些地方是腫起了大大小小的肉瘤，有些地方，却是破爛的，似乎還淌出血水來。

而這張臉孔，却有一半的唇片沒有了，白森森的牙齒，在缺唇的上顎，露了出來，而那一大一小的眼睛，瞪着章阿泉時，就像露出要噬咬他的光芒，這個人的頭髮，眉毛，已經脫落了不少，就是沒有脫落的，亦如乾草一樣，東一堆，西一堆的散佈在血肉模糊的頭皮上。

無論章阿泉在叩那小窻子之前，作了多少的臆測，也絕對想不到，自己會在窻子裏，看見這麼一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恐怖東西！

然而，就在章阿泉以爲自己墮入一個噩夢裏，不知所措的時候，窻子裏的人頭，忽地往後退，接着「呼」的一聲，小窻子的門重新地關上來。

一切回復了剛才的平靜，章阿泉却如噩夢初醒了過來，他喃喃的叫着：「我的天！老天，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一切都不會是真的吧！」

x

x

x

回到桌子前的時候，郝老二先起來了：「我的大爺，你這是幹什麼？我還以爲你掉進茅坑裏了，怎地去了這麼久，我差點吩咐人去茅坑把你拉出來。」

章阿泉對郝老二的諷刺，似是充耳不聞，他坐了下來，日光散渙地望着對面的朋友，可是，他

的眼睛到底看不看得清郝老二的面孔，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郝老二一番諷刺，沒得到章阿泉的回答，已經是十分詫異了，當他看清楚章阿泉，立刻就發覺對方的神色不對了。

「喂！你這是幹什麼的？阿泉，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瞧你，臉色好像紙一樣的白，你不舒服嗎？」

郝老二連串的問話，章阿泉都沒有回答，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回答的機會，因為，另外一個聲音，在郝老二語聲剛歇之時就响起來了。

「郝二爺，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啊！」

郝老二抬起頭來的時候，就發現一個穿着深藍色短衫褲，咀裏咬着一個象牙烟咀的中年漢子，立在桌前。

顯然，郝老二是認識這個人的，因為他的臉上，立即就露出了笑容，並親切的叫起來：「黃老板，生意好啊！有個把兄弟，出城幾年，如今才回來，所以今天特地帶他上來正陽樓，讓他嚐這兒這近馳名的炸麵。」

原來，這個咬着象牙烟咀的中年人，竟是正陽樓的老板黃嘉庭，當郝老二回答了他的話，他用手握着那個象牙烟咀，帶着微笑的目光，轉落在一旁默不作聲的章阿泉身上。

而黃嘉庭尚未開口，這邊的郝老二，心裏暗自在嘀咕：「奇怪，一直都沒跟這廝有任何交道，

何以今天他忽然主動過來跟我談話。」

郝老二猜不透黃嘉庭的心意時，却聽到他跟章阿泉道：「這位仁兄出了城幾年嗎？怎樣了，覺得小號的炸醬麵還過得去吧？」

章阿泉垂着頭，眼睛死命的盯着臉前的空碗，他唯一的反應，就是將頭勉強的上下動了兩下。

「我也是從城裏來的，不過自從來了這兒開店之後，都沒有再出過城了，這位仁兄是從城裏回來，可否借一步說話，有些城裏的事，我就很想向你打聽一下。」

就算郝老二再笨，也聽得明白，黃嘉庭的意思，可能有許多關於城裏的事，要私下向章阿泉詢問探查，因此，郝老二立刻就站起來。

「阿泉，難得黃老板喜歡跟你談談，我還有點事，先走一步了。」

郝老二邊說，邊伸手進櫃裏，欲掏錢出來付賬，可是，他的手還沒有從懷裏伸出來，黃嘉庭已經阻止了他，道：「郝二爺，請你快點別這樣，這一頓我請，難得這位泉老兄回來家鄉一次，我很想跟他交個朋友。」

聽得黃嘉庭如此說來，郝老二亦樂得大方，說了聲謝，跟章阿泉打了個招呼，就揚長而去。

x

x

x

就連章阿泉也不明白，自己何以會隨着黃嘉庭，走進正陽樓的賬房去，當黃嘉庭詢問他的姓名時，他竟然坦白的，就說出了自己的名字。

本來，從黃嘉庭領着章阿泉進入那個賬房時，臉上一直帶着溫和的微笑，可是，當他將賬房的門帶上之後，那溫和的微笑，已被一股寒霜代替了。

「章阿泉，你知道你在正陽樓的廚房，見到些什麼？」黃嘉庭在說話時，聲音亦是硬蹦蹦的。有點張口結舌，因為章阿泉是做夢也想不到，黃嘉庭會向自己詢問這麼一個問題，雖然，當正陽樓這位老板，出現在郝老二與自己的面前時，他就有個感覺，自己在後院的所作所爲，已然被發覺了。

章阿泉在驚愕的時候，黃嘉庭又開口了：「你在我們的後院，見到什麼？」

「我……我見到廚房的門緊緊的關閉，我又見到，有個跑腿叩那門上的窗，就會有人將窗子打開，跑腿從窗裏接過食物，就送到外邊的食堂去。」

「然後呢？」黃嘉庭的臉色■之陰沉，目不轉睛的，直瞪着章阿泉。

「然後……」章阿泉實在覺得很痛苦，他叫起來：「黃老板，你原諒我吧！我不過是一時的好奇，我沒想到，會見到這麼一個人，我是無心發現你的秘密的。」

黃嘉庭陰冷的臉色仍然，但嘴角竟掀起了微笑，他將頭湊到章阿泉的臉前，彼此的鼻尖，幾乎可以碰在一起，而他說話的聲音，亦是怪怪的，柔和得來，帶着一份怕人的要脅性。

「章阿泉，你弄錯了，正陽樓沒有秘密，根本就連一點秘密也沒有！」

章阿泉呆了，他期期艾艾的說：「黃老板，這……不可能，郝老二告訴我，全縣的人，都在懷

疑，何以正陽樓做麵的師傅，會是那麼神秘？許多人守在後院，又試過叩門，但那做麵師傅……一沒待章阿泉把話說完，黃嘉庭已搶着說道：「你弄錯了！章阿泉，你完全弄錯了。」

「我弄錯了……」章阿泉目定口呆，甚至無法再把話說下去，因為他根本不明白，黃嘉庭在弄什麼玄虛。

「你當然錯了，因為正陽樓完全沒有秘密，因為你剛才什麼也沒有看見。」黃嘉庭的聲音變得十分低沉。

「我看見那個血肉模糊的人，我在屋子裏有見到他。」章阿泉覺得黃嘉庭是誤會了，所以老老實實的說。

「我說你沒有見到，就是沒有見到！」黃嘉庭的聲音是陰惻惻的，而他望着章阿泉的眼神，却是充滿了令人發抖的殺意：「你現在可知道了？」

章阿泉就算是更老實，就算是更愚蠢，到了這個時候，亦完全明白了黃嘉庭的意思，黃嘉庭是要警告他，不能將自己的發現，有關正陽樓與那個可怕的打麵師傅的秘密，向任何人透露，從黃嘉庭那充滿了殺機的目光裏，他絕對可以相信，要是自己向人訴說，他一定會殺死自己。

當章阿泉驚惶的不開口時，黃嘉庭又道：「章阿泉，你若是將今天的事，向任何人透露，這也沒打緊，因為我絕對不會要你的命。」

又是一陣驚愕，黃嘉庭已繼續道：「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只要有任何人知道你今

天的事，我有一千種方法，可以令你跟你見到的那個人一般模樣！」

「黃老板……」

章阿泉還想再說什麼，黃嘉庭已經將帳房的門打開，說道：「只要你記得，你今天什麼也沒有見到，我可以保證，你還可以活許久的。」

×

×

×

「阿泉，你是怎麼了？」郝老二望着對坐的章阿泉，充滿懷疑的說道：「你不是病了吧！怎麼你的精神這麼差，臉色也好難看。」

「我沒事，我什麼也沒有。」章阿泉回答的時候，神色是極之不自然，就是郝老二，亦可以看出他在說謊。

「那天，正陽樓的黃老板，到底跟你說些什麼？」郝老二見到章阿泉神色不定的樣子就換了個說題。

「他……那個神秘的……」章阿泉衝口而出，就要將當日的事，全盤托出，然而，他的話才說到一半，腦海裏就浮起了黃嘉庭的警告自己的那番話，不由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硬生生的，他又將話吞回肚子裏。

「他什麼神秘？阿泉，你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說話怎麼吞吞吐吐的，究竟是什麼事？」郝老二焦灼灼的追問。

「我……沒什麼？」章阿泉仍是遲疑着。

「阿泉，我們一直是好兄弟，你有什麼話，你不妨坦坦白白的告訴我，吞吞吐吐的算什麼？」——就算郝老二更笨，也聽得出，章阿泉是有難言之隱。

「真的沒有什麼，老二，明天我就回城裏去了。」章阿泉否認了心中有事，却告訴郝老二另外一個消息。

「走？怎會這麼快，你不是說，已請了半個月假，還有十天啊，為何忽然要走？」

「沒……是城裏的店追我回去。」因為怕謊話被識穿，章阿泉說話時，是低垂着頭。

郝老二突然沉默下來了，他若有所思的望着章阿泉，直把章阿泉望得渾身不自在的，連正眼也不敢■他對視，半晌，郝老二才開口道：「阿泉，你別騙我，沒道理你回來幾天就要回去，一定是發生了事，哼！依我推測，此事可能與正陽樓那個老板有關，對不對？」

章阿泉的內心，其實是在交戰得十分厲害，郝老二從小與他一塊兒長大，他們兩人之間，有過命的交情，他是很想將正陽樓■發生的事，告訴郝老二，然而，黃嘉庭的警告，他却不能不聽。

若黃嘉庭要脅，說要殺死章阿泉，章阿泉反倒不會畏懼，可是，黃嘉庭的警告，却是要章阿泉變得似他所見到的那個打麵的師傅那樣，章阿泉不能不驚了，那種刑罰，簡直就是比死更要殘酷。

人總是有私心的，就算郝老二與他有過命的交情，但要他揭露此事，而自己變成鬼不分的模樣，章阿泉仍然是有所顧忌的。

可是，若半點也不將自己所見的，透露給郝老二知道，章阿泉又覺良心有愧。

故此，當郝老二問他這樣的詰時，他的內心，其實是交■得十分厲害。終於，他用十分巧妙的語氣道：「老二，我與你是最好的朋友，我有難言之隱，不過，有一件事，我可要向你忠告，正陽樓的麵雖然好吃，但不吃也不會■肚皮呀。」

郝老二一聽，立刻就說：「這不正是跟那姓黃的有關，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你告訴我吧！」

「不，我得走了，言盡於此，以後你自己小心翼翼。」章阿泉站起來告辭，不再給郝老二任何機會。

x

x

x

回到城裏之後，對家鄉正■所■遇的一切，章阿泉始終是耿耿於懷。

大約是一個月左右，章阿泉有天早上起來梳洗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手指及臉部，有些腫塊，當初，他並不如何留意，只以為是自己■喝得多了，所以長出瘡來。

然而，兩、三天後，那些腫塊非但沒有退去，相反的越來越多，早兩天所起的■塊，還流出血水來，當他照照鏡子，一個可怖的形象，立即就浮了出來。

正陽樓後院廚房裏，小窗子內那個血肉模糊，頭髮及眉毛脫落的怪東西！

「我終被黃嘉庭陷害了，可是，他何以如此，我並沒有遵守諾言，我沒有透露他的秘密。」章阿泉心裏很是懼怕，却又極之不忿。

一種衝動，章阿泉就要衝出去，回正陽樓找黃嘉庭算賬，然而，他如今的樣子，使他有多大的勇氣，他也不敢走出街上。

章阿泉正自矛盾之時，黃嘉庭竟摸上他的住址，還未待章阿泉開口，他已說道：「我是來救你的，只要你肯聽我的話，我保證可以讓你痊癒。」

章阿泉像聽見什麼奇異，自己不懂得語言一樣，而他張口結舌時，黃嘉庭已繼續說下去了，「我以前也是如此，不過，我却懂得賣瘋，你知道嗎？我見到正陽樓那個打麵師傅，他的麻瘋已經好了，所以，正陽樓亦已結束，我找你合作，他的那種打麵方法，我立刻傳給你，只要將來館子的收入，全歸於我。」

「但爲什麼要選中我，清苑縣吃過你們的麵的人是很多的，他們……？」

「他們也大部份變成麻瘋了，我選中你，只爲我有把握，因爲你比任何人更貪生怕死！否則，郝老二知道我的秘密，我想你必定會和我合作的。」

萬蟲攢心

三伏天，太陽像是永遠也不會落下似的。

艷陽照在長街上，那些青石板都發出刺眼的反射，走在這火燙的石板上，■得腳板都會灼得起泡。

像這種天氣，貓狗都懶洋洋的躺在屋簷的陰影下，一動也不動，人們更怕走在烈日下，因為，在這■酷暑天裏，只要動一下，都會大汗淋漓，若然走在烈日中，全身的水份，都會迅速被太陽蒸發。

故此，午後的長街，是死寂的，彷彿連一點點生氣都沒有，靜悄悄的，就如渺無人跡的死鎮一樣。

也許是太寂靜的關係，當那聲劃破長街的尖叫響起來之時，倍■可怕、刺耳和突然。

這一聲尖叫，似慘烈的哀號，亦似痛苦的呻吟，更似■慌的狂嘯，而自那尖叫聲第一下響起之後，它就像不會停的，一次又一次，連迭不斷。

大約在尖叫响起三四分鐘之後，本無一人的長街，又再恢復生氣，家家戶戶本來緊閉的大門，紛紛地打開，人們更如潮水似的，湧進長街裏。

火燙的青石板，炎熱的天氣，對這些人來說，不再討厭，因為，強烈的好奇心，已經令他們忘記了這些事。

所有的人，衝到街上來，都不約而同，交視了驚愕而充滿疑問的一眼，繼而，每個人的目光，都是集中在長街的盡頭，那間簇新的巨屋上。

「是陳家屋裏發出來的！」不知是誰，先說出了第一句話。

於是，好奇的人，開始七嘴八舌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怎可以這樣叫個不停。」

「陳家的三少爺，前天才回來，怎地一回來就有事，他們到底出了什麼事呢？」

「站在這兒瞎猜有什麼用？不如我們去看看。」

議論紛紛中，只有這句話是最有建設性，於是，人們又如流水般，向長街的盡頭流去。

當人們像流水般移動之際，那陣尖叫又連綿不絕地從屋裏傳出來。

「咦！這不是陳家的長工阿吉，我們問問他，究竟裏面出了什麼事吧！」人叢中有人大叫。

每個人的目光，都落在匆匆自陳家房子裏走出來的一個漢子身上。

「阿吉，裏面出了什麼事？」

「阿吉，誰在裏面大叫？你趕到那兒去？」

阿吉臉色蒼白的，推開了那些圍觀他的人，嘴裏很不耐煩的叫道：「你們別擋着我，我趕着要

找大夫去。」

「誰生病了？」

「生了什麼病？」

終於，從阿吉的口裏問出些少端倪時，那些人更不肯放過阿吉。

可是，阿吉什麼也沒有再說，他推開了那些上前追問自己的人，而圍在後面的，就立時自覺的讓出一條小路，讓阿吉離去。

「原來陳家有人生病，會是誰呢？陳老爺？陳家奶奶，少奶奶？」

「究竟是什麼病呢？」

「病人何以還有這樣的力氣，叫得這麼响？大概是痛症吧，只有痛症病人才這樣的慘叫。」

「聲音，不似是女人的聲音，陳老爺平時說話亦不高，可能是他的兒子吧。」

「會不會就是前天才回來的三少爺？」

正當大家又在議論紛紛時，阿吉已經帶了鎮上出名的張大夫，匆匆忙忙的趕回來，他們一語不發，就走進那道黑漆的大門，並且迅即將大門緊緊關上。

好奇的人，在這一刻，似乎已經不怕烈日當頭，他們圍在陳家的房子前，不肯散去。

隔了好一會，屋裏的尖叫聲，仍然不絕，直至紅日漸偏西，那陣刺耳的叫聲才頓止，大家還未來得及討論什麼，陳家那道黑漆大門，又再打開了。

張大夫在阿吉陪同下，步出大門，當他們見到屋前的人時，不由自主呆了一呆，接着，他們若無其事似的，排開這羣好管閒事的人自逕向長街的另一端，走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張大夫的神色十分鎮定，不似有嚴重事。」

「我就說不是，張大夫愁鎖雙眉，好像有什麼難題無法解決，哼！我看屋裏的人之病，並不是容易解決。」

那羣好事之徒，又再發表他的議論，忽地，有一聲呵欠非常之响，接着是一個不耐煩的聲音响着：「白白在日頭下晒了這麼久，甚麼也沒有問得出來，我可沒有這份耐性，我要回家洗澡了。」

當這個人將話說完之後，就拖着一雙沒有鞋跟的布履，懶洋洋的離開這些人羣。

有第一個人移動，其餘的人，亦開始覺得再就下去，亦尋不出什麼答案，於是，有幾個人也挪動了他們的脚步，向自己家裏走了。

人們來的時候像流水，走的時候也像流水，不消片刻，長街又回復了寧靜，半點人影也沒有。彷彿，這一天裏，完全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樣。

x

x

x

事情的發生與否，對陳家的人來說，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今天太陽初昇之時，陳家亦似長街裏任何一家人那樣，寧靜地過着他們的日子。

可是，到了中午時候，陳家的三少爺啓東，發出石破天驚似的一聲嚎叫之後，他們的寧靜，就

噩始宣佈結束。

三少爺啓東，不過是廿三、四歲左右的年輕人，亦是陳老爺夫婦最寵愛的一個兒子，兩天前，他才剛從國內各地遊玩回來。

啓東回家後，一直都是好端端的，精神比家中任何人都要好，而性格亦像往日那麼活潑開朗，甚至是今天的早上，他還在花園裏與侄子鬧玩了半天。

可是，臨到中午之時，啓東正與家人圍坐，準備吃午飯之時，不幸的事情就發生了。本來，啓東還在興高彩烈，說起他上次去雲南的趣事，正在眉飛色舞之際，忽然，他的臉色，變成慘白，話說到一半，都沒有辦法再往下說。

陳家奶奶發現兒子的臉色完全變了，關心的問：「啓東，你怎麼了？是否什麼地方不舒服？」陳家奶奶的話才剛說完，啓東已從椅上倒在地下，雙手按着腹部，大聲地尖叫起來。這利那間的變化，使陳家大廳裏衆人嚇了一跳，他們七手八腳，有撲過去看啓東，亦有搶上去要將他扶起的。

但是啓東的尖叫聲，一下一下，力歇聲嘶似的，而他的臉色，却似白紙一樣，像白豆般大粒的汗，從額上流下。

「啓東，你是不是肚子疼？你別嚇唬你娘！」陳家奶奶見到兒子這個情形，又是心疼，又是驚慌。

啓東只是在地上點頭，身子却蜷曲在一起，口中的尖叫比剛才更响了。

「怕是絞腸痧，快點拿藥來。」陳家奶奶頓足的說。

早已有人拿了止痛的藥來，扶起啓東，給他服下去，並且，有兩個長工，將啓東抬回自己的房間。當下，陳家各人，亦隨着湧入啓東的房裏。

却說啓東雖然是吃了藥，但痛疼並沒有停止，故此，陳家奶奶才會吩咐長工阿吉，往外邊請大夫去。

却說此時已是夜幕低垂，陳家衆人聚在大廳裏，每一個人，神色都是十分凝重，陳家奶奶更忍不住抹淚。

「張大夫究竟怎樣說？」開口的是陳老爺，他是得到家人通知，特地從城裏的銀舖趕回家的。

張大夫說，晚上再來，他也看不出啓東究竟是什麼病症，不過，他開過一些治腸風的藥給啓東，吃下去半點效也沒有，後來，他沒有辦法，才開了一劑強烈的鎮痛藥，啓東這才昏睡過去。回答的是陳家長子啓榮。

「那麼張大夫什麼時候再來？」

「已經派阿吉去接他了。」啓榮回說。

張大夫臨走前曾說，這劑鎮痛藥，只能有效十六個時辰，希望啓東一會兒醒來，精神會好一點，由他口裏說出來什麼感覺，大夫治起病來會方便點。」次子啓光在旁邊插嘴。

就在此時，一陣劃破長空的尖叫聲又傳出來了。

大廳裏衆人的臉色變了，啓榮率先站起，「才吃了藥五個時辰左右，怎地他又叫起來？」衆人不用長工報告，已經知道啓東已醒了過來，同時又繼續疼痛，故此，他們再次湧入他的房間。

啓東果然醒了，他的情況就與白天病發之時，完全一模一樣，他叫得聲音也嘶啞了，臉色更呈死灰，大概是下午時因汗出得太多，如今嘴唇已乾裂。

「張大夫來了沒有，快派人去請吧！」陳家老爺嘯仁，見此情形，連忙向次子吩咐。

啓光應了一聲，正準備退出去找人，房間的門前，已出現了神色匆匆的阿吉及張大夫。

張大夫跨入門檻的第一步，就道：「奇怪，他的症候怎會這樣厲害？十六個時辰有效的，才五個時辰多一點，就失去作用？」

×

×

×

事。

整整三天了，長街的人，都習慣了每日幾次，聽到陳家傳出尖叫的聲音，大家都在談論着這件事。天下間是沒有秘密的，雖然，嘯仁已經吩咐過，不許家人將啓東的事透露開去，但長街上的人，還是知道啓東的事，畢竟，人要保守秘密是件不容易的事，何況，張大夫的家人，是沒有爲陳家保守秘密的義務。

大家都知道，這三天裏，張大夫仍然看不出，陳啓東到底是患了什麼病，他只能開一些止痛劑給他，讓他平定的睡覺。

但長街的人，也發覺一件事，張大夫的止痛劑，啓東似乎越來越失去效用，因為啓東在第一天的叫聲，間歇有五個時辰，第二天只有四個，今天，差不多三個時辰不到，他們就會到驚天動地的尖叫。

至於陳家裏面的情形，却又比外邊所知的嚴重多了，單是陳家奶奶，這三天來，眼睛已經哭得像桃核一樣。

這時，陳家父子及張大夫，正坐在書齋裏，陳嘯仁在這三天來，爲了兒子的怪病，形容憔悴，一下子像蒼老了十年一樣。

「張大夫，到如今你還不明白小兒的病源？」

張大夫撫着顎下的鬍子，沉重的說：「太奇怪了，他的脈息十分正常，不似有任何病徵，目前的情況，我可不敢看好。」

陳氏父子一聽此語，都跳起來，啓榮忍不住就道：「張大夫，你的意思——」

「本來，止痛的藥是不能長服的，尤其是他目前所吃的藥，是份量太重，但這種藥對他，也越來越少效用，我担心，有一天這藥對他會完全失效。」

「這怎麼好？張大夫，你不可以將藥開得更重一點嗎？他好像是越來越痛似的。」陳啓光道。

張大夫臉色一變，馬上回答：「這怎麼成？目前三少爺所吃的藥，已經是最重的了，再多加一分，他可能都會受不起。」

「大夫，啓東才不過病了三天，他的人變得極之憔悴，瘦得像皮包骨一樣，臉色還是死灰的，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啓光又問。

「唉！這當然啦！若是你也這樣的痛，三天裏又沒有什麼下肚，怎會不變成這副模樣。」未等張大夫開口，陳嘯仁已代替他回答了，自然，他言下之意，是有點責備兒子的不懂事。

「張大夫，目下還有什麼辦法，可爲啓東止痛的呢？」

「這個可難了，我已經想盡了辦法，可是還找不到病源，我也無法對症下藥，只能用目前的藥了。」張大夫的眉心緊緊的蹙在一起，又道：「陳老爺，請恕我直言，世兄這種病，恐怕不容易捱下去的！」

「你意思是——」陳氏父子三人，幾乎異口同聲的叫起來。

張大夫神色黯然的點點頭，道：「是的，當我給他這種止痛藥，到了完全失效之時，也差不多是時候了，試問一個人又如何可以忍受得這劇痛？」

聽了張大夫之言，陳啓榮首先叫道：「大夫，你是說三弟會活活的痛死？」

張大夫沉默着，他的沉默，即是承認啓榮的話。

「大夫，真的沒有辦法了？」陳嘯仁是比較鎮定一點，畢竟他已是飽歷風霜的人。

「普救蒼生本來是醫者的責任，嘯仁兄，你我相交這幾十年，難道我願意見你失去愛子嗎？」

×

×

×

就在張大夫向陳家父子，宣佈了對啓東的病沒有辦法之後的七天，果然，啓東死了。

張大夫沒有預期錯誤，啓東真的是活活給痛死的，而他死去時，姿勢也是痛苦的掙扎，全身扭曲在一塊。

垂暮之年，才失去最疼愛的兒子，陳家兩老的傷心，是不難理解的，可是死者已矣！無論用任何方法，也不能將啓東哭活過來。

只是陳家奶奶，像瘋狂了似的，日夜攬着啓東的屍身，不許家人將他淨身殮葬。最後，還是陳嘯仁將他的老伴勸服了。

「老太婆，這是命啊！妳再哭也沒用，難道啓東就能活回來嗎，妳這樣傷心，啓東泉下有知，也會不安。」

「命？這怎能說是命，我這兒子，是死得不明不白啊！」陳家奶奶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叫。

這句話亦使衆人沉默，的確，十天之前，啓東還是活生生的，神采飛揚的一個年青人，就是那天午飯時，莫明奇妙的腹痛，延醫診脈，竟連根由也找不到，痛了十天十夜，活活的痛死，而且死前一個強壯的年青人，竟變成一具皮包骨似的活骷髏一樣。

別說陳家奶奶十月懷胎，親手扶養，就是下人們見到啓東的收場，又如何不傷心欲絕。

陳嘯仁答不出妻子的話，却沉重的嘆息了一聲，說道：「老太婆，這怎麼不是死，如今啓東死了，什麼也不知道了，又何嘗不是他的福氣，難道你就要他日日夜夜，被這種劇痛折磨，總是拖個三年五載，妳天天見他這樣受折磨，又於心何忍呢？」

陳嘯仁這番話，句句打動陳家奶奶，她哭得肝腸寸斷，却終於還是肯放開兒子的屍身，讓家人收殮。

自然，陳啓東的喪禮，是攪得十分風光，陳家在鎮上和城裏，大大小小的銀鋪合起來，足足十間，壓根兒不在乎一次風光大葬。

只是，陳啓東還不過廿三歲，青年夭折，來送葬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墓地，却是陳嘯仁親自選購的，依山面河，環境十分幽靜漂亮。

當陳啓東出殯當日，除了在長街舉行路祭之外，他的棺槨，還一直抬到鎮口，舉行更盛大的路祭，據說，這個主意，是陳家奶奶堅持的。

原來，陳家奶奶深慮兒子遠遊回來，就遭此劫，她擔心兒子的鬼魂，去到望鄉台之後，擇不到路返家，故而，她除了要在街口擺祭，在鎮口亦擺祭，心念如此，萬一啓東的幽魂無從回家，亦得到守在鎮口及長街的幽魂指引，安返家中。

自然，這種大散金錢的喪禮舉殯儀式，在鎮上是難得一見的，故此，當天陳家的喪禮儀仗，去

到那裏，那裏都擠滿着看熱鬧的人。

是夜，長街各人茶餘飯後的資料，都集中在陳啓東的喪禮上，有人既感慨啓東的短命，有人亦羨慕啓東喪禮之隆重，他朝有日，自己死去，未必有這種風光，亦有人批評，啓東此次喪禮，陳家衆人作風，純似暴發戶。

當然，集中的話題，就是啓東之死，實在是太可疑了，連張大夫都不知道是什麼病症，相信這個謎，也隨着啓東入土爲安，永遠不會被人打破。

一宿無話，才天亮之時，長街的人還未外出，就被外邊的吵鬧聲所驚覺了。

吵鬧的是經常在長街附近活動的兩個小流氓，尤其是其中一個叫阿毛的街童，更叫得聲响。

「陳家的人不知做了些什麼冤孽事，他的兒子竟然死後還被鷄來啄食屍體。」

平日，阿毛就算說些什麼話，也是沒有人會重視的，可是今日他的話，却惹來大家的注意，迅即，屋裏的人再不戀棧床上的溫暖，連臉也不洗，就衝出街上來。

「阿毛，你這小子實在太離譜了，陳家的人已經爲這件事傷心了，你還在胡說八道，若給他們聽見，隨時都可以把你揍一頓！」有人扯着阿毛就教訓。

可是，阿毛這流氓用手揩揩鼻涕，然後就道：「我真的不怕，我根本就沒有說錯什麼，你不相信，可以到墓地去看看，陳啓東的屍體，不知什麼時候被人抬了出來，好可怕呀，不知哪兒來的一大羣鷄，將他的屍體在啄食，我阿毛雖然大胆，見到那個情形，也不敢再看。」阿毛口沫橫飛，理

直氣壯的說道。

「此話當真？」有幾個人對阿毛的話，異口同聲的作出反問。

「我可以發誓，你們不相信，可以問問二楞子。」阿毛神氣的，指指身邊另一個流浪兒，又說道：「何況，你們要是有胆，可以去墓地看看。」

人們馬上比剛才更哄動了，因為他們都見到，陳家大門打開，陳啓榮啓光兄弟倆正走出來，顯然，他們也聽到剛才阿毛的叫喊。

啓榮排開衆人，衝到阿毛的臉前來，就問：「臭小子，你這兒胡說些什麼？」

阿毛本來是神氣活現的，不過如今見到啓榮那副兇巴巴的模樣，他頓時氣餒了，連聲音都變得有點顫抖了，說道：「陳少爺，你還是趕快去看看你的弟弟吧。他……他的屍體正給一羣野鷄和禿鷹啄食。」

啓榮兄弟聽了阿毛的話，臉色同時一變，他們相視了一眼，立刻就移動脚步，向啓東下葬之處方向走去。

這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長街上的坊衆，都不願意放棄這個機會，大部份的人，都循着陳氏兄弟所走的方向，緊緊的追隨。

當他們未到墓地時，遠遠就看到，有不少兀，在天空上盤旋。

每個人的心裏都打了一個寒顫，因為，兀鷹飛旋的地方，經常都有屍體，只看這些不時發出嘶啞鳴叫兀鷹，大伙兒都知道，阿毛這個小子，大約沒有撒謊了。

尤其是陳啓榮兄弟二人，他們比其他人更是心焦，當下加快了腳步，沒有多久，他們已見到，昨天埋了啓東的地方，此時已經被刨開了泥土，一羣野鷄，果然圍攏在一起，見到這個情景，他們的心一直沉下去。

於是，每個人都湧上前去，當大家親眼見到地上的情景時，他們禁不住的驚呼，或者是歇斯底里的叫了一句「我的天！」

眼前的一切，就算是見過大陣仗的人，一樣會發出呻吟，因為他們果然見到，啓東的屍體被拉出泥土外，他的身上還穿着入殮時的衣服，不過，衣服早已被鷹及野鷄啄食得完全破碎，特別是腹部，已完全露了出來。

啓東的腹部，正如阿毛所言，被兀鷹啄食得破爛，而且已經穿了，這還不算可怕，更為可怕的是，啓東破了的腹部，竟有成千上萬條蚯蚓在蠕動着，爭相爬出來。

這醜惡而可怕的情景，見過更多世面的人，還是被嚇驚的，當大家呼叫完之後，有許多人，已忍不住嘔吐了。

×

×

×

「我們陳家，前生幹了些什麼事？我最心愛的兒子這樣橫死，已經够慘的了，豈料，他死了還

這樣的不瞑目，嗚嗚！你們看到了，他滿肚子長虫，這是誰害他的？這是誰害他的？」陳家奶奶是捶胸頓足的哭着。

陳家老爺沉重的吸了口氣，已是相對無言。

「爹，啓東的墳，已經查出來，是西村的賴大，昨晚半夜刨開的，他心想咱們必定拿了許多首飾給啓東陪葬，一時起了貪念，半夜作出這種行爲。現在他已被抓去了。」剛跨進陳家大廳的啓榮說道。

陳老爺長長的嘆口氣道：「賴大素來都做這種雞鳴狗盜的事，我早就該想到他了。」

一旁陪着母親的啓光，此際却說：「如今啓東的屍體何以露了出來，總算真相大白，但他腹內的蚯蚓，又該如何解釋？」

啓榮望了這個兄弟一眼，立刻接嘴：「這更容易明白，這就是啓東致命的原因，張大夫把脈看不出來，但到現在，他該有答案了。」

「是，現在誰也明白，啓榮何以會痛得這麼慘，但好端端的一個人，何以會滿腹長虫？難道這就不是怪事嗎？」啓光反駁他的兄弟。

「這……倒真是個教人費解的問題，真的，啓東怎會染上這樣怪的症候？」啓榮沉吟着。

屋裏的人，除了陳家奶奶肝腸寸斷的哭泣之外，再沒有人做聲，每個人的眉頭都是緊緊的蹙在一起，不過他們都答不出啓東這個致死的病因！

忽然，涕淚交流的陳老奶奶，抬起頭來，她分別向丈夫及兩個兒子望了一眼，然後，用激動的聲音叫道：「我的啓東死得不明不白，你們身爲他的父兄，一定得找出原因，否則，你們都別回來見我。」

陳老奶奶素來是個只知蔽經念佛，十分慈悲的老太婆，可是，這一次她實在是太痛心了，失子之痛還未平定，更要接受另一個如此大的打擊，她發蠻的情況，的確是不難了解的。

「娘！妳放心吧，無論如何，我都會爲啓東找出個致命的根由。」陳啓榮堅決的對母親說道。

×

×

×

陳家的事，自然是瞞不了人，特別是啓東的屍體被發現之後，更是家傳戶曉的，全鎮上就算三歲的孩子，亦知道陳啓東死後滿肚虫的事。

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之後，鎮上的人都在傳說，陳家一定是做了些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啓東的事就是一種報應，而且，大家都懷疑，啓東的事不過僅僅是個開始，往後陳家還不知要發生多少可怕的事。

故此，從那件事開始，鎮上的人，都不敢接近陳家，特別是長街的人，就算平時要經過陳家才可以到外邊去的，如今寧願拐個大彎，也不要經過他們的大門，就彷彿只要接近了陳家，也會染上他們的晦氣。

回頭再說陳家，雖然陳啓榮曾對母親發誓，他會找出啓東致死的原故，然而，啓榮對弟弟素日

交往的人毫不認識，而且，啓東死前不久，才在外邊旅遊了差不多半年才回來，他對弟弟這些日子來，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可說是毫不清楚，要調查起來，更是增加困難。

陳家奶奶天天的哭訴，不是悲傷啓東的早逝，就是傷心兒子的無能，直到如今，也尋不出弟弟致死因由。

故此，啓榮及啓光的精神負擔與壓力，都是非常大的，然而，他們的確是盡了很大的努力，仍無半頭緒。

大約是在啓東死後頭七的那一天，忽然，陳家的門口，來了一個披麻戴孝的女子。

當啓榮得到家人的通報，這個女子，居然要進來致祭啓東時，他怔了一怔，才吩咐下人，把這個女子請進來。

第一眼看到這個披麻戴孝的女子時，啓榮不禁呆了，這個女子年約廿一二歲，長得美貌如花，可是，她的那身打扮，真教啓榮不知該如何詢問才好。

「姑娘妳是那一位？」

「我叫馬素娟，剛從雲南來的。」這個女子淡淡地開口，說話之時，眼睛望着靈堂上啓東的照片，神態之中，有股說不出的冷漠。

「原來是馬姑娘！舍弟生前，從未談起妳的，姑娘這次遠從雲南而來，是特地爲了致祭舍弟的嗎？」啓榮開始對這個自稱馬素娟的女子飄然而至，有點感到不妙，故此，說話也表明了輕微責備

她輕率闖進來的含義。

豈料，這個女子彷彿全不覺得啓榮的話，已經很不客氣，甚至她的目光，還是望也不望啓榮一眼，但她的聲音比剛才更冷了：「不錯，我是特地跑來祭他的。」

「馬姑娘，雲南離這兒，有半個月路程，舍弟不過只死去七天，姑娘遠在雲南，怎能這麼快就趕到這兒？」啓榮頓了頓，又道：「何況，舍弟與姑娘，不過是朋友而矣！姑娘這身打扮，未免太禮重了吧！」

啓榮對這個女子的話，存了很大的疑問，特別是她披麻戴孝的走進來，實在太使人刺眼了，加上這個女子從進門以來，態度及禮貌都使人反感，而且，她的行動也太神秘詭異，因此，啓榮的語氣，亦越來越不客氣及鋒利。

馬素娟驕地轉過頭來，而向啓榮，她的眼神，好像一泓深不見底的死水，她望着啓榮，聲調如昔：「在雲南之時，啓東與我廝守了三個月，他付發誓，永遠也不會離開我的，雖然我們沒有三書六禮的儀式，但我早就是他的妻子，如今他背棄了我，悄悄逃回這兒，他死了，我難道不該爲他守孝嗎？」

心裏暗暗叫苦，對於啓東的性格，做兄長的，不多不少有個了解，啓東一向風流，又恃着父母寵愛，從小就不肯學好，及至長大，更是到處拈花惹草，馬素娟所言，就啓榮對弟弟的了解，他絕對可以立刻明白，眼前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

準是啓東去到雲南遊玩時，不知如何認識了這個馬素娟，看上了她的美貌，又犯了老毛病，及至苟合三月，感到厭倦了，就悄悄地離去，這種情形，他過去也曾試過多次，因此，啓榮倒相信這個馬素娟沒有說謊。

「姑娘，但此處與雲南相隔何止千里，莫非妳有先見之明，早在半月前就知道啓東難逃大限的嗎？」當啓榮問到這點時，不知怎地，有股寒氣自心裏冒出來。

「除了我之外，天下還有誰可以知道他什麼時候死的，哈哈……」馬素娟忽然發出十分詭秘的笑聲。

啓榮的心，立即一時劇跳，馬素娟果然是話裏有話，所以，他急不及待就問道：「妳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竟敢負心，我就教他痛足七日七夜才死！哈哈……哈哈……」

「妳……是妳害死啓東，妳……」啓榮此際已是心胆俱裂，因為馬素娟竟能一語道出啓東死前的症狀，何況，她的口氣，就直認啓東的死與她有關。

「你以為我真的是傻瓜，我就看不出啓東存心玩弄我？哼！我早就知道，他終有一天會棄我而去，我早有準備，在他的身上放了蠱！」馬素娟的語調，這時已變得陰惻惻的。

「放蠱？」

「我將些蚯蚓，從泥土裏挖出來，將它們切碎，晒乾，乘他不覺時，混在胡椒裏，讓他吃進肚

裏，從他吃進肚裏那一天起計，三七二十一天，蚯蚓就會在他的肚裏恢復生機，這些蚯蚓經我切碎後，由一條變二，二變四，哈哈，它們吸食他肚裏的營養，一天比一天長大，他一天比一天痛苦，哈哈……」馬素娟說到這兒，目光充滿了怨毒。

「好毒呀妳，妳這個狠毒的女人……」啓榮此時聽得毛骨聳然，禁不住指着馬素娟切齒咒罵。「我狠，他比我更狠，你不知道，當他知道我已經有了他的孩子，他竟還狠心的拋棄我。他不該受此刑罰嗎？我已經給了他機會，只要他還有點良心，及時回頭，我自了解救他的藥，可是他有顧念我及未出生的孩子嗎？哈哈！我只怨恨，我沒有親眼看到他給萬虫攢心的當兒，那種痛得死去活來的樣子！」

「妳已有了啓東的骨肉？」在絕望，傷心，憤怒之餘，乍聽這個消息，啓榮不由驚叫起來。

「你別打錯算盤了，啓東既然負我，我不會爲他留下這點骨肉的……我……」馬素娟的話只說了一半，竟忽然頓住了，她的猙獰臉孔，也轉爲一陣蒼白。

「妳幹什麼？」

當啓榮發覺她的神態有異，才叫出來的時候，只見馬素娟的身體已經倒下去，她的胸膛，插着一柄匕首。

「我雖然將啓東弄死，不過，我還是那麼愛他，我……這就下去陪他，就是在泉下，我也不許他對其他女子的幽魂有野心，我要好好的守，守着他……」這就是馬素娟最後的一句話。

失踪的屍體

月圓之夜，總會發生一些神秘、詭異、或者是恐怖的故事，這一回亦沒有例外。

天上的月是圓的，銀白的月色，將龍家集近郊，照射得十分明亮。

郊道上，文泰生行色十分匆忙，他要到三更之前，趕到龍家集，若錯過了宿頭，在淒涼的荒道上，不冷個大傷風，也會在次日趕不得路。

說起這個文泰生，他今年才廿六、七歲，三年前就從故鄉湘縣，到城裏去做伙工，這次趕回家鄉，乃因為鄉間有人捎信出來，自己的父親在故鄉病重垂危，身為長子的他，不能不急急地趕回鄉去，見父親的最後一面。

當文泰生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立刻就向酒肆的老板請了假，從昨日清晨，草草收拾了兩件衣服就趕路了。

從城裏往湘縣，全是山路，壓根兒雇不到車子，不過，只要過了龍家集，湘縣就不過只剩下三十里路程。

文泰生是考慮着，入了龍家集，找個宿頭，洗把臉，喝杯熱茶，吃頓熱飯，立時就繼續出發，他估計自己這樣趕程，大約在天亮之前，就可以回到故鄉的了。

此時，他在郊道上匆匆的趕路，心裏只惦着，拐了這個彎，就可以望見山谷龍家集的燈火，想到快要到口的濃茶熱飯，他的脚步，比剛才更快了。

豈料，在走到路的轉彎處時，就見到迎面而來的十■衆，文泰生一見到這羣衆，心裏就莫明其妙，起了疙瘩，眼皮亦忍不住跳動。

這十數衆，三個人一行的排列，整齊有次的，緩緩向文泰生走來。

他們的步伐是整齊的，他們的衣衫，亦是整齊而劃一，通通都是黑色的長衫馬褂，在月色下，更可以見到，這些人的神色，亦是相同。

他們是千篇一律的閉上眼睛，木無表情。

人怎可以閉上眼睛走路？

「他媽的，真是倒了八輩子的霉，怎地在這個時候，會遇上趕屍的。」

文泰生在心裏暗自咒罵着，但仍然是垂下頭來，讓過了道旁，誰也不願意跟一羣趕着路的屍■碰個正着。

趕屍的漢子，走在那一整列屍體的最後，他是個身穿短袴，背上凸起一個大瘤的駝子，當他與文泰生擦肩而過時，忽地，他轉過頭來，瞧着文泰生，裂開那個爆牙的大咀，笑道：「老兄，你走好了。」

文泰生並沒有回答，只是呆呆的望着，那個趕屍的駝子，以及那屍體的隊伍，走着自己剛剛走

過的路子。

心裏的好奇，剎那間到了頂點。

在這一帶，趕屍的情景，處處可見，所有的人，都習慣了，這些屍體，大部份都是死在異鄉的人，而且都是死去不久的，趕屍的人，是負責將他們趕回家鄉去，讓他們親人，將他們領返去安葬。

當然，好端端的人，都是不願意見到死人的，故而，趕屍的多數在夜靜後才開始起程。

文泰生感到好奇，乃是因為這時已三更了，這個趕屍的隊伍，才不過走到這兒，換言之，他們大約是二更三鼓左右，始在龍家集起程。

要知文泰生是這一帶土生土長的，他很清楚，一般趕屍的，雖說爲方便不讓太多活人碰到屍體隊伍，他們都在初更時就起行的，二更三鼓才起步，能走得多少里路，又屆天明呢！

最令文泰生不悅的，他此行正爲家鄉老父的病，偏偏就遇上這些人，的確是很觸霉頭的事，才見他們迎面而來之時，他的心裏就浮起了不祥之兆。

想到病榻上的父親，文泰生機零零的打了個寒顫，即不再望那駝子，繼續向龍家集走去。

x

x

x

三年沒來龍家集，一切還是跟以前同樣。

文泰生踏進遠來客棧，在店堂裏，他坐的也是三年前出城，路經時歇腳所坐的桌子，那個形容

熙瑣的掌櫃，仍舊跟三年前他坐在這兒時所見到一樣，低下頭來。「的的嗒嗒」的在櫃檯上打着算盤。

就彷彿，這一千多個日子裏，他都沒有移動過，都在算着那本比砧板還厚的賬簿。

文泰生見到這一點，不由自己笑自己猷優，其實人活着，又有誰不是在天天過着同樣平淡的生活，幹着永遠同樣的工作。

喚了一個客飯，手捧一杯熱茶，整日趕路的疲勞，此時已完全的浮了上來。只想吃過飯後，找個暖炕，好好的睡個香甜。

但可能嗎？纏綿病魔的老父，生死未卜，就算真的可以躺下來，他能睡得安心嗎？

客飯就在這個時候，來到文泰生的臉前，文泰生連忙拿起雙箸，低下頭來，匆匆扒飯。

才嚼了兩口，一種奇異的聲音，吸引着文泰生，使他暫時離開了碗口，抬起頭來。

第一個影象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十分熟悉的影子，彎彎的駝峯，淡灰色的短袴，從側邊看到，那個闊咀裏凸出來的牙。

「奇怪，怎麼他又在這兒？」文泰生幾乎是驚叫起來，他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緊緊的閉起來，然後再重新睜大去看。

當他眼睛重新睜開的時候，就見到距離他只有一張桌子的駝子，恰巧轉過頭來，又裂着他的大咀，向文泰生發出猙獰恐怖的微笑。

迎着這份微笑，文泰生只覺一股寒氣，由腳底直湧上來，直教他立即垂下頭來，不敢再看這個駝子。

「剛才明明看到他在趕屍，怎地又回頭了，那一大堆的屍體，被趕到何處？莫非就在外面？」文泰生心裏有許多的好奇，不過，他根本就沒有問出來。

肚子本來是很餓的，可是，到了此刻，他再也吃不下了。草草的在懷裏掏出了些碎錢，放在枱面，向掌櫃交代了一聲，提起包袱，亦不敢再望那駝子一眼，低垂着頭就行出店外了。

不曉得是怎樣的道理，見到那個駝子之後，文泰生就感到混身不安，一種說不出的不祥之兆，使他感到，不幸的事早已降臨自己身上。

這種可怕的心情，文泰生是無法解釋出來，唯一他只盼望，立刻趕到家裏去，只有回返家中，心裏才能安定下來。不管是福是禍，也可立刻知道，總比如今在路上，憂心忡忡要好。

×

×

×

天還未亮，家門却已在望。

三年隔別，門庭依舊，故人面雖然仍未見着，但心裏已經湧起了一陣暖意。

及至距離家門還不够兩丈，文泰生聽見陣陣傷心欲絕的哭聲，從屋內傳出——

「莫非爹爹已經——」文泰生心裏一驚，連忙就向家門撲去。

進入屋門，但見屋裏人頭湧湧，久別的母親、弟弟、妹妹、哭得搶天呼地，而其他的人，均是

相交往來幾十年的隣居親友，他們正在給自己傷心的家人勸慰。

「娘！爹爹呢！」文泰生胆戰心寒地，將包袱丟開，就撲向哭得淒切的母親。

「噢！泰生回來了！泰生回來了……」此時，屋裏的人都已發現衝進來的異鄉遊子。

老淚縱橫的文家媽媽，隔着淚簾，終於也看清楚，面前的人，乃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兒子，她緊緊抓住文泰生的手，泣不成聲的說：「我兒啊！你終於回來了，你爹……你爹……」

「娘啊！爹爹怎樣了？他到底怎樣？我已經日夜兼程的趕回來了，沒想到還是見不到他最後一面。」文泰生又是激動，又是傷心的說。

「泰生，你爹失踪了。」文家媽媽總算說出了眼前境況的嚴重性。

在文泰生踏進家門的當兒，他見到滿屋的人都在嚎哭，一直以爲，父親在自己未返前噤了氣，沒想到母親竟會告訴他另外的一個消息。

「失踪？爹不是生了重病嗎？你托人到城裏帶消息給我，明明是說爹害了重病，既然是這樣，他怎會忽然失踪的？」文泰生驚異的，發出了一連串的問題：「爹到底失踪了多久，是誰發現他不見了？」

「你爹本來已是奄奄一息，我們都估量他過不了天明，嗚……所以我們立刻就爲他準備壽服，又打定水來準備待他噀氣後淨身，誰料……」文家媽媽只說了一半，又再泣不成聲。

文泰生急得直頓足，抬頭見到弟弟春生，連忙就問道：「春生，你來說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

事？」

「大哥！爹已經病了差不多一個月，初時還可以每天喝點稀粥，但這幾天，除了水之外，什麼也吃不下，鄉裏的曾大夫，也不肯開方。只叫我們準備後事。他說爹是過不了這幾天，」春生帶着眼淚的開口，「豈料，到了今日黃昏，我進來侍候爹，準備些參湯餵他，怎知道爹竟已人事不醒。喉間的痰，上下不停。就只差痰塞後就會噁氣，於是我們連忙張羅爹噁氣後的工作。」

「那你們一直都沒有看着爹嗎？」文泰生問。

「有的，娘在房裏，但到了三更左右，我們找了一個和尚來，準備爲爹盡最後的人事，誰知娘出去跟和尚說出爹的時辰八字，再返入房中，就不見爹的踪影。」

「怎麼可能，爹明明已經不醒人事，難道有人將爹抬了出去？」文泰生問。

「不可能，房裏的窗，從爹起病開始，就緊緊的封着，直到如今還鎖得好好的。」春生搖了搖頭。

「何以會鎖上的？」

「是這樣的，爹起病時，十分怕風，老是說窗關不好，於是爲了安他的心，我們不但都把窗鎖好，還連窗縫都用布條塞住！」

文泰生聽了，環視了屋子一眼，父親的房間，與堂屋是緊緊的相貼的，什麼人走出來，一定得穿過堂屋，才可以出去的，換句話說，若有人要在充滿人的堂屋內，將父親移走，根本就是沒有可

能的事。

「照你們這麼說，爹失踪不過是我回來之前不久的事？」文泰生問道。

「正是——我記得清楚，那時剛敲過二更三鼓。」

聽了弟弟的回答，文泰生的心，忽然有種奇妙的感覺，他彷彿對春生所說的時間，觸發了一點靈感，然而，當他仔細去想的時候，又覺腦袋裏是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出來。

就在此時，屋外傳來一陣鷄鳴，衆人往窗外望去——原來不知不覺間，已經天明了。

「你們聚在這兒，亦是沒有用的，難道你們都沒想辦法到處找找？」文泰生看着弟妹，焦灼地說。

「大哥，在你回來之前，我們已經在鄉裏尋了一遍——就是找不到爹爹，這些隣里——都是被我們吵醒的。」說話的是文泰生的大妹金梅。

「泰生，現在好了，天已經亮了，你才剛回來，留着歇歇，陪陪你娘，我們與春生，金梅再分頭找找。」一個看着文泰生長大的隣居樂伯說道。

×

×

×

雖然，趕了整夜的路，文泰生十分的疲乏，但此時此刻，他總無法可以闔得着眼，文家媽媽在他苦苦相勸下，好不容易才止住了眼淚，喝了碗薑湯，躺下來睡過去。

目前，屋裏只剩下他與熟睡的母親，所以十分寧靜，文泰生走進父親的房間。

· 房間的門簾才掀開，一陣藥味就鑽進鼻端來，床上的棉被凌亂的堆着，地上還放着父親一年四季、從不更換那對布鞋，只是，三年後見到這雙布鞋，他的前面已穿了個洞，大概穿在腳上，會露出趾來。

望見這雙布鞋，文泰生的心裏有一陣絞痛，因為這雙鞋子，是自己臨別故鄉時，特地買給父親的，如今鞋子已破，父親仍然捨不得丟掉，可想而知，父親平素是何等的儉樸。如今，鞋子仍在，却不見父親的面，甚至連他的生死，亦無人知道。

「爹！你上那兒去了？」文泰生心裏在呼叫，「我一定要找你回來，我一定要找你回來。」激動之後，文泰生的情緒亦逐漸的冷靜下來，當他看到床前那雙鞋子時，就有這麼一個念頭：「爹不會是自己出去的，這種天氣，何況他還是病人，要是下床，又怎會赤腳，準是有人從他的床上搬下來，但會是誰呢？而且他怎能出得了屋子？」

文泰生心裏又是焦灼，又是懷疑。怎奈，線索到了房間的門口，就已中斷，他是無論如何想不到，那個要搶走父親的人，是如何能够躲避所有人的目光？

縱使那個人是隱身的，但他了解他的父親，只是個很平凡很平凡的莊稼人，他絕對不可能會懂得任何左道旁門之術。

但他失蹤的事，又該如何解釋？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一個謎，一件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

當他的弟妹從外邊回來，文泰生壓根兒不用開口，看到他們的神色，已經明白，他們出去了一

天，一無所獲。

文家媽媽醒來，對子女哭泣時，文泰生就開口了：「娘，現在傷心也沒有用，爹一定會吉人天相，只要他仍舊活着，我們一定有辦法找到他的。」

金梅扶了母親回房裏休息之後，文泰生忽地向弟弟問道：「春生，現在這兒附近還是那麼多人趕屍的嗎？」

對兄長沒頭沒腦的問話，春生非常驚訝，却仍然立即回答：「也不算太多，但間中也有。」

「你可見過，這兒有一個趕屍人，他是個駝子，而且是爆牙的。」文泰生又問。

春生仰起頭來，沒有立刻回答，思索了一會兒，才道：「沒有，從來也沒見過。」

「你聽別人提起過這個駝子嗎？」

「從來沒有，」春生這一次是立刻回答，同時，他用不解的神色望着他的兄長，反問道：「大哥，你怎地會問起這些事來。」

文泰生搖了搖頭，答道：「沒什麼？我不過是隨口問問吧了。」

春生仍然呆呆地望着他的兄長，很明顯的，文泰生的回答，並沒有使他滿意。

文泰生當然也知道，自己的回答，不可能使弟弟信服，可是，他不願意對這件事加以解釋，爲怕春生會繼續追問，他逕自步出院子去了。

x

x

x

捱到黃昏，金梅勉強去弄了些飯菜出來，一家子圍在桌旁，默默的扒着飯粒，誰都沒有胃口，尤其是文泰生，只胡亂扒了兩口飯，就回轉房裏去。

他身爲長子，亦答應過母親，必定將父親尋找回來的，然而，到目前爲止，他對父親之下落，連半點頭緒也沒有，試問又如何會有吃飯的胃口？

放眼窗外，天色已黑，他回家來，快要一個對時了，但是，他除了坐着之外，父親的事，還沒着手尋找的辦法，除了嘆息，就是無限的內疚。

正在低首沉思時，一陣敲門聲在外邊傳進來。

大約是關心他們的隣居，過來探問消息，文泰生也不爲意，不料，春生在此時却揭開門，進了進來！

「大哥，外面來了一個駝子，就如你所言的，口中有爆牙的，我問他來找誰？他却半句話也不說，莫非這個駝子是找你的。」

文泰生幾乎立刻就從床上跳起來，趕屍的駝子竟然會走上門來，此事非比尋常，或者父親的下落，真的與這個駝子有關。

「我出去看看。」文泰生的話說着時，他的人却已衝出堂屋去。

人到了堂屋，那兒還有那個駝子的影兒？就剩下金梅，獨自在目定口呆。

「金梅，那駝子呢？」文泰生焦灼地問。

「他走了！」金梅如夢初醒似地回答：「二哥進去屋裏找你時，那個駝子，逕自衝進父親的屋子裏，他只看了一眼，又匆忙的走了。」

「哈！真是荒謬，這駝子算是怎的？咱們文家是條弄堂？胡同？隨便他出出入入？」春生氣憤的說。

文泰生倒忘了生氣，他緊張的問：「金梅，這個駝子可有說過什麼話來？」

金梅搖了搖頭，才道：「他什麼話也沒有說，我看他大概是個啞巴，要不是，二哥問他找誰，他不說，他衝入爹的屋裏時，我也問他找誰，他也不說，大哥，你可認識這個駝子，他到底是什麼人？會不會真的是個啞巴？」

文泰生當然比他的弟妹都清楚，這個駝子曾經在小徑上，向自己說過話，他也明白，這個駝子是個趕屍的，奈何此刻他的心情，亂成一片，那兒再有閒心，回答弟妹的話？

「你們在家裏陪娘，我去追那駝子。」文泰生說完了這兩句話，人已投入外邊的黑夜裏。

外邊的世界，是一片黑暗，文泰生在黑暗中狂奔，但奔了半個時辰，走遍方圓三數里地方，都沒有法子，找得到那駝子的影踪。

文泰生無奈，只得放棄追尋那趕屍人的念頭，在回家的路上，他想了很多，本來，他還不敢肯定，父親的失踪，與這個駝子有關，但如今，趕屍的駝子跑上門來，文泰生就確定了，這駝子與父親之失踪，脫不了關係。

但盡管如此，心內仍有無數問題在困擾着的。永遠也無法解開，唯有找着那個趕屍的人，當面質問，事情才可以真相大白。

春生與金梅，見到兄長垂頭喪氣而返，就將心裏所有疑問，一股腦的提了出來。

到了這個時候，文泰生也考慮過，沒有再隱瞞的必要了，於是，一五一十自山道上遇見駝子趕屍，而在龍家集客棧，見到駝子回頭，盡數告訴弟妹，最後就道：「我已經想過了，這個駝子與爹的事，必然有關，找到他，可能就找到爹，從明天起，我們設法去找這個駝子吧！」

×

×

×

文家兄妹各人，都四出找駝子，但奔波了數天，連半點線索也沒有。

他們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龍家集的遠來客棧掌櫃所說，這個駝子的的確確是個趕屍的人，他的名字沒有人知道，大家只習慣叫他作駝子。

這些資料，對文家兄妹來說，根本就沒有用處。他們要知道的，乃是這個駝子，家住何方？或者，他經常會在什麼地方出現。

可惜，駝子不過是個微不足道趕屍人，誰都不會對他留意，一時之間，文家兄弟要找他，竟是無計可施。

却說文家兄弟每朝日出就到外邊找駝子，直到三更才返家。家中一切，全靠金梅照料。

這夜，兄弟兩人，又垂頭喪氣的返回家中，才推開門進入堂屋，撲鼻而來的，就是一種中人欲

嘔的氣味，這種氣味，却又說不出是什麼臭氣。

「金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何以屋子這麼臭？」春生坐定後就問。

金梅也皺着眉說：「可不是嗎？我已經整整找了一天，也尋不着這些氣味，到底是什麼地方傳來？」

文泰生猛地用鼻子吸了口氣，道：「這種氣味，好像是一些死去的貓狗那種腐屍之臭，金梅，說不定有些死去的老鼠，躲在箱子裏，我們仔細找找看。」

當夜，文氏兄妹翻箱倒櫃，找了一整夜，可是，別說死鼠，連隻死蟑螂也沒找到。

到了次日，那種氣味已變得越來越難以令人忍受，甚至連隣居都受到影響，跑來文家查探，究竟是什麼東西發霉了，所以引起這種臭味。

文泰生疲於應付這些隣居，就囑咐春生與金梅應付，逕自走進父親的房裏。

每當他接到父親那張空床時，心內都是一種絞痛，此刻，他又在喃喃自語：「爹！你究竟上何處去？如果你真的已遭了什麼不幸，也請你顯靈，給我們指引，好讓我們可以找到你的屍骸，替你安葬。」

說了這番話，泰生萬念俱灰似的，就坐在父親的空床上，思索着連日發生的事，腦子似已變成一片空白，驀地，一顆水珠，不知從何處淌下來，恰恰的就滴在文泰生的鼻尖上。隨手一抹，只覺得那滴水奇臭無比，就與日前在屋裏瀰漫着的臭水，完全相同。

文泰生驚震地，立刻仰起頭來，四處尋找，驀地，他見到橫樑上有些水滴，顯然，這些充滿異味的水珠，正從那兒淌下來。

「春生，金梅，你們快來。」文泰生自己說着，已跳到床上去了。

當春生兄妹趕進來時，還未開口，文泰生已道：「快去找梯子來，這橫樑上有古怪。」

金梅顯然不明就裏說道：「大哥，橫樑上邊是個天窗，你忘了嗎？已經封了許久不用了。」

春生倒沒有多說什麼，迅即就自外邊抬了一張竹梯進來，兄弟兩人，一先一後，都爬上竹梯。

當他們上到橫樑，竟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異口同聲的叫道：「爹！」

橫樑對上，本來已封的天窗，此刻是半開的，一個屍體，從天窗外邊伸了進來，屍體是已發漲和腐爛，而泰生兄弟仍然認得，這具屍體正是自己的父親。

屋裏忽然充滿了臭味，却原來正是文泰生的父親屍體發出來的，這些天來，他們的確是尋遍了全屋的每一個角落，就剩下屋頂沒有搜索，也難怪他們的，誰會想到，屍體竟會莫明其妙的跑上屋頂來。

×

×

×

終於，文家老爺爺的失踪，有了下落，當然，發現他已死去多時，文家各人是傷心不已！

文老爺爺的屍體已經開始腐爛了，刻下最重要的，就是讓他入土為安，幸好，文老爺爺生前，

已鋪綿床席，文家各人，早料他不會再好起來，故此一早就準備了他的後事，到如今也不致倉猝

張羅。

大家自然免不了會討論，文老爺爺的屍體，何以會跑上了天窗，可惜，這件事誰都答不上來，而金梅倒有一個意見，原來，在文老爺爺失蹤時，她與春生及母親連橫樑也沒有錯過，據她所言，當時她記得清清楚楚：天窗及橫樑都是空的。

也由於金梅這番話，使本來撲朔迷離的事，更加佈滿疑雲，不易解開了。

文家老爺爺入土之後，文泰生在城裏的那份差事，不能不顧，何況縣裏已派人來催促，故而，他雖然還想留下來，與弟妹繼續找出父親的死況，多安慰母親，無奈却只得收拾行李，再度離鄉別井了。

出城去，龍家集仍然是必經之路，遠來客棧亦是歇腳之地，當文泰再回遠來客棧的時候，才進門，見到店堂上的人，他已忍不住驚叫起來。

坐在店堂裏喝酒的，赫然就是自己急切尋找，那個趕屍的駝子。

文泰生再也不肯錯過機會，他連忙走到駝子的桌前，就道：「我認得你，你就是那個趕屍的駝子，我有事想請教，那天你不聲不响到我家裏來，究竟是爲了什麼？」

駝子抬起頭來，見到說話的人是文泰生，也不驚訝，悠閒地呷了一口酒，才道：「我找屍體，我是查了許久，才曉得屍體是來自你家。」

「你終於認了，哼！是你害死我爹的，是嗎？」

答：

「沒有，我只是個趕屍的人。又如何會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你言重了。」駝子不徐不急的回

文泰生心裏極之激動，說道：「你不要裝蒜了，識趣的，就老老实實道來。」

「我是個趕屍的，有天晚上，我準備出發，前往江北去。當時我趕着廿四個屍體，從龍家集出發，我記得在半路上還碰到你。」

「是呀！可是後來我回到龍家集，在這兒歇腳，我也見到你回頭。」文泰生冷冷的說。

「對呀！你知道我為何回頭，因為我發現少了一個屍體，所以我要返回頭去找。」駝子頓了一頓，又道：「我根查了許久，始發覺那個屍體，原來是你家的，故此，當夜找到你家來。」

「但你何以衝進來之後，又一聲不响而去呢？」雖然在遠來客棧見到駝子回頭的事已經有了答案，但仍然有許多事，乃文泰生不能明白的。

「因為我發現自己犯了個錯誤，原來你爹本籍湘縣，妻兒亦在湘縣，根本不需要趕屍返江北，所以我就默不作聲的離去。」

文泰生聽到駝子話中有話，然此事大有蹊蹺，立即追問：「我爹死前無故失踪，是否你作的怪？」

駝子臉有難色的，吞了口酒，才道：「老弟，咱們趕屍的，多多少少懂得一點左道旁門，我們一知道誰奄奄一息，就會作法，把它的屍體弄出來，集合一起，趕他們返家了。希望從他們家人那

兒，得些好處，尊翁的事，的確是我不好，一時求利心切，擺了個烏龍，請你原諒。」

事情到此，文泰生總算完全明白，顯然當夜那和尚到來時，他的父親剛喘氣，碰巧駝子施法，將父親的屍體從天窻弄走，可恨當日他與趕屍的隊伍碰面，沒有留意，大抵是他父親的幽魂，不甘被駝子趕離家鄉，所以逕自回頭，屍體自尋舊路，欲從天窻進去，碰巧給天窻夾住，才生出這麼多波折來，他能爲此追究駝子嗎？

畢竟，此乃巧合，更也許是天意！

沒有陽光的人

每逢到了起風的季節，鎮街上的行人，就自自然然的減少，街上的店鋪，門前也放下厚厚的門簾，防備那狂風帶來的沙土，捲進店鋪裏來。

這兒黃土高原很近，故此，在起風的日子開始，狂風就會不停，將高原裏的黃沙，刮到這個小鎮，若是未到過這兒的人，絕不相信，當風起時節，鎮上會有漫天風沙，一片黃色的奇異景象。

真的，在風起之時，大量的黃土，風砂，就隨着風刮到這個小鎮，無論大街，或者小巷，都佈滿滾，捲動的塵土，從遠處看去，你一定以為，不知那來的黃土，將小鎮籠罩着。

從風起開始，風就綿綿不斷，像是永遠不會歇息似的，那兩個月裏，鎮上的人都爲了避風，而將活動的範圍儘量的縮小，何況在這當兒他們比前要忙碌。

整個鎮都是佈滿了黃沙，居民一天要上屋頂上打掃幾回，要不然，不消幾天，屋頂的黃土會壓碎了瓦片，而且，在風勢強勁的時候，人走在街上，迎面的風砂，可以將臉刮傷。

正德樓是鎮上最大的館子，它的小菜是遠近馳名，尤其是這兒的女兒紅，更是貯藏了三十年，入口之香醇，引來不少劉伶的。

可是，狂風起了已經兩天，正德樓的生意，也隨着市面的清淡而變得冷清。

洪文甫是這兒的掌櫃，也是這兒的老板，如今坐在櫃面上，看着堂上三兩個客人，這種冷清的場面，令他忍不住輕嘆：「真是要命，今年特別早起風，又有三個月冷清了。」

不過，生於斯長於斯的洪文甫，亦明白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牢騷是牢騷，發洩了出來，又再低下頭，手舉毛筆算着各項收支的帳目了。

有十來張枱的舖上，寂寞得只有洪文甫的算盤聲，雖然是的的嗒嗒，但聽來還是十分單調。

就在此時，掛在門前，用來擋風砂的厚簾子，忽然被掀了開來，一張蒼白的臉，出現在衆人眼前。

店小二阿柱已趕上前去招呼，但才走了兩步，却被這個突然而至的客人吸引住視線，腳步停了下來。

就是本來埋頭算帳的洪文甫，在這一刻也停了手，呆呆地望着這個不速之客。

說良心話，這個不速客，容貌十分英俊，絕對可以稱得上是美男，但他的那張面孔，實在是太蒼白了，蒼白得就像透明似的，幾乎連肌肉下面的血管，也可以教人看得清清楚楚。

只要看他第一眼，你就會感到，這個人一定是終年不接觸陽光，長期在黑暗裏生活，尤其是他的眼睛，看人的時候，彷彿十分害羞，又似極為恐懼，一點點的驚嚇，他亦會受不住似的。

這個怪異的人，發覺自己被注視，目光立刻就泛起了驚恐，低垂着頭，匆匆地揀了一張桌子，坐了下來。

若不是洪文甫咳嗽一聲，阿柱才不會醒覺地上前招呼：「客官，要吃點什麼？」年青怪人抬起頭來，阿柱就看到，他那張近乎透明的臉孔，出現了一種迷惘的神色，好像完全不明白阿柱的話一樣。

「客官，你要吃點什麼？飯呢還是酒呢？」阿柱將剛才的問話，重覆了一遍。

「飯！我要吃飽！」這個怪異的人總算開口了，他的聲音不高，音調怪得離奇，就算阿柱聽慣了各省各籍客人的鄉音，也無法分辨，這人說話的是什麼口音。

勉強形容，這個人的說話，似一個初學說話的孩子，語音生硬，而且組句方面，亦是毫無系統的，聽的人只能勉強明白他的意思。

阿柱呆了呆，才繼續開口：「客官要吃飯，可要吃什么菜？還是淨要一個客飯？」

那人聽了阿柱的話，神色又是一片混亂，眼發直似的，直瞪住阿柱，思索了許久，才用他獨有的，生硬的口氣道：「飽，我要飽肚：：飯，吃飯！」

聽了這近語無倫次的回答，阿柱忍不住重新打量面前這個奇怪的客人，他的臉孔已經够奇怪了，而他身上的衣服，更是奇特，那些款式，在阿柱印象裏，彷彿在祖父的身上見過，而且質料很舊，像醃菜般又皺又爛，霉爛得稍用點力，也可以撕成碎片。

「你這厮到底要些什麼？說清楚好不好？」打量過這個客人，阿柱就從心裏瞧不起他，口氣亦變得惡劣。

被阿柱這樣叱責，這蒼白得透明的年青人，比剛才更害怕了，張大了咀，連接發出幾下怪聲，似是很想回答，而又不懂得藻詞一樣。

幸好，洪文甫此時擱下了筆，給他解了圍：「阿柱，你怎可以這樣對待客人，快進裏面吩咐，做一個客飯出來，進門就是客人，你這樣招呼，我馬上要你捲包！」

阿柱被責，心裏雖然很不服氣，但咀裏不敢再說什麼，悶悶的應了聲，就步入廚房去。

當洪文甫再看那個怪異的年輕客人之時，那個人正以感激的目光，望着洪文甫，似乎是要告訴他，自己是如何多謝他解了這個窘。

客飯的菜，通常都是最普通的，在飯館的廚房裏，老早就弄好的，只要有客人要點，立時就可以端上來，因此，阿柱入了廚房片刻，就將飯菜及湯，一起送到那個怪客的桌前來。

桌中央有一個竹筒，插着許多筷子，準備給客人用的，可是，這個怪客，連看也不看那些筷子一眼，伸出右手，就向碟上的菜抓去。

這種突然的舉動，非但阿柱驚呼，就是連見過各色人等，閱歷繁多的洪掌櫃，亦免不了神色一變。

特別是當他們見到，那怪客的手，充滿了黃泥，指甲縫更是黑色鑲邊似的之時，更覺噁心，那樣子的手，彷彿是經年累月，都插在黃泥裏邊一樣，否則，不可能那麼髒，也不可能那麼粗糙。

然而，這個怪客，把飯與菜用手抓着，送進咀裏，動作是那麼的純熟，彷彿他從來吃飯，都是

用手似的。

旁邊的人，見到他這副吃相，總覺得噁心兮兮，可是，這個怪異的客人，却是吃得津津有味，吃得專注，不消片刻，已將面前所有食物，連湯連汁，吃個乾乾淨淨，到後來，甚至連碟子也捧起來，將殘餘在碟裏的菜汁，用舌頭舐得乾乾淨淨。

隨便向黏滿肥膩、菜汁的手看了眼，接着就把它抹在衣服上，瞧他的動作，又是那麼的自然，像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一樣。

「我的天！這廝究竟從何處攢出來，他簡直還嚇過城隍廟前那個瘋乞！」阿柱一直是目不轉睛的望着那個怪客，如今終於忍不住叫了起來。

沒見到洪掌櫃有什麼反應，阿柱大着胆子，又道：「掌櫃，我懷疑這廝存心白吃，瞧他這種打扮，他拿得出飯錢才怪呢！」

洪文甫這回開口了：「你別狗眼瞧人低，就算他存心白吃，一個客飯又賠得了多少？」

阿柱聽了此話，很不服氣，直瞧那面孔透明一樣的怪客走去，就道：「這位客官，飯吃完了，盛惠兩角五分！」

那年青的客人，抬起他那張透明的面孔，神色顯得十分錯愕，他又用吃力的口氣說道：「錢？什麼是……吃飯要付什麼？盛惠……不明白……我……」

阿柱聽他夾纏不清的話，極之氣憤，他冷哼一聲，擺出一副陰森的面孔，道：「臭小子，我早

就看出，你是存心白吃，別以爲你在這兒裝模作樣，就可以不付錢，哼，我會結結實實的揍你一頓的。」

看到阿柱那副兇相，那怪客就算不明白阿柱的話，但從阿柱的神情看來，也知道他是不懷好意的了，只見他驚惶失措的站起來，作勢就要走出飯鋪。

不過，兇巴巴的阿柱，又怎會容許這年青怪客離開。特別是他準備離去，阿柱更認定了他是存心白吃，當下，暴喝一聲，阿柱的拳頭已經揮出。

年青怪客一臉的無辜相，更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只覺眼前一花，然後，鼻樑一痛，身子失去了平衡，往後直跌，終於就摔在地上來。

本能用手撫摸鼻尖受痛的地方，就見到滿手鮮血，本來透明似的臉孔，如今因爲流血，彷彿比剛才更透明了。

「你……打人！——年青怪客在地上顫聲的道。

「打你又怎樣！誰教你白吃，再不付錢，我就叫你走不出這個門口。——阿柱得理不饒人，比剛才叫得更响。

「不……不懂……知……不知要……一捱打後的年青客人，說話更加吃力，更是詞不達意。

「你不懂，你不知吃飯要付錢？哈！好小子，你裝得真像，你以爲自己是什麼？大官，縣長？——

還是石頭裏爆出的東西。——

由於阿柱動手得實在太快，洪文甫欲要阻止，已經來不及了，此時看到阿柱聲勢汹汹，還要撲上前作勢再打，實在是忍不住了，連忙就上前來勸止。

「阿柱，我警告你，別在這兒惹麻煩。」

阿柱被阻，很不服氣，但洪文甫身爲掌櫃，在他的面前，自己是無法放肆，故而叫屈般答道：「掌櫃，這廝不肯付賬，還要裝出一副歎相，不讓他捱痛捱痛，他還以爲咱們正德樓的人，甚好欺負：：：」

沒等阿柱將話說完，洪文甫已阻止他往下說：「這兒的事，不用你來管了，你給我進廚房幹活吧！——」

老板的吩咐，阿柱不能不聽，但他十分不服氣的，指着鼻血剛剛止住的年青怪客，就道：「但這廝如何處置？不能輕易就放過他啊！——」

「我自有分數，你還不滾進去。」洪文甫寒着臉說。

阿柱退下去之後，洪文甫逕自走到那怪客的面前，將他從地上扶了起來，和顏悅色的說：「這位老兄，我的伙計是個老粗，你千萬別見怪！——」

年青怪客見到洪文甫面色慈和，和阿柱截然兩樣，心中也定了許多，但口中啞啞地，說不出話來。

洪文甫打量了這個年青怪客兩眼，就說：「老兄，聽你的口音，你似乎是外鄉來，一定是很遠

的地方吧！你似乎不大會講我們的話！——

這一次，年青怪客立刻點頭，他是承認，洪文甫的猜測並沒有錯。

「請問老兄貴姓，到本鎮來可是訪友？」

「我……叫阿爾，一年青怪客回答。」

洪文甫呆了呆，阿爾是個好奇怪的名字，尤其是當他望到阿爾近乎透明的臉孔，心中更有說不出的好奇。

「瞧你的年紀，還是很輕，恕我托大叫你一聲老弟，你看來手頭不便，這頓飯就算小號請了，不過，下一次你到別的地方吃飯，一樣要付錢的，盼望你及早找到你的朋友或親人。」

「不，不！我……」阿爾忽然叫起來，他的神情，顯得十分焦急，但口中吐了幾個字，又無法往下說。

洪文甫一早就發覺，這個阿爾不大會說自己的方言，他心裏一定有許多話想說，只因為他無法說自己的語言，所以才會急得幾乎哭出來。

「你不要急，你想說什麼？慢慢的說，是不是你有什么困難？」洪文甫柔聲的說。

「我……」得到鼓勵，阿爾很吃力的開口：「不過這兒……沒識的……我怕……」

呆了半晌，洪文甫仔細思量，阿爾那堆古古怪怪，詞不達意的話，良久，才道：「你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在這裏，沒有認識的人？」

阿爾的表情是十分的歡喜，不斷的點頭，顯然，他要說的話，就是洪文甫剛剛代他全說出來。頓了頓，洪文甫又問：「你怕什麼？怕迷了路，怕阿柱？不要怕，這兒每個人都很和善，有我在這兒，你也不用害怕阿柱。」

阿爾又再點頭。

「你打算到何處？」

這一次，阿爾就搖頭了。

「你不肯告訴我？」洪文甫問。

阿爾又使勁的搖頭。

由於阿爾不擅於詞令，洪文甫只有憑自己的猜度，可是，他連說了幾樣，阿爾仍舊是搖頭。

「老弟，我實在猜不出來了，不如你試試，慢慢的想想，究竟要說什麼，我不催你，你想好才告訴我。」最後，洪文甫放棄了猜度。

阿爾聽懂洪文甫的話，將眼睛瞪大，似乎思索得很辛苦，良久，才結巴巴的道：「不知，我不知！」

沒料到等了這麼久，阿爾竟是這樣的一句話，洪文甫十分的喪氣，也沒有心情和他再說下去。

「你好好的在這兒坐坐吧，我還有些工夫沒做完！」說了這麼一句，洪文甫就逕自走開。

看見洪文甫走開，阿爾近乎透明的臉孔，流露出一——失望的神色，似乎，十分難受，他獨個兒

坐了會，終於掀起了那張■■風沙的門簾，就往外離去。

目送阿爾離去，洪文甫搖了搖頭，自語道：「唉，不知是那兒來的白痴，瞧他的樣兒，怪可憐的，也不曉得他會到那兒去，一

x

x

x

人。

在起風之後，正德樓的生意，跟平時幾乎是少了一半，所以，洪文甫和阿柱都十分清閒，尤其在中午之前，正德樓連一個客人也沒有，阿柱趁洪文甫在內堂裏點貨的時候，就悄悄地溜到街上去

了。

本來，阿柱是準備趁這清閒的時刻，走到弄堂去，那兒有個他相好的妞兒，要去弄堂，要穿過一個廢園，那個園子，是前清一個大官的府邸，幾年前，一場大火，竟將這家人都燒死了。

鎮上的人，都將這個地方視為不祥之地，所以，由得這兒荒廢，逐漸，這兒就變得野草叢生，鎮上居民，只把這裏作為從大街穿去弄堂的捷徑。

當阿柱穿進這個亂草滋長的廢園，不知怎地，才踏進去，就有一種奇怪的念頭，在這寂靜的地方，除了自己，彷彿還有什麼人的存在。

心頭一凜，阿柱禁不住就撥開野草，四處的打量，忽地，在不遠處的草堆中，阿柱見到一個灰

色的影子，也虧他沉得住氣，沒有失聲的叫起來。

迸住呼吸，阿柱悄悄的，拐了個彎，就到另外一頭，在草叢的縫裏偷望，這一次，他見到那灰色人影的正面，赫然就是昨夜自己向他揮了一拳的阿爾。

阿柱本來欲開聲向阿爾打招呼，可是，當他細看清楚阿爾的舉動時，要說的話，又重新吞回肚裏去。

只見阿爾竟然用手拔起地下的野草，塞進咀裏，咀嚙得津津有味，就似乎已經很久沒有吃過這種美味的東西一樣。

阿柱瞠目瞪着阿爾，心中有說不出的恐怖感，不由暗忖：「這厮究竟是什麼東西，又不是一條牛，好端端的，怎麼會吃起草來？」

但見阿爾吃得那麼專注，也不想出言喝止他，便耐着性子的往下看，他想知道，阿爾吃完草之後，又會做些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來。

那些草似乎很難填得飽阿爾的肚子一樣，但見他那樣吃完一根又一根，大約過了半句鐘左右，才停止繼續再吃，不過，阿爾吃飽草之後，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只是躺在地上，任由風沙在他的臉上亂刮，閉上眼睛，大約是就這樣席地而睡。半晌，阿柱見到阿爾已一動也不動，他就不動聲息的，退出了廢園，此時，也再沒有找相好的興趣了，他要將剛才所見到之事，趕快回去告訴別人知道。

才踏入店舖裏，阿柱興奮的笑容，在見到洪文甫鐵青的臉色時，就僵住在唇角裏。

「洪掌櫃，我……」在正德樓做了七年的阿柱，對洪文甫的性格，自然了解得十分清楚，故此看到對方鐵青的臉色，就已知道，洪文甫正在盛怒之中。

「哼！現在是什麼時候了？生意就快會旺起來，你這廝居然乘我不覺之時，躲懶去了。」洪文甫的聲音，是極之冷峻。

「掌櫃，我出去見到一個人，他……」

阿柱正待解釋，但洪文甫已不由他說下去，就搶着道：「我不管你見到誰？你識趣的，就馬上滾進廚房帮手，還賴在這兒幹什麼？」

「不，有一件奇怪的事，我一定要告訴你，掌櫃的，我在廢園裏，又見到昨天那廝。」阿柱爲了讓洪文甫息怒，雖然被罵，還堅持的說下去。

果然，洪文甫聽到他如此一說，神色一呆，連忙就問：「真的，就是那個阿爾嗎？」

「正是！」阿柱看見洪文甫表示出好奇，立即就將自己在廢園中所見的情形，繪聲繪影的說了出來，「掌櫃的，你說說，這個阿爾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好端端一個人，怎地會伶伶躲起來吃草？再說，他的樣子好怕人，臉上透明沒半點血色，真猜不透，他是怎麼的來頭？」

洪文甫對阿柱的話，彷彿充耳不聞，他沉默的，定神地在思索，半晌，他忽然自語，又像是跟

阿柱說道：「他一定是不敢再來白吃，他是沒有錢的。」

「哼！就算是沒錢，也不是吃草這麼笨！」阿柱很不以為然的說。

「哼！同樣的，洪文甫也冷哼一聲，就冷峻的說：『他才不是笨，他是天性淳厚。』」

被搶白的阿柱，沒趣地退下，還走不到兩步，洪文甫的聲音就響起來：「且慢！」

阿柱只得站住脚步，聽洪文甫的吩咐：「這兒的功夫，你不用幹了，立即替我到那個廢園去。」

將阿爾這年青人帶來這兒。

「什麼？」阿柱將眼睛睜得大大的，一副迷惘又不解的神色。

「還不快去，」洪文甫喝道。

見到老板發怒，阿柱只得闔上咀巴，蹦蹦的就走出了店門。

x

x

x

一頓。

尤其是關於阿爾吃草的事，因為找不到阿爾，所以洪文甫連一個字也不相信，倒認為是阿柱外出偷懶，胡亂謊的藉口，大吹螺法。

捱了一頓臭罵，這天阿柱幹活，自然是正正經經，不過，他的心裏，却暗地發了個誓，假如被他找到阿爾，他絕對不會再放過他。

在正德樓打烊之後，阿柱洗了澡。若是平日，洗澡後就立刻上床，但今天，他却了無睡意，老是想著白天見到的事，以及被捱罵的滋味。

翻來覆去，越想越不是味道，正待爬起來如廁，忽地後堂洪文甫所居的房間，起了一種輕微的步聲。

阿柱所睡的床，是店堂裏的桌子湊合而成，而他所躺的位置，恰巧就是對着洪文甫的房間，這時他將眼睛眯成一條細縫，就見到洪文甫高大的影子，剛剛掀起門簾，步了出來。

爲免再與洪文甫碰頭，平白又遭他嘲諷，阿柱就決定，暫時不起來，心裏念着：「洪文甫多半也是往如廁去。」

豈料，洪文甫所走的方向，竟是自己的床前，嚇得阿柱連忙將眼睛閉起來。

才剛剛閉上眼，就聽到洪文甫的聲音響起來：「阿柱，阿柱：：—」

阿柱本來想立刻就跳起來，忽然有個感覺，洪文甫平時呼喚自己的聲音，跟如今並不一樣，此刻他雖然是叫喚自己，但那聲音，却是唯恐自己會被嚇醒似的體貼。

就在阿柱猶疑着，考慮自己應否站起來之時，忽地，他聽到洪文甫的脚步已經移開，隨即，他就聽到店門打開又關闔的聲音。

「奇怪！洪掌櫃這麼晚了，還要外出？」阿柱心中暗忖，待聽得四下沒有其他的聲音，迅速就爬了起來。

店前空蕩蕩的，阿柱自門縫中往外瞧，就見到洪文甫瑟縮的背影，冒着寒風沙，快要走到街的盡頭。

強烈的好奇心，油然而生，阿柱也毫不考慮，披了件衣服，也打開大門，隨着洪文甫所走的方向，追蹤而去。

當拐過另外一條街，阿柱的視線，再度可以捕捉到洪文甫的背影時，他的心中，又有了另一個念頭：「洪掌櫃要上那兒去，他剛才叫我，其實是要試試，我是否睡熟。他是要瞞着我出去，哼！想不到他平時故作正經，原來也是滿肚子的狡計，我偏要看看你上哪兒去？」

阿柱與洪文甫的距離，始終是一丈左右，他是在鎮上長大，就算是閉上眼睛，也可以認得出方向，此時，阿柱跟了幾步，已經看出，洪文甫所走的，正是往廢園的路。

「奇怪，半夜三更，他到廢園幹什麼，呀？一定是想找阿■了！」阿柱在心裏向自己說道。果然，來到廢園，洪文甫腳步也沒有停，就直走進廢園裏去，阿柱待洪文甫的影子，步入草叢堆中，本能的也邁開脚步，準備跨進■內。

「不，不能進去，園裏周圍都是野草，也不知道掌櫃走到那兒，萬一我胡裏胡塗闖進去，與他撞個滿懷，說不定掌櫃惱羞成怒，狠狠的罵我一頓，反正，廢園只有一個出口，不如我躲着等他出來好了。」阿洪心裏說道。

當下，他選了一棵槐樹，就隱身在樹後，反正，樹後仍然可以將整個廢園看得清楚。

初時，阿柱以爲，自己只要等一會兒，洪文甫就會再走出來，豈料，等了一盞茶時候，又再是一頓飯時候，連人影也沒有見到一個。

「莫非他們真的碰頭，就算是碰了頭，這兒風勢大，爲何不回店裏再說！」阿柱心念一轉：「夜已經這樣深了，掌櫃不會在裏面發生意外吧。」

好幾次，阿柱都忍不住想衝進廢園，到最後，當他決心要衝進去時，就見到洪文甫垂頭喪氣的走出來，爲什麼說洪文甫垂頭喪氣呢？因爲阿柱見到他不斷用手擦眼睛，醒鼻涕，顯然是哭泣過一樣。

當阿柱見到，洪文甫所走的方向，正是往店舖走時，才猛然醒覺，自己一定要趕着回去，免得被掌櫃發現自己的跟踪，當下，他連忙抄近路，飛也似的，搶在洪文甫的先頭，回到店舖。

連鞋子也忘了脫，阿柱就縮進被窩，剛將被蓋好，店門再度打開，洪文甫已經走進來了。

×

×

×

一宿無話，次晨，阿柱跟往常一樣，鷄鳴之後就起來了，剛打掃着店堂，洪文甫就自內堂走出來。

「掌櫃，早！」阿柱說話之時，十分留意地注視洪文甫，但覺得他眼睛微微腫起，昨夜顯然是真的哭過。

「早！」洪文甫無神無氣的應了一聲，就道：「今天我打算不開舖了，你可以休息一天。」

在正德樓幹了這些年，從沒試過這樣的事，阿柱驚異得張大咀巴來，半晌才問：「掌櫃，爲什麼不做生意，你不舒服嗎？」

洪文甫的眉皺了一下，道：「是的，你出去玩一天吧！」

「掌櫃，要不要替你找個大夫？」阿柱非常懷疑，因此故意試探問道。

「不用，我躺躺就好了，」洪文甫勉強地回答，也不等阿柱再有什麼表示，就逕自走回自己房間去。

目睹洪文甫的背影在內堂消失，阿柱逕自向自己道：「哼！歡子才相信他是生病，要是昨晚我不知道你鬼鬼祟祟走出去，或者我還會被你騙倒的，現在我已經發現你的秘密，我會相信你的話才怪？」

當下，阿柱決定留在店內，監視洪文甫的行動，等了一句鐘左右，果然見到洪文甫又走出來，這時，他已換了衣服，而且穿上了一雙走遠路的鞋子。

洪文甫似乎沒料到阿柱仍在店內，不禁錯愕的叫道：「怎麼你還沒有出去？」

「外邊風太大，我不打算出外，對了，掌櫃，你不是有點不舒服嗎？何以還走出去。」

「我：：有點事，到外邊找個朋友，」洪文甫回答得十分勉強，當他說完之後，像逃避什麼似的，匆匆忙忙就要走出門去。

待洪文甫離開，阿柱就自語道：「哼！瞧你鬼祟樣子，一定是出去幹什麼見不得人之事，我非

要隨着去看個究竟不可！——

雖然，洪文甫已走了一會兒，但鎮上誰都認識他，阿柱只要稍爲一問，不費吹灰之力，就知道洪文甫向郊野那邊走去。

於是，阿柱加快了脚步，不消片刻，在鎮口附近，就見到洪文甫的背影了，當他發現洪文甫的背影時，却不禁一呆，因爲同他走在一起的，赫然竟是那個怪人阿■。

「哈，他們竟會走在一起，究竟幹什麼呢？」阿柱此時的好奇，已經到了頂點。也不顧得被洪文甫發現的危險，阿柱加快了脚步，將自己與洪文甫的距離縮短，但見他們越走越深入，很快的，就走入了森林，來到了一個古木參天的地方。

阿柱還來不及思索洪文甫的動機時，驀地裏，在前面的阿爾，竟發出一■呼，大聲叫道：「你……你知道……」

洪文甫這時已站住了■步，他一隻手抓着阿爾，就道：「你是認得這兒，阿爾，你正是從這裏逃出來的，對嗎？」

有古樹掩護身■，阿柱距離他們很近，所以，他們的舉動和說話，都可以看得清楚，聽得清楚的。

只見阿爾的面色，驚愕得不得了，他■聲的說：「我……我不明白……」
本來一向面色慈和的洪文甫，剎那間變得猙獰，令人害怕的另一面■

「阿爾，我知道的當然比你多，我只是不明白，你何以還會活着？當我帶你來到這兒，證實你真的是從這株大樹的地下逃出來，你知道我會怎樣做嗎？」

阿爾對洪文甫的話，顯然並不是全然了解，他只是呆望着洪文甫，無限迷惘的搖搖頭。

不過，站在暗裏的阿柱，却看得十分清楚，洪文甫的目光中，已經流露出殺意，當阿爾優兮兮的搖着頭時，洪文甫却從腰間，掏出了一柄匕首來。

匕首才一出現，洪文甫就將它向阿爾胸膛插去，眼見阿爾立刻就死在匕首之下，說時遲，那時快，阿柱已經撲出，飛身就將已落在阿爾面前的匕首奪過來。

洪文甫是做夢也想不過，在這寂靜無人的地方會忽然跑出一個人來，但殺機已露，就如箭已在弦，不可不發，迅即，他已跟阿柱糾纏在一起。

畢竟，阿柱是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糾纏之間，只聽到一聲慘叫，繼而血花四濺，兩個糾纏的身子分開來。

但見阿柱手持匕首，像呆了一樣，望着面前胸膛染滿鮮血的洪文甫，緩緩地倒了下去。

手上的匕首丟落地上，阿柱蒼白着臉色，將洪文甫抱在懷裏，急道：「掌櫃，我不是有心的，

我……我立刻指你回去找大夫……」

阿柱的一刀，顯然已將洪文甫的肺葉刺穿，但見洪文甫搖着無力的手，劇咳了好一會，才道：

「不……用了，我這是自作自受，是報應。」

「掌櫃，掌櫃！你……」

沒有讓阿柱再說下去，洪文甫用手指着呆若木鷄站立的阿爾，斷斷續續的說道：「你知道他是誰？他就……是我老婆的私生子。」

就算要阿柱再猜一百次，他也不會想到，洪文甫與這個怪異的年青人，竟然有如此不尋常的關係。

「他……當年，我發現自己的老婆，與人通姦，並且已經懷有孽種以後，我又恨又妬，預早在這大樹底下，挖了一個地洞，誘我那不貞的妻子來到這兒，就把她埋在地洞裏，準備將她活活的困死，沒想到，她竟然沒有死去，還生下這個雜種來。」

「掌櫃，你怎麼知道阿爾就是……」從阿爾近乎透明的臉色，從他的不懂人語，阿柱已相信了八成，只有在地下生活的人，才會如此。

「是他這身衣服，當年這套衣服，是那賤人親手替我縫的，我爲了把這賤人忘得乾淨，當日把她埋在地洞，就連這衣服也埋掉，沒想到……」洪文甫說到這兒，一陣劇咳，終於，沒把話說完就噁了氣。

放下了洪文甫的屍身，阿柱還有許多不解的地方，他費了許多唇舌，用了許多手勢，終於，從阿爾的身上找出了答案，今天兩人在一起，却原來是洪文甫昨夜在廢園所約，當年洪文甫的妻子被埋在地下，合該是她命大，在她掙扎着不斷向前挖土之時，竟挖至附近的一棵古樹，那古樹有個根

洞，如指頭般大小，使她能够呼吸空氣，自此她賴吃樹根爲活，終於生下了阿爾來。

他們母子倆在地下生活了多年，一直到阿爾五歲左右，母親才死去，要不是阿爾吃盡了那古樹根，樹枯已倒下，阿爾也不可能輕易挖開樹下的泥土逃生出來。

當阿柱完全了解這宗慘劇時，已是夕陽西下，他呆望着面前的阿爾，心中一片惘然，就連他自己也想不到，他一直敵視阿爾，到頭來竟救了他的生命，上天安排，往往是令人無法置信的。

疾

秋風送爽，省城的秋天，是一年裏最舒暢的季節，雖然一早一晚，已經要蓋被，但在白天，還是穿一件單衫，就可以到處走了，反正，不會再出汗就極之舒服了。

龍津路的王家，在這個仲秋的晚上，屋子團團的圍滿了人，每個人的臉色，十分凝重，王家少奶奶，更是面青唇白，點點珠淚盈在眼眶，差點沒有流下來。

「妳還站着發呆？瞧着自己的丈夫這麼辛苦，還不過去給他抹汗？」

一個尖銳的聲音，將王家少奶奶從迷惘中牽回現實來！她抬起頭來，目光接觸到站在她對面那個青色面孔的婆婆，頓時，全身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戰。

連忙垂低着頭，走近床邊，在床沿坐了下來。

看了床上的丈夫一眼，王家少奶奶勉強地說了一句：「你覺得怎樣了？」

躺在床上，是王家三代單傳的少爺王伯誠，他大約才廿三、四歲的年紀，由於他自幼體弱多病，全身瘦削，沒有幾兩肉似的，特別是此刻，目光散渙，眼睛深陷，額上臉上全是豆大粒汗珠。

「討了妳這樣的媳婦，真是倒了八輩子的霉，妳瞧妳這副死樣子，他是妳的丈夫，妳別當他癆病，連碰也不肯碰他一下，哼！怪不得討妳進門三年，連屁也沒放一個！」王家老奶奶尖銳的聲音

又响起來了。

地咬着唇，對這些責備，她似乎早已習慣，不是嗎？打從她的父親將她嫁入王家，三年以來，自己的婆婆，無時無刻不在敵視、仇恨着自己的。

而她自己，何嘗又不在仇視王家的每個人，包括她的丈夫王伯誠在內！

王伯誠雖然是個四肢健全的人，但却是半死不活似的，一年裏面，難得有十天可以起來的，而且，王伯誠是自小被父母寵壞的人，對待自己的妻子，亦如僕一樣，有事無事大呼小喝，種種苛刻的虐待，更不足爲外人道，王家少奶奶對他，從來就沒有感情。

此時，她勉強自床邊拿起了一塊汗巾，就給王伯誠抹汗，正當她動作時，王家老奶奶的尖銳聲音，又再响起來：「你們瞧瞧，這是什麼媳婦，自己的丈夫辛苦得這樣，她完全沒有關心，叫她替丈夫抹抹汗，你們看看，她那副死樣子，還比要她做什麼粗工更委屈呢。」

「老太婆，妳閉上咀可好？」終於，王家老媽王康忍不住開口了，不過，他並不是主持正義，他的話反比妻子說得更刻：「妳吵又有什麼用！誰教我們娶了這麼一個掃帚星進門，我們待伯誠好轉點兒，替他多娶個人回來吧，眼下我們先出去，讓伯誠歇歇。」

房間裏的人，都散去了，待屋裏的人完全走光，王家少奶奶的淚水，再也忍不住，珠串似的墮下來。

「妳哭什麼？爹娘罵錯了妳嗎？哼！我還沒有死，妳這樣愛哭，是不是存心想哭死我？」躺在

床上，不住冒汗的王伯誠，歇斯底里的向妻子罵道：

「我哭我的，你別無理取鬧好不好？」沒有過頭來，王家少奶奶只是委委屈屈的說。

「潘少英！你別在這兒臭美，待我的精神好點兒，我不會放過妳的！」王伯誠一字一字，非常怨毒的說。「來，過來給我抹汗。」

原來，王家少奶奶的閨名叫作少英，這時她被丈夫叱喝，勉強抹掉了淚水，就過去服從他的命令，三年以來的經驗讓她知道，自己就算不服從，到頭來王伯誠會嚷得全屋都知道，那個時候，吃虧的還是自己。

已經是可以蓋被的日子，也不明白，王伯誠怎地全身冒汗，才剛抹乾，汗水又像泉湧似的，看過不少大夫，診斷的結果，總說是脾虛腎虛，吃了不少藥，但從來沒有效果，反正每年一過中秋，三幾天後，這個症狀就來了，直到冬天，這個怪病似乎更厲害，三年以來，王家的人也已習慣，雖然是痛惜王伯誠的健康，但反正他一年、兩年都是如此，又不會因此而死去，慢慢的，他們就不再像以往那麼着急。

每年到這個季節，王伯誠發起這個病來的時候，整天都躺在床上，就似是專心一意發汗一樣，而在這段時候，他的脾氣比平時還要壞上幾倍。

所以，每年入秋後，潘少英所受的折磨，其實並不比她的丈夫要少！

x

x

x

夜深人靜，屋子裏的人，全部熟睡了，甚至臥病在床的王伯誠，在喝了大量的水之後，也都入夢了。

只有潘少英，白天捱了公公婆婆的罵，在這午夜時份，感懷身世，獨自在對面垂淚。

一天的時刻裏，只有夜靜，她才可以舒服一點，只有這段時刻，才是真真正正的屬於她，她能够想一些自己的事，能够想想久別的家人！

此刻，她想着遠在鶴山家鄉的娘親，假如她的母親，曉得自己的女兒，在這兒受盡別人的凌辱及折磨，不知會多難過，她又想到，去年秋夕，她想歸寧一次，看看闊別兩年的母親，而遭受奚落和拒絕時，她的淚水，又忍不住珠串般流下來。

正自悲泣時，驀地，床上的丈夫叫起來：「少英！少英！妳在哪兒！」

盡管心中老大的不情，她還是走到床：「什麼事？又要喝水嗎？」

但見滿身大汗，如在水中撈出來的王伯誠，兩隻深陷的■睛，冒出了一種異樣的，興奮的神色來。

「快！快出去把那個人找進來，只有他！只有他才能治好我的病！」王伯誠叫着，目中異樣的光芒更盛。

日夕相處，對這個半死不活的丈夫，潘少英有深刻的認識，她從來也沒有見過，王伯誠會是如今的樣子，尤其是他的眼睛所迫射出來的光芒，又是駭人，又像是垂死的人之迴光反照。

他咀裏所說的話，她更連半句也聽不懂：「你說些什麼？是不是又做夢了！」

潘少英一邊說，一邊握起手巾，就要給王伯誠抹汗，可是，她的手還未觸到王伯誠的額，就給對方撥開。

「妳這是幹什麼？我叫妳去把人請進來，妳還不馬上去！」王伯誠■在床上，氣急敗壞的說。

「我不曉得你說什麼！三更半夜，你要我去找誰？」潘少英放下毛巾，冷漠的說。

「你作反了，我的話妳也敢不聽？什麼三更半夜，他不就在街外嗎？快請他進來。」

對潘少英來說，王伯誠的話，簡直是語無倫次，干脆的，她就從床邊走開去，不再理會王伯誠的話。

「妳別走開，妳：：聽聽，外邊那人又在叫我們了，妳聽聽！」王伯誠眼見潘少英走開，又急又怒，但忽然之間，極之緊張地向潘少英叫起來。

初時，潘少英只覺得丈夫說的，全是夢話，但見到他神色緊張凝重，一點也不似開玩笑，不由得也動容了，可是，她留神靜耳去聆聽的時候，却是什麼也聽不到。

「去呀！妳還站着幹什麼？還不快去把那個八帶進來？妳聽不到他說，我們把門關住了，他不能進來嗎？」王伯誠又在旁邊叫道。

「你是太倦了，外邊根本就沒有人叫，就算真的有，這兒離街外那麼遠，怎可能會聽到有人在叫！」潘少英冷冷的回答，雙腳動也不動！

「妳這個狠毒的女人，妳明明知道，只要找到那人進來，我就有一線生機，妳故意不肯帶他進來，哼！妳是存心希望我死去的！」

王伯誠的無理取鬧，三年來潘少英早已習慣了，她一句話也不反駁，就當壓根兒是沒有聽到一樣。

「娘呀！你們快進來，快點進來！」王伯誠見到妻子不理睬自己，忽地直扯喉嚨的叫喚。整個王家，在這麼一聲尖叫下，全都甦醒，迅速的，王伯誠夫妻的房間，就堆滿了人……

×

×

×

站在黑夜的街頭，潘少英的淚水，隨着陣陣的秋風，簇簇的飄在地上。

在公公婆婆衝進房間之後，她已知道，她的噩運是逃不了，果然，當他們在聽了王伯誠的投訴後，不可理喻，就將她推到夜靜的街頭，要她去尋找那個可以治得了丈夫的怪病的人。

黑夜的龍津路，別說行人，連鬼影子也沒一個，身上穿着單薄的衣服，在這秋夜裏，陣陣秋風吹來，潘少英冷得直發抖。

現在她才了解，躺在溫暖的被窩裏，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

「找不到那個貴人，妳別想再踏進家門。」婆婆森冷的聲音，還在耳邊响着。

「我能上哪兒去，他們是存心要把我趕出來的！什麼貴人？我可以往那兒去找？」潘少英恨不得一頭把自己撞死，或許她來到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是還債的，還前生罪孽的債。

站着總不是辦法，緩緩地，潘少瑛就挪動腳步，心裏是空蕩蕩的，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要上哪兒去？

當她面對漆黑，涵湧的河水時，她才曉得自己竟在不知不覺之中，走到了長堤，滔滔的正是珠江的江水。

就算傾盡了珠江的水，可以沖得掉她的淒苦嗎？活在這世界上，她本來就是一無所有。

閉上眼睛，潘少瑛在片刻之間，決定了自己的命運！

雙脚一屈，就要縱身跳下去，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個陌生，自己從沒有聽過的聲音，在背後响起來：「妳爲什麼要死！」

本能的嚇了一大跳，潘少瑛回頭一望，就見到背後站着一個，穿着學生制服，大約廿三、四歲的年青男子，在微弱的月色下，他臉上輪廓分明，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視自己的時候，充滿了關情！

在這夜靜無人的長堤下，忽然邂逅這麼一個英俊，而又年青的男子，潘少瑛那間忘記了自己的苦境，一顆心却忍不住撲通撲通地劇跳起來。

「姑娘，究竟有什麼不愉快的事呢？我在妳背後跟了妳許久，我發覺妳似乎有些不能解決的事，情，螞蟥尚且貪生，姑娘就算是有再疑難的事，也不該想到輕生！」

這個年青人一番關懷的話，令剛止了淚的潘少瑛，眼淚又忍不住簌簌而下。

本來，在這個世界上，她覺得沒有一絲溫暖，但此刻她却忍不住，將自己的不幸遭遇，與及今夜的事，盡數向那個陌生的年青人投訴。

「這事真的太荒唐了！」年青人以同情的目光，凝視着面前這個可憐的少婦。

「他是無中生有，他們是故意找一個藉口，把我趕走的。」潘少英悲哀欲絕的說。

「姑娘，妳不用太難過，我可以幫助妳。」

「哦？」潘少英異地抬起頭來，望着那年青人，腦海裏忽然想到一些可怕的事，自己太相信這個陌生人，如今夜深無人，萬一他要對自己不規矩，那更是掉盡黃河的水也洗不清。

當年年青人見到潘少英畏縮地退後了幾步，似乎立刻明白她心中所思，遂和顏悅色的說：「妳誤會了，我■的是存心想幫妳的忙，我可以隨妳回去，反正尊夫不過說聽到街外有人呼喚，可以治好他的病，他並不知道，那個人是怎麼副模樣，我可以冒充那人，姑娘便不用在街頭流離浪蕩。」

「這不大好的，先生，我很感激你的好意，不過，王家的人，每一個都是厲害貨色，你這樣冒充，萬一這只是他們要趕我走的一個計謀，那你就會吃很大的■！」潘少英焦急的說。

「不怕的，我有信心，就算他們真是知道我是冒充，我也有辦法對付，姑娘，事不宜遲，妳就帶我回去吧！」年青人滿懷信心的說。

x

x

x

就連潘少英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何以會那麼大胆，聽從那個年青人的獻計，真是把他帶返土

家來。

或許，因為這個年青人給她無限的信心，又或者，她早已徬徨無主！

可是，到了門口，潘少瑛的心，就跳得很厲害，她緊張得連叩門也忘記了，反是剛才始通姓名的年青人古勝新，逕自伸手去叩門。

很快就有人打開了門，門裏出現的是王家的男傭人阿錦，他見到潘少瑛時，極之高興，就道：「少奶奶，你終於回來了，老爺與奶奶在裏面急得團團轉，少爺他……他已昏過幾次，情況好危險啊！」

王伯誠入秋後，有個冒汗的症候，但長久以來如是，從未見過發生什麼危險，如今自己才出去半夜，竟然有這樣的突變，雖然，潘少瑛對這個半死不活的丈夫，沒有什麼感情，但乍聽了阿錦的話，也是結結實實的被嚇了一跳，連忙就往屋內奔去。

「哼！妳回來了，我們叫妳去找的人呢？」才跨進房門，婆婆的冷峻的聲音就响起來。

「我……」潘少瑛被喝，整個人都發抖了。

「我就是了。」古勝新不知在什麼時候，已逕自走了進來。

「你就是我兒子要找的人？你真的能救得了他？」王老爺上下打量着古勝新，他的口氣，顯然對古勝新是充滿了懷疑。

古勝新的神色比王康更冷，他斜視了潘少瑛一眼，從她蒼白的面色可以看出，她驚得自心中抖

出來。

「你們既然不相信我，我可以立刻去，反正，你們兒子的死與活，對我來說是沒有任何影響的。」古勝新說着，就要回身往外走。

「且慢！」王康叫了一聲，轉過頭來，就向媳婦問道：「這位先生可是能够醫治伯誠的？」接觸到王康如電的眼光，潘少英趕忙低下頭來，她不知道自己該點頭，還是從實招出？

「究竟是真不是？妳是死人，聾的？幹什不答？」王老奶奶在旁喝道。

「是的！」把心一橫，潘少英終於不顧一切地點頭。

「請讓我來。」王康然對古勝新的身份，仍舊半信半疑，但人既然已經來到了，即管讓他看看。

床上的王伯誠，已經昏厥，他的全身混濕，汗水像溪流一樣，別人見到他這個情形，還不見得怎樣，但潘少英却忍不住驚呼起來。

她才出去半晚，王伯誠的變化，居然如此之大，出門之時，他的人雖然瘦，然全身冒汗，但畢竟還似個人樣，但如今，躺在床上，王伯誠，全身肌肉一下子完全收縮了，皮膚雖然是充滿了汗水，却是裂的，唇上，臉上，到處的皮膚都裂開，露出裏面的骨頭來。

潘少英實在不明白，何以自己才出去半天，就變得如此嚴重，像王伯誠此刻的樣子，顯然死

不遠，就是華陀再生，要救活他也不容易。

想到這一層來，她更驚慌了，盡管古勝新進門以來，一直是裝得很像，但萬一王伯誠過不了天亮，一命嗚呼，王康夫婦，必然不肯罷休。

她恨不得立即開口，就解釋這件事，只要能擺脫得了王伯誠死後與彼等沒有關連，她寧願此刻受點責罵。

可是，潘少瑛還沒有開口，古勝新已搶先說話了：「哈！別人治不了他，我可有把握，若找別的大夫來，我保證他活不到天亮。」

王康夫婦自是見過世面，經歷過大風浪的人，他們當然明白兒子的急急，如今得古勝新這般說法，半驚半喜，忙問：「什麼辦法？」

古勝新沉吟着，眼睛向房間裏的人游視一周，却又什麼話也不說。

這可急煞了王康夫婦，剛才的氣燄早就收斂起來，帶着可憐兮兮的口氣問：「先生，究竟有何辦法，請你說出來吧，天色已不早了，很快就要雞啼！」

古勝新不徐不急的，就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出來，王康夫婦見狀，立刻又道：「這張紙就可以治得我的兒子？你：：你不用替他診脈嗎？」

不回答他倆的話，古勝新逕自吩咐：「把房間的燈熄掉，拿盒火柴過來。」

幾會過治病要關燈的？王奶奶又有話要說，可是，王康畢竟見識多，他已開始明白，這個古勝新不同尋常的人，立刻就向媳婦道：「快拿火柴來，並且把燈關掉，快！」

潘少英聽了吩咐，就依言去做，頓時，房間變得漆黑一遍，氣氛也變得十分緊張。

「大家千萬不要說話。」黑暗裏，衆人都聽到古勝新嚴肅的聲音在道。

雖然，每個人的心頭都是充滿了疑問，但是，沒有人敢在這一刻發出聲响，屋子裏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也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喀嚓」一聲，火柴亮着了。

衆人屏住氣息，凝視着古勝新，着亮了火柴，就以火柴去燃燒剛才他從口袋裏掏出來的紙條。至此，衆人都知道，古勝新所掏出來的，一定是靈符，而心裏最爲吃驚的，要算是潘少英了。初時，她一直以爲，古勝新是個見義勇爲，存心要幫自己的青年學生，如今見他這些舉止，顯然，他就是王伯誠要自己去找的人。

但若古勝新就是那人？何以自己跑到街上的時候，他又不立刻現身，偏要弄得自己幾乎跳河求死，他才出現？

事實上，潘少英也沒有時間多想，因爲在這個時候，古勝新已燃亮了他手上的靈符。燃燒的靈符，火光映在古勝新的臉上，只見他的面色青幽幽的，神態更有種說不出的恐怖。但見古勝新握住燃燒着的靈符，就伸手往床上昏迷的王伯誠面上去照。

本來王伯誠所躺的地方，十分黑暗，如今，古勝新以靈符一照，大家就見到，王伯誠的全身，竟伏着無數一寸來兩寸高的小鬼。

每個小鬼都是青面獠牙，在火光一照之下，那些伏在王伯誠身上的小鬼，全都掉了下來，迅速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踪。

靈符照到王伯誠身上每一處，每一處的小鬼都消失了，直到靈符燃燼，那些小鬼就完全消失無踪。

若非是親眼目睹，屋裏的每一個人，都不會相信自己會見到如此詭秘的情形。

在靈符燃燼，房間又回復了剛才的黑暗後，古勝新的聲音又響起來：「現在可以着燈了。」當燈亮了之後，王康夫婦首先見到，王伯誠身上的汗水完全消失，而他的呼吸亦恢復了暢順，顯然，他的生命不再有危險了。

「先生，真的謝謝你，你果然治好了犬子。」王康此刻已明白古勝新是個非常人，對待他的態度，跟以前完全不同了，「請過外邊休息，用茶。」

「不必了，我要走了。」古勝新態度仍然淡漠。

「先生，何以我的兒子，身上有那麼多的小鬼呢？」王家奶奶把握着時機，就向古勝新詢問。「令郎命裏犯邪，那些小鬼是吸盡他身上的水份，以修練成道的，若無靈符火光照着，他們才不會消失，你們只是凡人，肉眼當然看不到。」古勝新道。

「但：為什麼每年總是到了這個時候才這樣？而且往年他雖然也是拚命的出汗，却也沒有今次那麼危險？」王家奶奶又將心中其他疑問，一股腦兒提出來。

「這■怪你們不明白，這■小鬼，全是在孟■時候，悄悄從地獄溜了出來，不再回去的，他們到了入秋之後，就到處去找像令郎這種身子孱弱的人來對付，前年、去年，大概來找他的小鬼，不及今年的多，所以令郎才僥倖的過得了！」

聽了古勝新這■詳細的解釋，他們才■完全明白，■然，他們再三懇求古■新留下，但古勝新仍舊堅持立刻就■去！

在臨走前，古勝新却道：「這一次，令郎的健康，應該可以從此好起來了，但你們得留心，若是他再犯病，一定會比先前■害，你們切記切記！」

剛放下的一塊心頭大石，在古勝新這番話之後，又再重新浮上來。當王■夫婦，懇求古勝新■下居址時，古■却微笑着道：「我是個居無定所的人，這次來給令郎■鬼，純粹是彼此有緣，假如令郎與我，真的有緣份的話，下一次，可能我們還會見面的。」

拋下了這段說話，古勝新就■長而去，片刻之間，走得無■無踪。

在這個時候，鷄啼聲亦已在遠處響起來了。

x

x

x

古勝新的話，當真比金科玉律還要■，自從那夜後，王伯誠的身■，真的是一天一天的健康起來。

在過去，王伯誠身■瘦弱，不能吹風，不能進■，站起來走兩步，也就■暈■軟，脾氣也急躁

非常。

可是，自從古勝新那夜走了之後，他的胃口，比前好了，初時每餐只能進半碗，漸漸能增至一碗，本來只剩下皮包骨的身子，如今也生出肌肉來，在屋中走動，也不會片刻就覺得疲勞了。

得的，王伯誠的康，日復一日的好轉，他的脾氣，亦日復一日的收斂，往日，動不動就與潘少瑛爲難，把他作爲發洩的對象，但如今，與潘少瑛有說有笑，雖然談不上恩愛，但是亦已漸漸生出了感情。

這是潘少瑛自入王門之後，唯一的一段平靜而稍爲安樂的日子，就是王康夫婦，以前瞧媳婦不順眼，大部份的原因，也是爲了兒子的關係，如今王伯誠的身體，已經好轉，脾氣亦比前要好，很少再發脾氣，所以，王康夫婦亦不大管潘少瑛了。

眼看冬盡秋來，王伯誠的身體，也一天好上一天，而且還起來幫忙妻子打點家中的事，準備過新年。

一切都是順意的如意，潘少瑛在厨間親手與下人炸油角，而王伯誠則在大廳裏，指揮着下人打掃，夫婦倆分工合作，極之和諧。

正當潘少瑛在炸着油角時，忽然，下人金貴就匆匆忙忙的進來，向她說道：「不好了，少奶，少爺的病又發作了。」

潘少瑛聽了，立刻就覺得連手上的筷子也丟在地上，他望了金貴一眼，才道：「爲什麼？什

病又發作！」

「我們剛才在客廳，依他的指■清掃，忽然，少爺滿頭大汗，隨即就昏倒了。」
未等金貴把話說完，潘少瑛已經飛也似的，向自己的房間走去。

只見王伯誠已躺在床上，明明王伯誠白天還是好好的，此刻却是臉色蒼白，全身渾濕，就像剛從水中撈出來一樣，而且，喘息得十分厲害，就像很辛苦似的。

「伯誠，你覺得怎樣了？」潘少瑛焦灼的問，她的目光，流露出關■的神色。

「快：：找上次那個人來！」呻吟中的王伯誠■道。

潘少瑛心裏抽抽，那個古勝新是■行踪飄忽的人，急切■，自己如何能找到他？以前，自己跟王伯誠還沒有感情的時候，還不大着■，可是如今：：

「少瑛，你：：求妳：：快替我把他找來：：一當潘少瑛在發呆之際，王伯誠又叫起來。

「好，我馬上就去，馬上就去！」爲了安丈夫的心，潘少瑛應了一■，只得步出房間，心中却暗暗叫苦，人海茫茫，教她上何處去找？

才步出房門，就見到金貴帶着古勝新匆匆忙忙的走過來，這下子，潘少瑛■直是喜出望外，甚至忘記詢問，金貴在何處將古勝新找來？

「古先生，快：：他又發病了。」

古勝新的態度，仍舊與上次一樣的從容，在衆人的簇擁下，走進房間。

但見他低下頭來，看了床上的王伯誠一眼後，寬闊的眉心，忽然皺了起來：「唔！大家都出去吧！」

「出去？」潘少瑛不解的問。

「正是，這次比較棘手，所有人都要出去，免得我在作法的時候分神。」古勝新不徐不急的說道。

×

×

×

時間一分一秒的溜去，站在房門外的人，都是十分的焦急，尤其是潘少瑛，雖然人在房外，心早已飛進房間內去。

「爲什麼這麼久也沒動靜，不如走進去看看。」

此語一出，站在旁邊的王老奶奶就道：「千萬別造次，大概正在施法，妳胡亂闖進去，生什麼事之際，妳負得起這個責任？」

低垂下頭，潘少瑛不敢做聲。

房內靜悄悄的，依然未見打開，站在外邊的潘少瑛，關心丈夫的病，直已急得如鍋上的螞蟻，一刻也不能等了。

靈機一觸，從天井穿過去，可以進入房間，她不動聲息，趁着王康夫婦舉頭探望之時，就退了開去，以飛快的腳步，走進天井。

門沒有關，輕而易舉就推開了，從房後轉出來，正想看看丈夫的情形。

豈料，不看尤可，一看之下，尖聲地叫起來。

却說在房門外的王康夫婦，等得十分心焦，絲毫不發覺媳婦悄悄的退去，而突然聽見一聲尖叫，面面相覷。

「發生了什麼事？」

「好像是媳婦的叫聲！」

王康作出了主意：「不管怎樣，快進去看看。」

當王康夫婦破門而入，房裏的情形，同樣是令他們倒抽一口涼氣，甚至說不出話來。

古勝新沒有影子，而他們的媳婦，却倒在床邊，額上穿了個大洞，鮮血汨汨而下，已是不久人世了。

「發生了什麼事？」王奶奶連忙抱着地上奄奄一息的潘少瑛，慌亂的問。

「奶奶……我……悄悄進來，見到那個……古……勝新，原來他才是真的小鬼，他伏在伯誠身上，拚命舐他的汗……」潘少瑛十分吃力的說。

「那個古勝新呢？」王康在旁問道。

「我不知道，他將我推倒在床邊，一幌眼……就不見了踪影……」

「怪不得，金貴無端在門外碰到這……原來他是早有所謀，要進來害……」

「還說什麼，快看看兒子怎麼樣吧？」王奶奶又急向丈夫說。

床上的王伯誠，像個老人一般，甚至連身子也縮小了，潘少英畢竟是遲了一步，雖然她也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但還是救不了丈夫。

一時間，王康夫婦再也抑不住，放聲大哭起來了。

當初，要不是他們迫潘少英把古勝新引來，王伯誠的性命大可以拖延，但如今……

抬花轎

故事發生在以前的廣州市，那時候，主要的交通工具，還是靠人力抬的轎子。

以晚上來說，大沙頭及東堤一帶，轎夫最多，因為這附近妓寨林立，姑娘們出條子，嫖客們過訪，都極需要這種交通工具，轎夫們留在此地，不多不少，都會有點生意，尤其是入夜之後，這兒的生意更是特別的佳。

高占源與李品奎都是從韶關下來省城做生意的年青商人，離家日久，自是難免寂寞，因而在入夜後，多往這兒作些消遣。那夜，兩人自大沙頭一家叫『青樓』的妓寨，打過茶圍，出來之後，李品奎意猶未盡，一邊走，一邊對他的同伴說：「老高，『說省城的『師姑廳』，裏面甚是風光，現在時刻尚早，咱們去逛逛好嗎？」

高占源對李品奎的提議，毫不感興趣，說道：「別攪我，面對那些光頭的女人，我連隔夜飯也要吐出來。」

「聽說小北有間若思庵，很是出名……」

李品奎的話還未說完，高占源已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別作孽了，我現在肚餓，不若到大三元宵夜去，好嗎？」

李品奎見同伴沒有興趣，只好打消了他的念頭，恰巧前面有頂轎子，他就向蹲在地上的兩個轎夫道：「喂，去大三元！」

豈料，那兩個轎夫，對生意的上門，毫不起半點勁，只是懶洋洋的道：「先生，找別人吧，咱們收工了。」

高占鳳見到那兩個轎夫的態度，心裏很氣，就道：「你們怎了？你以為我們付不起錢。」這一次，兩個轎夫干脆不做聲了，李品奎又待發作，就有兩頂轎子走過來，其中的轎夫，爭着打開轎門，請他們上轎。

「豈有此理，也沒見過這樣的人，難道我們的錢是腥臭的？」李品奎上了轎子，還在氣吁吁的說。

「先生，你不知道了，阿旺跟阿壽兩人，每晚到了這個時刻，都不會再接生意了！」在前面走着的轎夫，忽然答腔。

「爲什麼？」

「每一夜，差不多這個時刻，他們就開始要抬花轎了！」仍在前面走着的轎夫又道。

「抬花轎？」李品奎呆了：「晚上去抬花轎？」

抬轎的轎夫只是笑着，對李品奎的話却不接腔。

倒是李品奎却被勾起了好奇，又向剛才開口的轎夫問：「爲什麼會在晚上抬花轎？我雖然不是

省城人，倒也知道。整個廣東省，也沒有地方是晚上出嫁的風俗，你們不是人嗎？就算真是，也不可能每個晚上抬花轎，難道省城晚晚有人女？」

李品奎一口氣將自己心中的疑團道出，但前後的轎夫，仍然沉默，不肯再開口，就當李品奎心裏悶時，驀地，他見到剛才那兩不肯做高占源生恩的轎夫，竟已抬着一頂花轎，經過自己的身邊。

這下子，李品奎再沒有話說了，顯然，給自己抬的轎夫，並沒有欺騙自己。來到大三元之後，三杯到肚，李品奎根兒就忘記將這件怪事告訴他的同伴。

x

x

x

隔了幾天，一夜，高占源與李品奎，一個布商之邀，在十八甫那邊的文昌赴宴，宴會後，兩人一起出門，正待緩緩的散步，返回彼等的住處時，忽然，他們見到，一頂由兩人抬着的花轎，在面前經過，是黑夜，高占源却認得，那兩個人抬花轎夫，正是前幾夜不肯接自己的怪個。

「喂，阿奎，你瞧瞧，這兩個轎夫，不正是前幾晚那兩個混蛋嗎？」

「是呀，他們真的又抬花。」李品奎猛然起上次的事，心不在焉的說。

「奇怪，誰會在三更半夜迎親？我才是頭一回見到有人半夜三更抬花轎的。」

「聽其他的夫說，這兩個混蛋東西，叫做阿旺和阿壽，他們真的是每個晚上也抬花轎的。」

李品奎冷冷的回答。

「有這種事！」

當下，李品奎就將自己上次聽來的話，詳細說與高占源知道。

高占源聽了同伴的話，亦挑起了好奇，他興緻勃勃的說：「反正沒事，我們隨着他們後面，看看花轎到底抬到何處？」

李品奎當然沒有異議，於是，兩人真的隨着花轎的後面，悄悄地跟着。

花轎走過叢桂新街，然後就直入叢桂西街，花轎在街角一間古老大屋前停住，兩個轎夫將轎子擱下。

李品奎與高占源躲在一邊，看得十分清楚，那兩個轎夫將花轎擱下之後，就蹲在地上，過了片刻，兩人將花轎抬起來，瞧着來路回去。

在花轎擱下來之時，他們看得十分仔細，花轎裏並沒有人走出來，而那間古老大屋，亦無人出來觀看花轎的來臨。

目送兩個轎夫，將花轎再抬回去，高占源忍不住先開口了：「喂！你說說，這兩個轎夫，究竟弄什麼玄虛？」

「我曉得才奇？」李品奎說：「這兩個混蛋，簡直就是瘋子，三更半夜，將轎子抬來抬去，你說他們爲的是什麼？」

高占源回憶了一下剛才的情形，忍不住又道：「我懷疑，他們抬的轎子，裏面根本是空的。」

「這就更荒唐了，他們爲的是什麼？力氣沒處可用？半夜抬頂轎子，隨街亂跑？」李品奎說話之時，翻着眼睛。

「阿奎，難道你沒有發覺，我們一直跟踪那頂花轎的時候，那乘花轎是左右的盪來盪去，若是裏面有人，他們又怎能抬得這樣輕鬆？」

「那就教人百思不得其解了。」李品奎聳着肩，就對同伴說：「夜了，無端跟踪了兩個瘋子一夜，我很睏了，回去吧！」

高占源見到空無一人的街道，亦不禁失笑起來：「真的，我們白白浪費了半夜，什麼也追尋不出。」

兩個人於是往往處走去，當然，他們的話題，仍然集中在今夜的怪事上。

×

×

×

偶然有一天，高占源自己外出，經過下九路時，見到一頂花轎停着，乍眼望去，這頂花轎，似曾相識，呆了一呆，恍然大悟，那正是自己與李品奎曾跟踪了半晚的那頂花轎。

想起當夜的事，高占源已忍不住好奇，就向蹲在花轎旁邊那個吸着竹筒烟的漢子問：「老兄，怎麼這兒有頂花轎！附近不似有人辦喜事，也沒見到張燈結綵。」

吸烟的漢子望了高占源一眼，說道：「是沒有人辦喜事，這頂花轎天天都擱在這兒，晚上才會有人來抬。」

「來抬的是阿旺和阿壽嗎？」

「是呀！」吸烟的漢子答道：「他們已經這樣晚晚抬花轎，抬了幾個月了。」

「晚晚？爲什麼？」高占源脫口而出就道。

吸烟的漢子，閉上咀巴，不再理會他們的話。

「到底是甚麼原因，老兄，你可以告訴我嗎？」高占源似乎不知道那老漢不理睬自己，是另有深意，還在繼續的追問。

「我不知道，你別追問了，」那漢子晦氣的說着，一面站起來，走向他的家裏去，給高占源一個閉門羹。

高占源望着那頂擱在路邊的花轎，心頭的好奇簡直到了極點，他是個生意人，眼光是精明的，那吸烟的漢子分明是知道阿壽跟阿旺，每晚抬花轎的原因，只不過是不肯告訴自己而矣！

這時，四下已無人了，高占源要打聽花轎的事，亦再無法打聽，但是高占源對那頂花轎，引起了無限的好奇，所以他走近花轎，不由自主仔細的打量。

花轎就是花轎，與其他花轎完全一樣，也是描紅漆金，外表美侖美奐，高占源在花轎周圍打量了好一會，終於忍不住了，打開花轎門。

花轎裏面，空無一物，高占源望了一眼後，就有說不出的失望。

入夜，高占源找着李品奎，在外邊吃飯，當然，他將今日所見的事，一五一十告訴李品奎。

李品奎聽完，心中產生的好奇，不在於他的朋友之下。

「我看這件事必然有古怪，我很有興趣，要知道阿旺他們到底攪什麼鬼？」李品奎說。

「我想了整個下午，只想到一個原因。」高占源沉吟了大半天才道：「他們每晚丟下了生意不做，老遠的將花轎抬來抬去，會不會是他們借着花轎作幌子，其實在做些見不得人的買賣。」

「你是指他們走私？」李品奎叫起來。

「這是唯一的可能。」

「我看不是這原因。」沉吟了一下，李品奎才道：「你忘了嗎？那天晚上，從文昌出來，我們不是跟蹤過阿旺他們，他們將花轎抬到■桂西街的古老大屋時，若是他們真的有什麼勾當，為何沒有人出來接應，何況，花轎裏似乎是空空蕩蕩的，不似放進了什麼私貨。」

「你說的也有道理。」

當下兩個人沉默的吃菜，但驀地，高占源又開口了：「我認為這還是有可能的。」

「爲什麼？」

「也許，他們發現了我們的追蹤，所以故意讓我們什麼也查不出來。」

「唔，你說得對！」李品奎拍了一下額前，又道：「喂，你有沒有興趣，今晚再去跟蹤這兩個
人？」

「再去跟蹤？被他們發現了，該怎麼辦才好？」高占源望了這個伙伴一眼，就躊躇起來。

「傻瓜，現在我們是知道那花轎攔在下九路，我們今晚在差不多的時間，先躲在那兒附近，待他們出發了，我們就隨着他們尾後，看他們究竟鬧什麼玄虛？」李品奎興緻勃勃的說。

「好，就這麼辦！」高占源也被挑起來。

x

x

x

入夜，高占源跟李品奎兩個人，提早吃完飯，就趕到下九路去。

高占源老遠就見到那乘花轎停在路邊，於是，就與李品奎擇了一個僻靜的角落，隱藏起來。

李品奎站了半個鐘頭，心裏十分緊張，一邊喃喃自語，道：「怎麼還不來？怎麼還未有人影的呢？」

「你別心急好不好？他們一定會來的。我們耐心等待一下吧！」高占源答。

兩人正在說話時，李品奎就見到遠遠的有兩條人影走來，當下他立刻就問道：「會是這兩個人嗎？」

根本不用高占源回答，因為那兩個人已走到花轎旁，就算夜色已暗，但李品奎和高占源仍然一眼可以看出，這兩個人正是轎夫阿旺和阿壽。

兩人十分緊張，連大氣也不敢透一下，立刻就屏住氣，目光盯視着兩人。

由於兩人躲在暗處，阿旺及阿壽對有人監視，渾然未覺，兩個人也沒有說話，却分別走往花轎的前後，就將那乘花轎抬了起來。

當花轎抬到距李品奎二人隱身之處兩丈之遙，他就向高占源打了一個手勢，於是，高占源與他一同現身，悄悄追在花轎的背後。

「你看看，他們今晚把花轎抬到哪兒？」高占源悄悄問李品奎。

「他們才剛出發，天曉得他們上哪兒？我們小心跟着他們，遲早一定知道的。」

爲怕阿旺等發現，這一次，高占源二人比上次更爲小心翼翼，他們始終與花轎保持兩丈多的距離。

走了幾條街後，已經熟悉了廣州市街道的李品奎，忍不住心頭的詫異，就叫起來：「喂！你看到了沒有？」

「看到什麼？」

「你難道還沒有發覺，他們所走的路，似乎又是到西關去！會不會又是去叢桂新街的古老大屋呢？」李品奎有點緊張的說出來。

「也許有可能。」

兩人當下不再交談，更加小心的隨着花轎。

當阿旺和阿壽走向叢桂新街時，李品奎兩人心裏已經雪亮了，因爲他們都十分清楚，由叢桂新街一直往下走，就是叢桂西街了。

果然，他們半點也沒有料錯。

花橋真的走入叢桂西街，也真的停在上次的那間古老大屋之前。

相視一眼，李品奎兩人已經心照不宣，他們分別隱在不同遠近的兩間房子門前，監視那兩個橋夫的舉動。

但見阿旺及阿壽，都蹲了下來，瞧他們的行動，似乎只是在地上休息，他們甚至連花橋也沒望一眼。

那間古老大屋，緊緊的關着大門，連半條人影也沒有，而那乘花橋擱在那兒，也是半點動靜都沒有。

約莫過了一句鐘左右，阿旺及阿壽又站了起來，重新將花橋抬起，往來的地方走去。待他們走得遠了，李品奎及高占源兩人，趕快的又聚在一塊兒。

「莫非今次他們又發現被跟踪？」高占源抓着李品奎，很疑惑的問。

「沒可能的，我們今次這樣小心，」李品奎說着，臉上出現憤憤不平的神色，「老高，你有沒有發覺橋子空空蕩蕩，他們抬橋時，也不見得很吃力？」

「對，我也有這種感覺，他們似乎是很輕鬆。」高占源是極之同意李品奎的分析。

「我有個辦法，我們現在追上前去，借故要叫橋，看他們怎樣？必要時，我們打開橋門，看個究竟。」

「這怎麼可以？他們抬的是花橋，天底下問，那有男人坐花橋的道理？」

「你別這樣死心眼，我們不是真的要坐花轎，我們可以裝作喝醉了酒，而且夜色那麼暗，我們就當自己沒看清楚那頂不是普通轎子，不就行嗎？」

「好！我們追上去。」

×

×

×

「喂！老兄！你們等等。」

當阿壽和阿旺正轉入太平路時，背後一聲呼喚，使兩人不由自主停了腳。

「先生，有什麼事嗎？」開口的是在前面抬轎的阿旺，他很詫異有人在這個時候出現。

「我要到寶華路，你們送我去。」那個說話的人，被另一個人扶着。

「先生……」

「別囉嗦了，」扶着剛才說話的人，插咀道：「你們沒看見嗎？他喝醉了，快把轎停下來，你們好好的送他往寶華路。」

不用說，這兩個人，正是李品奎和高占源，李品奎扮那個喝醉了的人，而高占源扶着他。

阿旺與阿壽，每天接送不少客人，顯然，他們一點也不認出，這兩個人正是上次跟他們發生過不愉快事的人。

「先生，這是一頂花轎，怎可以載你。」阿壽用爲難的口氣說道。

「花轎不是轎嗎？」高占源道：「你們瞧，他已經醉得不能走路了。你們就走一趟吧！」

阿旺與同伴相視一眼，對這兩個攔路的人，似乎連一點辦法也沒有。

最後，阿旺又開口了：「先生，我們這頂花轎坐着人，又怎能抬你的朋友呢？」

李品奎和高占源暗地打了個眼色，他們當然可以聽出，這兩個轎夫，不過是故意推搪，主要的還是阻止他們途■嚼■。

這時，扮醉酒的李品奎，故意打了■酒呃，又推開高占源的扶攙，逕自衝到花轎前面。

李品奎這下■，嚇得那兩個轎夫連忙異口同聲的呼喝：「喂！你這算是什麼？不是跟你們說過，轎子裏有人嗎？」

李品奎干脆當作聽不到他們的呼喝，咀裏喃喃地說：「我再也走不動了，我要坐轎回家。」

咀裏說着，人已用迅速的動作，拉開轎門

當李品奎將花轎門拉開之時，整個人■呆了，既說不出話，表情也是說不出的錯愕。

高占源的好奇心，也不下於李品奎，所以他趕快的衝上來，然而，當他往花轎內望時，他的表情，不會比李品奎好得多少。

阿旺與阿壽並沒有說錯，轎子裏早有人坐。

花轎裏坐着的，當然不會是個男人，而是個穿着鳳冠霞■的新娘子。

「對不起！對不起！」高占源一邊說，一邊輕■扯着李品奎的衣服，要將他拉開。

就算李品奎與高占源的臉皮再厚，碰到這樣的情形，也不好意思再面對阿旺與阿壽，他們兩人

飛也似的走開，似乎還感覺到，兩個轎夫正以幸災樂禍的目光，瞪着他們的背脊。

×

×

×

這一夜，李品奎與高占源都是垂頭喪氣。

次晨，二人在大同喝早茗，自自然然的，話題又昨夜是的事。

「真倒霉，我做夢也想不到，花轎裏真的有人，」李品奎一邊撫玩着茶盅子，一邊說道。

「可不是嗎？當時我見到你拉開轎門的情形，也真的吓了一跳，我還以為你遇了什麼邪？」
無精打采的，咬了口叉燒飽，李品奎道：「可不是邪門嗎？那有人晚上出嫁的？」

高占源喝了口茶，才道：「算了吧！本來這件事就跟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誰教我們多事，偏要管人家，以後我們再不追蹤就是了。」

李品奎的個性，可跟高占源全不同，他拍了一下桌子，就道：「哼！就這樣算了，給兩個轎夫作弄，我可是無論如何不會服氣，我發誓，這件事我非要管到底，我決定跟他們泡上了。」

搖着手，高占源忙勸道：「何苦呢？這件事情，其實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跟那兩個傢伙，無怨無仇，只怪我們太多事了。」

李品奎對高占源的力勸，完全聽不進耳內，他說道：「你這人太老實了，你也不想想，三更半夜，怎會有女子出嫁的？就算有，怎會就只有一頂花轎那麼孤孤單單，連儀仗也沒有，這分明是作弄咱們。」

「也許一處鄉村一處例，你如何能够說得那麼肯定？」高占源不以爲然，反駁友好的話。

「就算是雲南的土著，迎親嫁娶，也有他們的繁文褥節，何況是廣東省，又有廣州市。阿源，你太天真了吧？」李品奎頓了頓，呷了口茶，才繼續說：「依我想，這兩個轎夫大概認識你遇見的漢子，那漢子告訴他們，有人打聽他們的事，因此他們故意裝下這個洞，讓我們昨夜踩下去。」

「你的意思是——我們見到的新娘，也是那轎夫尋人，故意作弄我們？」

「當然。」

「不可能吧！」

「怎麼不可能？這是唯一的可能才對。」李品奎剔着牙，目光流轉好一會，忽地果斷的說：「我有辦法了。」

「辦法？」

「是，一個報仇雪恨的辦法。」李品奎壓低了聲音道：「我們今天黃昏，在別人都在家中吃飯的時候，我們悄悄將花轎搬走，看他們往那兒去找？」

「但這麼大的一頂花轎，我們抬到那兒去呢？」高占源簡直對李品奎的計劃匪夷所思，「怎麼辦？我們又不是抬慣轎的轎夫，貿貿然偷了人家的花轎，如何處理？」

「這個嘛……」李品奎一下子也被高占源的話問得愕然，他只是時報仇心切，根本就沒想過把人家的花轎偷來之後，如何處理？

「算了吧！」高占源乘機就說，「既然如此，我們索性收手了吧！我們那些轎夫本就沒怨沒仇，和他們鬥氣，平白只是辱沒了自己的身份。」

「不成！這口氣我是無論如何嚥不下去。」

「但我們實在沒法處理那頂花轎，你想想，花轎的面積這麼大，又摺不起來，又無法收藏，咱們何苦自己找些累贅？」

李品奎聽高占源的話，忽然想起了一個辦法，他立刻就道：「我們根本不用動腦筋，我已有個現成的好辦法。」

「什麼辦法？」

「山人自有妙計，今晚日暮時，你且隨我來。」

x

x

x

當高占源和李品奎，混身是汗回到家中，未開門，高占源就道：「我現在還在擔心，老李，你也是太大胆了，偌大的一頂花轎，竟然扔進珠江裏，我真怕會被人看見，那可會犯上官非。」

「放心吧！我們進行時，正是人不知，鬼不覺的。」李品奎笑了一下，又道：「我現在想一下，那兩個傢伙今晚發現花轎失了踪，真不知是副怎樣子的阻礙？」

高占源搖了搖頭，本來，他一直反對李品奎的做法，也不知為什麼原因，竟然會陪他一齊瘋。當下，他開了門，要走進裏面，當他們見到廳裏的一件龐然大物時，心裏不由嚇了一大跳。

大廳當中，正擱頂花轎，花轎上的裝飾，還淌着一滴一滴的水珠，忽然，這頂花轎，正是他剛剛扔進河裏的那一頂。

「爲……爲什麼……？」

高占望着李品奎的面無人色，自己的驚慌，不在李品奎之下，何況這下突變，他自己也無法解釋。

正當兩人欲回身離時，花轎的門忽然打開，一個身穿鳳冠霞帔的新娘子走了出來，看她身上的衣物，亦全是水淋淋的，彷彿是剛從水裏走出來的一樣。

「妳……妳……」

「妳不是那晚坐轎的新娘？」李品奎驚叫起來。

一團冰冷，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音，自覆蓋着的紅羅帕內傳了出來。

「你們幹的好事。」

李品奎與高占源二人，聽了這話，簡直是嚇得屁滾尿流，飛也似的，一起奪門而出。

x

x

x

入夜，從下九路到桂西街那段途上，一定會碰到兩個抬花轎的人。

無論好天下雨，無論春夏秋冬，他們每在同一時刻，都會抬這頂花轎在路上走。

這兩個夫，正是李品奎與高占源二人。

聊

省城裏大部份人都知道這件事，尤其是那些做轎夫的，沒有生意時，老是將這件事掛在咀邊閒聊。

「阿旺與阿壽兩個，不知走了什麼運，居然碰上了這樣的冤大頭，他們抬了幾年這頂鬼花轎，好不容易找到兩個轉膊的人，你們說他是不是走運。」

「這兩個人真是活該倒霉，他們太好奇了，聽說他們還敢將花轎扔進河裏。」

「龐家這新娘子也是可憐，她一生盼望可以嫁趙家的公子，偏是那少爺負心，騙了她的身子，不肯娶她，難怪她死了之後，化作厲鬼，也要找人幫她抬花轎到龐家，龐家的人爲了這事，嚇得連叢桂西街的大屋也不敢住，好好的屋子，現在積滿灰塵蛛——」

「當初，阿旺與阿壽怎會被這女鬼——上？」

「他們也不是像那兩個冤大頭一樣，去開花轎的門，結果以前被鬼——的轎夫可以得到轉膊。」

一個年老的——夫道：「這事已有十多年了，花轎也轉了不少轎夫，但當初第一對抬花轎的轎夫，都已死掉，究竟當年他們又是如何給女鬼纏上，誰也查不出來。」

這些事，李品奎及高占源後來也知道了，可惜已經遲了一步，他們如今只有盼望，再有兩個像他們這樣的冤大頭，那麼他們就有——會將抬花轎的任——轉移到他人膊上。

（完）

譽滿東南亞作家

馬雲

揭開外太空之秘



- | | |
|-------------|---------|
| 遠征地球..... | \$ 6.00 |
| 藍色行星..... | \$ 5.00 |
| 禿頭星球人..... | \$ 5.00 |
| 第四類接觸..... | \$ 7.00 |
| 外星球歷險記..... | \$ 7.00 |
| 世界末日..... | \$ 7.00 |



新永機噴

環球出版社發行

「威威李私記」

少女看了面紅耳赤！

集集精彩

少男看了熱血奮沸！

且看：

威威李呢次又

女人看了會心微笑！

威成點？

男人看了心癢難熬！

韋韋傑作

新潮小說



環球出版
印刷精美



環球出版社發行

新系統構

靈異小說

迷離境界

幽靈怪異所想非夷
第一至十八集經已出版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名作家馮嘉精心傑作
奇俠司馬洛
闖龍潭破虎穴，一顯身手



環球出版社發行

25 AUG 1987

我日日都食碧玉珠，
唔係邊度會
咁好面色咁生猛！

女人唔補，
老得好快㗎！



佢地青春長駐 全靠碧玉珠旁身

鄧碧雲黃淑儀工作忙碌，仍然容光煥發，活力充沛，因為她們長期服用碧玉珠。碧玉珠由名醫處方，用藥名貴，補血養顏，專始婦女體弱，頭暈目眩，貧血肝鬱，產後欠補，腰痠背痛，久不受孕，崩漏帶下，月經不調，一瓶見效。

年輕婦女服用，身體健康，容顏鮮艷；更年期婦女服用，精神爽俐，暗病消除。



碧玉珠
婦女之寶



註冊商標

峨嵋藥廠出品

港九澳各大藥行均售